

眾
醉
歌
醒

程
瞻
廬
著
上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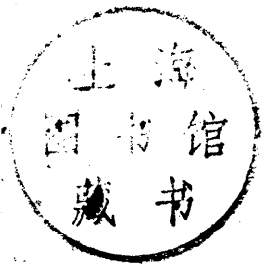
林
通
署
印



序

吾友程子瞻廬。今之淳于東方也。其所爲文。多突梯滑稽之作。雖一極平凡事。而得君靈筆爲之抒寫。便覺詼諧入妙。讀者每笑極。至於淚泚。殆與銀幕上之卓別靈羅克同。其神化焉。君亦長於小說家言。所著茶寮小史。新舊家庭諸書。膾炙人口久矣。予既承乏。申報自由談輯事。卽以說部屬君。不旬日。君以衆醉獨醒來。其描寫家庭瑣事。社會怪狀。歷歷如繪。排日付刊。深爲讀者所喜。故法蘭西文豪法朗斯氏嘗論毛柏桑說部曰。毛柏桑者。一描繪世故人情之大畫家也。惟其描繪也。不以丹青而以文字。畫家筆端。所不能達者。彼能曲曲達之焉。每有所作。無不窮形盡相。如手明鏡。獨立天表。而世間萬事。人生七情。乃一一入其鏡中。無有遁者。彼則運其妙筆。一一抒寫之。如畫家之寫生也。予於程子之衆醉獨醒。亦云。全書陳義甚高。著眼於衆醉獨醒四字。一唱三歎之餘。時復雜以諧語。博人笑噓。而弦外之音。自可玩味得之。嗟夫。舉世夢夢。衆人皆醉。安得以程子之衆醉獨醒。遍示之。而發其深省哉。

甲子季秋吳門周瘦鵠識於紫羅蘭齋。





A541 212 0023 9395B

序

士君子不得志於時。目擊社會污濁。人心鬼賊。心有所感。不能自己。則退而著書。卽爲稗官家言。雖小道亦有可觀。寓莊於諧。卽小見大。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是也。吳下程瞻廬先生。著作等身。說林前輩。其治小說。善描摹社會心理。闡幽發秘。摘奸索隱。所言皆切合時弊。狀物惟肖。吾星社同志。無不爲之傾倒。晤談之餘。每發雋言。使人解頤。殆東方淳于之流亞歟。海內小說家以社會小說著名者。前惟李涵秋氏。今涵秋已歸道山。所著新廣陵潮。鏡中人影。皆殘缺未完。而瞻廬皆續成之。平添藝林佳話。蓋非瞻廬亦無此妙筆以繼之也。所作又有衆醉獨醒長篇。曾刊申報。今將印單行本。索序於余。余不敏。學步邯鄲。望塵莫及。雖未窺此書全豹。而顧名思義。則著者之苦心。灼然可見也。噫。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安得不當頭一棒。以打破夫沈沈醉夢。耶。然而醒者獨而醉者衆。一棒之效果。足以起醉者而使之醒。與否。是當卜之於瞻廬之筆矣。

甲子新秋吳門顧明道序於石破天驚室。

序

如是我聞。姑妄言之。言之者無罪也。罪在衆生。衆生擾擾。魔高萬丈。五濁世界。遂成鉅觀。則有具慧眼者出。運廣長舌。譎諫說法。舉一切貪瞋愛癡。幻相夢痕。信手拈來。衍爲談資。俾衆生豁然。自拔於浩劫。雖爲小試。狡獪實有無量功德。又何罪之足議。社友程瞻廬先生。秉此宏願。大展法力。洋洋萬言。寓諸說部。妙緒環生。尤徵匠心。不慧有緣。先覩。歡喜讚嘆。良不可支。兼承先生貽書。委製題辭。卻之勿恭。謹綴數語。若曰佛頭著糞。則我豈敢。

甲子中秋鹿城陳蓮痕序

自序

吾憫夫社會之沈沈焉醉也。思有以起而醒之。於是乎有衆醉獨醒之作。憂黃河之濁而欲以澄清之。吾知其無效。恫社會之醉而欲以小說醒之。吾又安卜其有效耶。有效無效不可知。而吾猶連楮累幅。絮絮數十萬言。而弗止者。蓋深望夫醉人讀之。向之沈沈焉醉者。今則蘧蘧然醒耳。或曰。醉人讀子文。幸而不醒。醒則仇子必深。余詢其故。客曰。子不見陽里華子之事乎。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取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家人以爲憂。謁史而卜。弗吉。謁巫而禱。弗止。謁醫而攻。弗已。魯儒生聞而憫之。施祕術爲卻其疴。華子之疾除。迺操戈以逐儒生。人曰。儒生起汝疴。何仇之深也。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悟數十年來。哀樂好惡擾擾焉。萬緒起矣。哀樂好惡之亂吾心也。如此欲須臾得乎。今社會之病。醉猶陽里華子之病。忘也。彼方以醉爲樂。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子迺起而醒之。吾恐操戈以逐子。將爲魯儒生之續也。幸而不醒。醒則寧汝福耶。余聞客語。略焉。良久。抵几而歎曰。嘻。夫復何言。

甲子仲秋吳門程瞻廬序於望雲居。

題詞

題衆醉獨醒

蔣吟秋

文章妙手本天成。藝苑蜚英早有聲。閱盡滄桑經世變。冰心一片玉壺清。
淋漓椽筆寫炎涼。閉戶成書歲月長。嬉笑有時兼怒罵。一經落紙卽文章。
不須社酒爲治聾。(成句)全仗良言苦口功。頑石於今頭也點。應知說法有生公。

又

石征鴻

自由雜誌社將以程君瞻廬之衆醉獨醒說部付梓。要僕一言爲貂之續。僕於斯集未窺全豹。然於程君著作。心折已久。率題二十八字。未免佛頭着糞矣。
清才不愧建安骨。妙筆能添頰上毫。不肯醉鄉同一醉。一燈風雨續離騷。

又

丹徒謝介子

(風蝶令)

屈宋流風遠。吳(道子)羅(兩峯)畫鬼佳。淋漓筆底儘搜拏。何止娛情。佐酒興能加。
白玉珍含璞。黃金惜混沙。柔思聊展一些些。最記風前。綽約女兒花。

小社會
衆醉獨醒目錄

上集

第一回 關東家自有捏門訣

酸西席聊充醒酒湯

第二回 大宗師趾高氣傲

小狗子手敏心靈

第三回 曹墨亭欄杆充數

伍青巖廉價投標

第四回 賣冬菜風淒雨苦

度春宵酒綠燈紅

第五回 覓夫君天涯地角

認姊妹人面獸心

第六回 激衆怒信口開河

抱奇冤走頭無路

第七回 訪舊友試嘗碧螺茗

聞妙香靜證木犀禪

第八回 拜金錢幼童屈膝

送壽聯妙語解頤

第九回 審母墜樓遭劫運

師爺坐轎發威風

第十回 屏門後丫頭評學究

氍毹上夫子拜門生

第十一回

講字母學究起怒容

點菜單聖人動食指

第十二回

辦新村消除毒藥水

赴車站邂逅酸醋瓶

第十三回

重色彩文人結習

悔鹵莽道士通疏

第十四回

跑街坊兩脚鬪雞

走門路一心拍馬

第十五回

咬耳朵媿媿不休

嚼舌頭津津有味

第十六回

管閒事先生通內線

進良言游子寄家書

第十七回

誤青春抱無夫主義

坐藍輿誇中將家風

第十八回

女公子姓名魁多士

老秀才著述翼千秋

第十九回

鴛鴦麵名目繁多

龍蝦精形容畢肖

第二十回

誇妙解發明寶訓

設神位崇拜先師

第二十一回

絕苞苴侃侃發正言

借鞋襪申申捱毒罵

第二十二回

進茶寮誇談幸福

設筵席強訂婚姻

社會小說 衆醉獨醒

程瞻廬著

第一回 闊東家自有捏門訣 酸西席聊充醒酒湯

歐戰告終時局大變。驀地裏跳出一位大神大聖的勞働先生。生龍活虎般的在那社會裏面出頭露角起來。這是階級制度的反響。剝復盈虧算不得甚麼意外奇變。但是資本家聽了恰似青天裏降下霹靂。只落得三魂去一魄。少雙。其實破除階級不是絕對做不到的事。只要勞働界有正當的要求。資本家有自覺的能力。貧富階級或者不至相懸過甚。無奈資本家只知盤剝重利。甚麼事都不理會。那些勞働先生掛着大神大聖的幌子。一呼百應。漸漸的伸出頭來。瓦片也有翻身日。困龍也有上天時。只苦了許多居移氣。養移體的資本家。從雲端裏倒翻下來。沒頭沒面的埋葬在萬丈深潭。列位這不是編書的撒謊。但看俄京彼得格勒的騷亂情形。便是守財奴的絕大教訓。俄京入了過激黨的掌握。街頭巷尾都豎立着木牌告示。說道：『各處中產階級的家財。不論何人都可估領。』這般的告示。一經傳布。那些有腿沒褲子的窮朋極友。立時交了好運。個個磨拳擦掌。實行那鴿巢鳩佔的一句話。富人的良田華屋錦衣玉食。都讓給貧民去享用。卻把貧民流不完揮不盡的涕淚。一古腦兒都贈了富人。算個交換贈品（可謂特別贈品）向來小說家描寫苦社會的生活狀況。常把貧民淚苦。王淚當做標題。現在倘把俄都真相寫入說部。卻要變換題目。喚做富翁淚。財奴淚了。似這般蒼黃反覆的時局。真所謂

千載難逢古今少有。但是借這情形做那富人的當頭棒喝。卻也可以喚醒痴愚。驚回迷夢。可惜吾書中所說的富人。依然痴愚。依然迷夢。竟絲毫沒有覺悟。(歸到本文)他坐在一間辦事室內。靠着書案。書案上面高高的疊着許多冊子。這些冊子。非經非史。不子不集。藏書樓所不備。四庫全書所不收。卻原來是種種色色的帳簿。這富翁年紀在四十左右。撇着幾縉短髭。生得腦滿腸肥。豐頤廣耳。楞楞般的椅子。滿滿的載着他的身軀。不留絲毫隙縫。身上的衣服。卻黯黯無光。馬褂袖口。擦破了一大塊。裏面的絲綿。都迸露出來。這富翁生平不喜穿着常說。『衣服與貧富無關。富人穿得破了。宛似敗絮。裹着元寶。掩不住金銀氣。貧人穿得好了。宛似炭簍。披着錦繡。遮不住寒乞相。』這幾句話。被那門客們聽了。當着面讚聲。如雷。都說至理名言。頗撲不破。背着面卻恨得牙痒痒。地說他肆口輕薄。狗嘴不出象牙。(人前人後。論調不同)閒話剪斷。歸入正文。且說在那書案旁邊。打橫坐的。正是富翁所說的錦繡炭簍。這人約莫三旬年紀。渾身衣服。簇簇生新。卻生得深眶高頰。黃瘦面皮。好好一隻寬大椅子。他只坐了一小塊。同那坐腳踏車的模樣相似。只因富翁在座。便覺得自己的四體百骸。都不由自己做主。說一句話。兩肩發得丫丫似的。答一句話。起碼要連說六七個是字。這人不是別人。卻是富翁家裏的書記。面前擺着六七封書信。拆一封。念一封。念畢。仰面看着富翁。專等他發號。施令。富翁可。可否。這書記口裏一疊聲的說。是手裏便把富翁的意旨。一一錄在袖珍冊上。以便按件作覆。拆到最後一封。卻是布廠裏的經理報告。『廠裏女工。要求酌加薪資。』書信沒有念完。富翁早連連道着吓字。原來這個吓字。卻是重唇音。口裏吓吓吓。吓吓吓。下嘴。唇須得拚命亂碰。早有幾點唾沫。隨着吓字。直飛到書記先生面上。這書記趁富翁不注意的當兒。暗暗把

袖口抹了一抹。(比着唾面自乾稍勝一籌)富翁道：「經理王子實，怎麼這般不中用。他們要加小工資，他便接二連三道出一百個不字。他們待怎樣，再不然查出幾個主使的女工，出條革條革退了這些窮女工，窮得狗肝都出經，這麼一辦，多分壓得服服帖帖，連屁都不敢亂放一個。」勉齋道：「你看他信中還有什麼話？」勉齋戰兢兢的答道：「東翁說的確是根本辦法。王經理實在太不更事。他信中也沒多說。單說：『倘然拒絕了他們的請求，防他們罷工，要挾。』東翁這罷工兩個字，他們說罷了，料他們沒生這潑天大膽。說到這裏，猛聽得撲的一響，富翁下勁拍着書案道：『勉齋，這句話可被你道着了。他們要罷工，宛比吃了砒霜去毒，大蟲料想也沒有這般的笨人，便算罷了。我們開廠的，怕沒招女工處，招工廣告沒有乾做工的，早成羣結隊而來，要多少有多少，值得放在心上。只怕那些罷工的婦女，早餓得不耐煩，情願叩頭禮拜到廠，主面前討碗飯吃。』富翁說一句，勉齋答應幾個是字。富翁又道：『勉齋，你寫覆信，只叫他放大膽子拒絕。要求便是了。』勉齋一疊聲的是字，又把『放大膽子拒絕，要求』八個字寫在袖珍冊上。在這當兒，門役報有客到。富翁匆匆的到會客廳去了。勉齋方才透一透氣，伸一伸腰，在坐椅上挪進幾寸，舒舒服服的坐了。便照着富翁的意旨，把應覆的書信一一覆了。料理完畢，富翁早已送過客，重到辦事室內，慌得勉齋直立起來。富翁點了一點頭，便即大模大樣，舒舒服服的坐了。勉齋也就小模小樣，伶伶仃仃的坐了。方才寫就的覆信，照例應請東翁過目。富翁閱信的當兒，自有小僮捧着長旱烟袋，在旁邊裝烟。一壁抽烟，一壁閱信。濃烟繚繞，把這面團團的富翁，氣得氣得，不分明。勉齋屏着氣，仰着面，呆瞧着富翁無奈。被這烟氣所蒙，不容易瞧見喜愠顏色。(可笑亦復可憐)富翁抽罷旱烟，把信摺在一邊，慢慢地說道：「照這麼

說法也好。勉齋才把屏住的一口氣吐了出來。富翁又道：「勉齋還有一樁事，須得與你商議。勉齋挺直了身體，忙問何事見諭。」富翁喝了一杯茶，慢慢地說道：「我家西席趙蔭谷，明年不蟬聯了。這個消息傳了出去，說也希奇，便有許多教書匠，牽親帶眷，尋門覓路，捧着八行書，到我門上來投靠我。又不開甚麼醋坊，大批的醋罐醋鬚，在我門前進進出出，滿屋子都沾染了酸氣。要我揀選別樣貨色，件件都是內行，惟有揀選這種酸溜溜的東西，非但外行還要加着一個「酸」字，然而有一句捏門訣，兜上門的貨色，斷然不是好貨。方才上門求見的，又是一個子曰店裏失業朋友，向我高拱手低作揖，咬文嚼字，歪纏了一會子。我可不耐煩，斬針截鐵般的回絕了他。說這裏，并不延請什麼西賓，他才倒抽了一口氣，揩着鼻尖，蹣跚着脚步，快快的走了。勉齋你想可笑不可笑？列位，勉齋也是一個酸溜溜的東西，聽着富翁嘲笑酸黨，未免有些刺心，然而問他可笑不可笑，他却皮笑肉不笑的強笑了。一陣當翁道：「我向來只道你是錦繡文章，方才聽你的議論，說女工罷工不成事實，這句話却說得玲瓏剔透。你不是錦繡文章，竟是琉璃蛋了。勉齋得此褒獎，全身骨節，輕鬆臀部上都開了笑靨（可是皮笑肉不笑）。忙說承獎承獎，不敢不敢。富翁道：「明年孩子讀書的事，須得與你商議。你看怎麼樣好？勉齋搔頭摸耳了一會子，把那「怎麼樣好」四字車輪般的，在肚腸裏打轉。驀然間，思索有得，便恭恭敬敬的答道：「東翁依着門下的愚見，長公子現在京師大學校肄業，聲名鵲噪，德業駢臻（是書記先生語）。二十多歲的人，居然在那最高等的學校裏讀書，難能可貴，欽佩莫名（又是書記先生語）。次公子年齡雖幼，也是可造之才。明年既不請西賓，還是從早送到學校：說到這裏，只見富翁握着拳頭，重重的在案上一拍道：「（句）富翁一唬嚇得，勉齋毛骨悚然。」

常感激待要爬到地上重重的磕幾個響頭畢竟這頭磕不磕編書的說沒有磕沒有磕勉齋終是斯文中人何至這般無恥倘然說他磕頭未免形容過分不過臨走時向着富翁作幾個加工的揖鞠幾個雙料的躬富翁笑道別鬧這虛套兒快滾罷勉齋掉轉身軀得意揚揚的出門而去正是

一字之渣

榮於華袞

大綬勳章

嘉禾一等

第二回 大宗師趾高氣傲 小狗子手敏心靈

上回書中所說的富翁端的是誰這般盛氣難侵傲慢自足的態度雖是虧你筆下寫出然而世上的富翁未必都是這般模樣你不該一筆抹煞含混的說着富翁富翁也須分個涇清渭濁甲是乙非：列位這般責備卻是不錯就我生平所見的富翁也有好行其德的也有樂善不倦的也有脫離火氣粥粥若無能的也有敬禮賢才皇皇若不及的若像本書所說的富翁原是少數中的少數況且紙上文章都是空中樓閣眼前景物無非腦底烟雲古語道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論不定世上果有這般人物與本書無心巧合然而道是他們的歷史自來湊合我的筆墨不是我的筆墨故意描寫他們的歷史若說富翁端的是誰編書的少不得要補敘一番但現在要寫這揚揚得意的勉齋百忙之中插不下許多閒筆却說勉齋的住宅是小小的前後四間平房門前貼着『東海徐第』的紅紙字條（原來勉齋姓徐）門楣本不甚高勉齋平日出入也不覺得甚麼這天回來便覺得門楣低了三寸（奇怪）一路挺着胸仰着面踏着八字步大搖大擺的踱進天井家中八歲兒童正在天井裏掘蚯蚓見着叫將起來道爹爹你仰看着什麼莫非貓兒在屋面打架不成（絕倒）勉齋聽了暗自好笑便道小狗

子你媽媽呢。小狗子道：「媽媽在後面切菜，乾着便一跳一躍的奔將進去，道：『媽媽，爹爹回來了。』在這當兒，勉強騎在一隻破藤椅裏，仰着屋樑滿肚皮，打算想到快活處，嚙着嘴格格地笑，冷不備有人拍着肩，道：『你真瘋了一個兒。』笑什麼，回來了多時也該把出門的行頭換去，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你只掙得一套新行頭，藤椅又破了，怕不擦壞你的衣服，勉強被娘子提醒了，趕把新行頭盡行卸去，摺疊已畢，換着破袍子，趂着倒跟鞋重行坐下。娘子道：『你今天回來得恁般早，勉強道：『今天有一樁喜事報你知曉，你聽了也。』快活。』娘子忙問什麼事，勉強道：『這喜事非同小可，你且猜一猜。』娘子仰睜着，眸子呆想一會，子便道：『莫非加添了薪水，呀，不對，不對，這剝皮是出名的畜鬼，一個鵝眼錢，看得車輪般大，怎肯平白無事加添你的薪水，勉強搖頭道：『加薪不加薪，還是小事，現在這樁喜事比着加薪還好。』娘子啐道：『活見你的鬼，比着加薪還好，難道他肯認你做老子不成？』勉強把頭點了一點，道：『他雖沒有認我做老子，但是這般的抬舉我，比着做他的老子還體面。』他今天請我到辦事室裏，讓我上坐。』他只在下面斜簽兒坐着，他說徐先生是我赤心忠膽的老友，我很仰仗你，很信託你，明年小孩子讀書要訪請一位明師，叫做『坐性好脾氣好書法好』的三好先生，我可不在行，識不得好歹，這件事須得你徐先生替我幹，我便請你做一位考試西席的大宗師。』：娘子不通文墨，忙問道：『他叫你做什麼？』勉強道：『一壁兒把頭打個圈，一壁兒引長着聲調，道：『大宗師，大宗師，』（如聞其聲）娘子聽着，悶葫蘆似的揣摸，不出什麼意思。』小狗子伸着兩隻骯髒手兒（照顧上文掘蚯蚓事），猴到他老子身上，道：『爹爹什麼大粽子，大粽子買給一隻我吃。』（絕倒）勉強把他推下去，連眨了兩個白眼，罵道：『大人在這裏說話，誰許你來插什麼嘴？』小狗子討個沒趣，哇。

的哭起來。兩隻泥手在眼圈上面亂揉揉得黑一塊白一塊的同開了花臉。一般娘子要緊聽勉齋講話。便在一邊摸出一個看囊銅元給小狗子到街上買糖吃。把他遣去了。然後移過椅子在勉齋旁邊坐定了。說道：你休打這啞謎兒。快快講給我聽。勉齋高抬着頭（忽焉搖頭。忽焉點頭。忽焉把頭打圈。忽焉高抬着頭。可謂頭頭是道。）大聲說道：這大宗師非同小可。就是從前考進秀才的學臺大人娘子又睜道：青天白晝在這裏說夢話。你不過是一個西貝秀才。怎麼想做起學臺大人來。勉齋向外面望了一望。低聲說道：甚麼西貝不西貝。由得你亂喊。這裏房屋又淺門前來往的又多。拆穿了西洋鏡。你便沒有飯吃。須知我這秀才雖是旣牌的。然而虧得是隔省人。他們不知我的底細。我自稱秀才。他們也把秀才看待。我現在又把抬到九霄雲裏。憑我的手裏考選西席。先生這差使闊不濶。這面子大不大。那輩靠着『詩云：子曰』混飯吃的窮酸餓醋。都要到我徐大宗師門下來應考。我看得上眼。便叫他在劉剥皮家裏吃碗苜蓿羹飯。我看不上眼。由他們落第回家。捧着黃瘦婆子號咷痛哭。說到這裏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娘子把嘴一癘道：少要快活罷。雀兒見雛空歡喜。開什麼窮心。便算他請你考試西席。也不過虛名兒。好聽些到底沒有什麼好處到手。快活他怎的。勉齋笑道：誰說沒好處。好處正多。咧娘子側着耳朵正待聽他說什麼好處。冷不備一陣哭聲。小狗子擎着一把鼻涕。趕將進來。娘子罵道：小冤家。你不去買糖。又來做甚麼。小狗子哭倒在娘身上。嗚嗚咽咽地說道：媽媽你哄騙我。這個私板銅元賣糖的。不要娘子笑道：呀。我真忘懷了。這個銅元原是買物時。別退下來的。我只放在身邊。看囊賣糖的不要。也就罷了。我沒第二個銅元給你。不見得爲你要吃糖。却把雪白的大洋去打碎了。小狗子見娘不肯給錢。便倒在地上打滾。鼻涕眼。

淚和那地上的灰塵攪做一團在這當兒鐺的一聲勸齋拋下一個銅元小狗子伸手掏着便囊的立了起來把銅元看了又相看了又看見不是私板方才歡天喜地的去了娘子嘆口氣道窮漢養了嬌兒叫化的養了畫眉兒人家越是要緊這小冤家越來打攪畢竟你這件事怎樣的有許多好處請你快快說了省得這小冤家又來糾纏勸齋道有甚麼難懂我與這輩窮酸餓醋也沒甚深交怎肯平白無端作成他們的館地這其間自然要沾些油水按月按節紅紙包裹的東西自然有我的分兒心很些些四六分開拆心善些便扣他兩成三成也是大宗師應有的權利方才回來時順便在巷口小茶寮裏露些風聲說劉官延請西席願就的須來與我接洽這個所是在是教書匠的茶會一得了消息便把我團團圍住這個作揖那個打拱這個說仰仗仰仗那個說拜託拜託我被他們擠昏了便說今天沒有功夫理會這樁事諸位有事明早八九點鐘到我家裏來接洽吩咐已畢許多教書匠便兩旁站開同官場站班般的口裏連連道着是字我大模大樣跨出茶寮走了三五步路他們是是是是聲音還沒斷絕娘子聽着罵了一聲促狹鬼便道你休形容過分了你在劉剝皮家裏論不定也是這般模樣（豈敢豈敢）卻在我的面前由得你說嘴你莫非自己形容了自己（豈敢豈敢）勸齋撲嗤一笑道彼一時此一時現在做了學臺大人只有人來趨奉我難道我去趨奉人娘子連連癩嘴道老娘生了眼睛不會見做了學臺大人的親到茶舖子裏拉人去考試這不是學臺大人簡直是野鷄大人夫婦倆調侃的當兒小狗子托着兩塊糖笑嘻嘻進來道媽媽這個私板銅元給我用去了娘子道呀你倒比我還乖巧我把這撈什子藏在袋裏半個月沒有用去怎麼你一用便用去了小狗子坐在門檻上一壁兒吃糖一壁兒刁嘴欠舌般的講給老子娘聽

這種刁嘴欠舌的聲音編書的却無可形容了（何妨形容形容）大約說這個私板銅元第一副糖擔上不要等了一會子第二副糖擔來了賣糖的是個老頭兒他好銅元夾在指頭上壞銅元藏在拳頭裏聲言要買糖老頭兒取糖時他便使個過門鐺的一聲把那壞銅元擦在賣糖的錢盤裏把那好銅元藏了（却是小套魔術）老頭兒那裏覺察却把一塊五香百果糖給了他這時恰有別人來買糖乘這當兒他聲言糖不好要換便插手在糖盤裏掉換老頭兒呼不周他又掉個槍花把一塊換了兩塊攏總一個私板銅元却得了價值兩銅元的糖因此歡歡喜喜講給老子娘聽勉齋喜得拍手道好啊這麼大的年紀卻能隨機應變不吃人的虧（人卻吃他的虧了）將來一定是勝祖強爺的這個兒子真被我們養着了娘子道現在的小孩子可不比從前了出道又早轉變又快手段又高將來長大時怕不大的掙分家私斷然不像你這麼大年紀鑽頭覓縫還賺不滿三十隻大洋當下夫婦倆談些閑話不覺天晚吃飯睡覺不須交代一宵已過明日清早一家三口尚沒起身早聽得門上蓬蓬地三響接着一種雌鷄嗓子的聲音喚道徐先生在府上麼勉齋的臥室同街上只隔一堵牆聽得清切便推着娘子道趕快去開門應考的來了娘子道好沒來由你不去開門倒喚我去勉齋低聲道做此官行此例沒的學臺大人親去開門迎接應考的生童娘子道學臺大人不開門倒叫學臺太太去開門益發不成體統了夫婦倆爭論不休門上蓬蓬的聲響比前更加利害娘子道不好了這牢門要被打破了連忙高聲喚道門外的客人請耐性些我們尚沒起身須等一會子才能開門雌雞嗓子的答道嫂嫂驚吵驚吵儘可慢慢兒起身我只在門前恭候（可憐）娘子在被窩裏探起半個身子披着舊皮襖一壁兒揉眼一壁兒埋怨道都是

你要擺這臭架子。這般大冷天氣，卻叫老娘去開門，說着又打了兩個呵欠，伸縮縮，只是捨不得離床，忽聽得街上，一陣腳聲漸漸走到門前，卻是一個老頭兒，聲音氣吁吁地說道：「咳，文甫，你竟先在這裏了！我算起得，早你竟比我！」說到這裏，一陣咳嗽，接着霍落落的吐痰聲，下半句說話，竟隨痰液一齊吐去了。（可憐）又聽得雌雞嗓子的說道：「墨亭，你一大把年紀，衝風冒寒到這裏，莫非爲了劉公館的館事？老者道有什麼不是，雌雞嗓子道：徐先生尙沒起身，我們須得等待一會子呀。這裏北風大，你請到階石上，立着，接着瑟瑟縮縮，似乎兩人在這裏發抖的聲音（可憐）床上的娘子，慢慢地扣衣襟，勉強靠着枕側，着耳靜靜地聽，又聽得老者說道：「人老珠黃，不值錢，這個館地，想掄不到我身上。文甫，你總該有些巴望，雌雞嗓子的道：墨亭，你設帳四十多年，是頂刮刮的老牌子，劉公館的西席，合該你有分真，所謂禹門三尺浪，平地一聲雷也。（神童詩記得爛熟）老者道：若能如此，未免欄杆充數了（奇語）勉齋在床上聽得欄杆充數四字，很覺奇怪，子細一想，暗自好笑，原來把濫竽二字讀作欄杆，老先生卻讀了別字了。（惟其讀別字，故稱老先生）在這當兒，娘子衣襟已扣好，又在被窩裏尋襪，尋裹脚，帶空籠殼，落亂掏了一會子，卻把腳邊臥的小狗子，掏醒了，這孩子的眼睛，尙沒張開，嘴裏卻嚷着要吃大餅，娘子草草的結束好了，又替小狗子穿好衣服，聽那門外時嘈嘈切切，約莫有六七個人的聲音，當下扭扭捏捏的跨出天井，拔去門門呀的一聲，這六七個人，早一擁而入，正是

板扉乍啓

酸氣直冲

是迂夫子

却是可憐虫

第二回

曹墨亭欄杆充數

伍青巖廉價投標

門兒呀的一聲衆斯文使一擁而入娘子啊咄咄連打了兩三個噴嚏這是什麼講究休說列位懷疑便是編書的寫到這裏却也莫名其妙（奇怪）娘子舉眼有時有的套着破風帽有的架着銅邊鏡有的曲着腰有的駝着背有的被冷風吹紅了鼻子有的亮晶晶掛着兩行清水鼻涕娘子見這情狀又覺酸氣撲鼻起來險些兒又要啊咄咄（原來如此）衆斯文入門後都站定了脚要請徐先生相見娘子道諸位請到客堂裏坐略等一會子他便出來了衆斯文鵝行鴨步走入客堂舉眼看時却又面面相覷起來（奇怪）原來裏面只有四張椅子一張杌子一隻破藤椅攏總六個坐位來賓却有七人叫他們怎樣坐地（原來如此）娘子提着嗓子喚道小狗子快向裏面搬一隻椅子來外面的考相公（竟於考相公相稱）缺少了一個坐位小狗子諾諾連聲不移馬竟向竈前搬出一隻燒火凳來（絕倒）娘子罵道青肚皮的猴子怎麼這般沒靈性房中現放着好好的椅子你不去搬却去搬這燒火凳那個銅邊鏡的先生道嫂嫂別動怒有這燒火凳坐坐很舒服的（比着坐冷板凳何如）休得錯怪了令郎說着便向小狗子手裏接了矮凳靠牆放着一屁股坐下遠看宛比修脚匠近看又似臭皮匠（絕倒）他一坐下其餘的先生也都坐下大家默默無聲專候徐先生出來講話娘子抿着嘴走到房裏忍不住笑將出來（以五十步笑百步）勉齋問笑甚麼娘子悄悄地說道我往常嫌你不脫酸氣現在見了這輩考相公你還不好說酸像他們這般行徑真是酸頭酸腦酸入骨酸精酸鬼酸祖宗咧（化學家當名之曰酸素）勉齋不理會慢慢地在房中換新行頭小狗子見來了多人貪着頑意兒廚房裏走走客堂裏跑跑牆壁遠立立不曉得忙些甚麼（伏線）連大餅都不想吃了（奇怪）勉齋換罷行頭洗面漱口挫牙

刮舌。一完畢。又捧着水烟袋。剝落落。剝落落。抽了好幾袋烟。拂拂衣。整整冠。又在鏡子裏照了多時。然後一聲。嗽嗽。慢慢地跨出房門。（偏有此許多做作）客堂裏的酸朋。醋友。等了好一會子。有些清晨沒吃過點心。肚裏蛔蟲不爭氣。咕哩咕哩。鳴叫起來。畢竟斯文人。還顧顏面。趕緊乾。欸了幾聲。嗽才把蛔蟲聲響。遮掩過去。（可憐）有些受了冷淡。不覺老羞成怒。想要發作幾句話。轉念一想。在他門下走。怎敢不低頭。只得耐着性。忍着氣。再等一會子。（可憐）惟有靠壁坐在矮凳上的銅鏡先生。顛頭播腦。態度却異常安閒。（燒火凳上坐得很舒服）勉齋跨入客堂。慌得衆斯文。直立起來。勉齋大模大樣。照呼了一聲。請坐回身。看時。自己却沒了坐位。忙喚小。狗子去。搬取小。狗子。扯開了嘴。只向銅鏡先生。痴笑。那時娘子。早從房裏。搬出一張椅子。在書案邊。放下。勉齋。竟不推辭。朝着南面。先坐了。然後衆斯文。慢慢地坐下。勉齋問明了。姓號。年歲。向衆宣言道。今天。敝東人。委託兄弟。遴選。西賓。兄弟。便是。敝東人的代表。秉公去取。一毫沒有私意。那位。雌鷄。噪子的先生。離坐說道。晚生。呂文甫。在關帝廟裏。設帳多年。坐性很好。文理很明白。要請。勉翁。裁者。培之。却不要。傾者。覆之。也耶。（絕妙文理）勉齋見他。掉書袋。正要發笑。轉念一想。笑不得。笑了。便失大宗師的體統。便即。沈下臉。說道。兄弟的宣言。尙沒有終結。呂先生。且慢發言。呂文甫。漲紅了臉。（雌鷄。噪子。紅鷄。臉）歸原位坐了。（可憐）勉齋又道。敝東人。遴選。西席。本有三項條件。第一項。便是。年歲。問題。年紀。太輕了。只怕。坐性。不好。年紀。太老了。又怕。精神。不足。現在。諸位。裏面。年輕的。果然。沒有。但是。這位。曹墨亭。先生。高壽。已逾。六旬。還有。方先生。和。廉先生。都是。望。六年。紀。論起來。年。高德。劭。原是一句。佳話。可惜。被。這條。件。所限。兄弟。也。難於。爲。力。別。件事。都可。通融。辦理。惟有。年。歲。一層。却是。隱瞞。不得。三位。

請便。恕不恭送。方廉二老歎了一口氣。駝腰曲背的出門去了。（可憐）曹墨亭哀懇道：「勉翁，你在令東翁面前替我縮短了十年，只說是五十六歲，我便可以欄杆充數了。勉齋瞪了他一眼，理都不理。墨亭見不是頭路，只得告退。臨出門時，一陣欬，嗆咯咯的吐出許多痰來。（可憐）列位勉齋剔退老年人，畢竟什麼用意？原來勉齋存了按月分肥的念頭。老年人沒得多年在世，他不能永享利益，所以橫一橫良心，把老年人多剔退了。這時七位斯文走了三位，勉齋重又宣言道：「第二項便是束脩問題。這件事兄弟雖可便宜行事，然而敵東人抱着價廉物美的主義，按月束脩自然愈少愈妙。現在且不說出這個數目，先要動問諸位，倘願在敵東人處坐館，願得多少薪水。衆斯文聽得愈少愈妙，四字滿肚皮的高興，打消了大半。勉齋問他們要多少薪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做聲不得。文甫這時忍不住提起着雌鷄，嗓子說道：「徐先生薪水多少？須得你老判斷，怎好自己定價？倘然自己定價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俗語道：蝦蟇跳在戲盤裏，自稱自賣如之何其使得也耶！（絕妙文）勉齋高聲道：「不是這般講。（西廂記云：不是這樣講，怎樣講）現在各處包造工程，都有個投標辦法，標價最廉，便算合格人家請的。西席雖然不是工匠，若論他的性質，却與工匠無異。（此之謂教書匠）現在兄弟的意見，便要仿照包工的投標辦法，薪水要多少，由得諸位索價，合格不合格，由得兄弟做主。諸位贊成的不妨標出一個最克己最廉賤的工價，不贊成的儘管自由退席，兄弟也不強留。（咄咄逼人）那時四位斯文裏面有兩位怒形於色，悻悻的拂衣而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惟有坐在破藤椅上的呂文甫，坐在燒火櫬上的銅鏡先生，希望未絕，還戀戀不肯出門。娘子閃在房門口，作壁上觀，嘻皮笑臉的小狗子立在門檻上，仍向銅鏡先

生痴笑（百忙中插此閑筆）文甫又提起着雌鷄。子道：徐先生一定要晚生說價，却之，却之，為不恭，沽之，哉。說不得，求善價而沽之也。耶（絕妙文法）勉齋皺着眉道：呂先生休得掉書袋，要說快說，用不着許多之乎者也。館穀多少一語可定，勝勝叨叨之乎者也，值什麼錢（此語甚確，現在白話世界，呢麼的啦，可值錢之乎者也不能值錢）文甫紅着臉道：徐先生一定要晚生說價，晚生只得依實奉告。按月的館穀不多，不要同方才曹墨亭先生所說的一樣（匪夷所思）勉齋詫異道：墨亭並沒有說甚麼價值。文甫道：怎麼沒有說明，明說一句欄杆充數，欄杆者十二之謂也（虧你想得出）墨亭先生的意思要按月得十二隻大洋，晚生不敢耐甚麼虛價承上章而言之，也是個欄杆充數。徐先生以為何如也。耶（絕妙文法）這幾句話引得勉齋笑將出來。大宗師的體統便顧不得了，笑聲未畢，矮橙上面的銅鏡先生高聲喚道：晚生伍青巖（原來你是伍青巖）格外克己，按月館穀只取大洋十元。文甫聽着，生怕被人抬了去，便道：晚生只取八元。青巖搶着說道：晚生尤其克己，只取大洋六元。文甫氣得不可開交，惡狠狠的瞅了青巖一眼，便道：這個館地只得讓給了你六隻大洋，再要減少，豈不把全家老小都要餓死也。耶（四呼也耶，都是絕妙文理）說罷，垂頭喪氣而去（可憐）勉齋見青巖只要月薪六元，暗自歡喜，然而面色上絲毫不露，鎮定異常，慢慢地說道：第二項便是學術問題。敵東人對於學術上面，雖是個門外漢，然而書法的好壞，他也有一二分的辨別力，所以西席先生的書法，卻也不可過於草率。還有一層，敵東人對於前清的科名，異常注重，兄弟不才十四歲時便進了學：：說到這裏，眼梢一瞥，早見房門口的娘子不住的向他刮臉，勉齋不理，會接着說道：敵東人因我是個聖門之徒，一向蒙他另眼看待，現

在動問伍先生也曾進過了學。沒有青巖在矮檯上欠身答道：「晚生的書法自問還可看得去歲豆腐店裏死了老太婆靈前的牌位，便是拙筆題的。今年左近人家的春聯，晚生筆下寫不了黃金萬兩紫氣東來，足有寫了百數十幅書法一層。勉翁可以無慮，只是從前考過幾回，不曾博得一名秀才，須得勉翁格外通融才好。勉齋故意躊躇了一會子，便道：「也罷，要做好人，好到底。兄弟便替你在敝東人面前添幾句好話，便是不會進學也沒妨礙。只有尊書尚不會請教，這裏有筆硯請伍先生寫幾個字樣給兄弟賞鑑。」青巖諾諾連聲，從矮凳上站起身來，向着書案進行才走得兩三步，早把小狗子樂得拍手拍脚，房門口的娘子笑得肚子都痛（奇怪）。勉齋覺得詫異，抬頭向青巖看時，只見他的帽結上面套着一根柴草做的翎枝，搖搖擺擺，煞是好看（算是嘉禾勳章）。方才小狗子在廚房裏走走，客堂裏跑跑，牆壁邊立立，便是弄這頑意兒（原來如此）。這位青巖先生卻始終沒有覺察，勉齋趁他伏案寫字的當兒，暗暗替他取掉了字樣，寫畢，勉齋看了一遍，便道：「尊書尚能合格，以後寫字時，墨色稍濃些，敝東人見了，便無話說了。」青巖聽着一疊聲的道謝，勉齋請他在書案旁邊坐了，小狗子從地上拾了柴草，躡手躡脚的還要替青巖戴翎枝，只嫌手短，不容易套着（不比矮檯上便利），却想去搬那燒火檯來做，接脚，勉齋連連眨着幾個湯糰般的白眼，才把小狗子嚇退了。又同青巖敷衍了一會子，叫他明晨來聽消息。這事包管有八九分把握。青巖摘去銅邊眼鏡，唱了幾個肥喏，然後戴上眼鏡，欣然而去。青巖去後，娘子兀是吃吃的笑，小狗子才覺肚裏饑餓，又讓着要吃大餅，勉齋取了字樣到東翁處去回覆，自然一說便成。館穀本是按月十二元青巖只取六元，其餘的都是勉齋到手，明晨青巖來討信息，勉齋便把利益均沾的話向他說了。

青巖失館多年一貧如洗自然沒有甚麼計較不多幾天早已下了關書擇於正月十二日開館那時恰是隔年十二月下旬跟着開館還有二十天趁他沒有開館編書的忙裏偷閒要把富翁的家世從頭叙起正是

以筆蘸醋

淋漓不乾

月令有語

曰其味酸

第四回

賣冬菜風淒雨苦

度春宵酒綠燈紅

哈哈六塊大洋請到了一位三好先生兩塊大洋買一好價值實在便宜編書的趁那伍青巖先生沒有吃開館酒的當兒磨墨醃醃筆使出『年光倒轉』的方法套用『舊事重提』的話頭且把五十餘年前的富翁家世補叙一番這一年恰是滿清克復杭州的第一年杭城本是好的一處繁華所在經此一番變亂幾載干戈變成了殘垣破瓦斷梗荒榛朱閣燒成焦土地蒼生染就血頭顱還有許多鳩容鵠面風棲露宿的災民做那兵燹的點綴品活動的流民圖真個是傷心慘目動魄驚魂那時各處避亂的人民聽得家鄉克復了扶老携幼陸續回來眼巴巴指望整理家園收拾田產（痴絕）誰知華屋也沒有了良田也沒有了古語道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從前團團的富家翁到了那時多半是灸膚韌足動骨勞筋在那苦刁社會裏混一碗飯吃從前的窮朋極友到了那時也有一交跌在青雲裏的頭上的帽子依然丟掉『八弓身』換得『一口田』講一句老實話只說窮字變作富字罷了（漸漸引入本文）就中單講城隍山麓有幾處刮火燒剩的破屋墻坍壁倒不成模樣卻有幾家小本經紀的賃這破屋子住度那慘淡刻苦的光陰雨至燈無焰風來壁有聲（十字可作陋室聯）這破屋子裏的况味實在不堪言狀住在裏面的也有是土著也有是客民（漸漸引入本文）就中有個鎮江

人喚做劉小三的他向來挑着醃菜沿街喚賣這項生涯南邊人喚做賣冬菜自從那年大營潰散鑛江殘破他帶了渾家許氏雜在難民隊裏拚命狂跑跑到幾里路驀地裏亮亮秃秃一陣馬蹄聲響只見斜刺裏許多馬隊追風掣電似的衝將過來霎時間男哭女啼大呼小喊一隊難民被馬隊衝得散沙似的只在四處亂滾嚇得劉小三失魂落魄儘着兩隻腿不管天南地北山高水低跑冰似的跑去漸漸的喊哭聲遠了方才停了脚坐在樹林子裏喘氣摸摸腦袋原封不動的裝在頸子上（趣語）自念掙得性命全靠著兩隻腿才曉得爺娘生長我兩隻腿的好處暗暗地謝幾聲黃泉路上的爹爹媽媽（趣語）喘息才定驀地裏心頭卜幾跳回頭看時只不見了渾家許氏趕緊四下尋覓時早如石沈大海井落銀瓶那裏有什麼影響他渾家年歲尚輕略有些姿色這番被太平軍衝散眼見得已遭擄掠永無返璧還珠的希望小三心中雖有幾分割捨不下然而只剩了單身獨自逃難的當兒倒可以免卻許多拖累（存心何忍）後來東漂西蕩忍凍捱飢居然在那毒龍嶺下猛虎牙中逃得這條殘命（略叙幾句）亂事已平便在杭州城隍山麓租賃一間破屋聊蔽風雨日間仍理故業挑着一副冬菜担沿街喚賣博得百十文青錢歸來煨着破行竈胡亂度日好在一身以外沒有其他的費用日圖三餐夜圖一臆越是糊糊塗塗日子越過得快不知不覺在杭州混了半載這天恰是秋盡冬初的天氣小三挑着担子穿街越巷一聲聲的喚賣冬菜喚了大半天不會做得一文半文錢的交易肚裏餓得慌漸漸的賣冬菜三個字喚得不成腔調兩腿軟綿綿不生氣肩上這副担子比出門時加重了一倍好容易推到市梢頭迎面碰着了個老頭兒喚住了擔子講明了價錢秤了三斤冬菜臨付錢時老頭兒喊聲阿呀原來出門匆忙忘帶

了錢囊三斤冬菜原物奉還。只說道：「今天對不起，明天作成你，便揮揮手走了。」小三這一氣非同小可，睜着兩隻白眼，呆瞪瞪的半個時辰，肚裏的蛔蟲又奮命與他作鬥，他不能套着老頭兒的論調，向那蛔蟲說道：「今天對不起，明天作成你，便是說了蛔蟲也未必肯聽他吩咐。」當下嘆了一口氣，重又挑上擔子，沒精打採的取路回家。連那賣冬菜三個字也懶得喚了。偏又天公不做美，呼呼的刮起幾陣風，菜豆粗的雨點迎面打來，小三沒穿得幾件衣服，一時又沒處去躲雨，只落得淋漓盡致，同落湯雞一般。比及望見家門雨點也漸漸止了，一時又凍又餓，只指望三脚两步跨到家，中爬上草舖，蓋上破棉被，且到黑甜鄉去躲一躲，借那夢神的勢力，避那餓鬼的宿債。（倘如陳搏仙師，便千年沒有飯吃，也不妨）誰知走不到兩三步，驀地裏撲秃一聲，這副冬菜擔子，肩膀子脫離關係，兩筐冬菜灑了滿地。那時劉小三恰爬倒在地上，同那爛泥地皮行一個接吻禮（奇語）。若說真個與地皮接吻，天下也沒有這樣的呆漢，都只爲新雨初過，泥塗滑澀，小三又打從瓦礫場經過，亂磚碎石，礮不正在匆忙的當兒，舉足不愼，吃那半掩泥裏的破方磚，絆得一絆，小三早撲翻在地（原來如此）嘴裏嘈嘈的幾聲半响，掙扎不起，比及爬了起來，膝蓋上擦去兩片苦皮，額角上吃飽了大大的，一個暴栗（畫餅未可充飢，暴栗何能當飽）當下暗暗叫苦，道：「漏屋更遭連夜雨，破船又遇打頭風。」今天的晦氣星，却跟着我走連那地上的破磚兒也來與我作對，便沒好氣的瞧了這磚兒一瞧，伸腳過去，把磚兒攔的一踢，不踢，猶可，經這一踢，卻踢出花樣來了。（有何花樣）列位編書的，早已交代這塊破方磚，原來半掩泥裏，方才小三絆跌時，早把這磚兒鬆鬆了。現在又加着一踢，砸的一響，長久埋在泥裏的破方磚，好容易翻了一個轉身（雙關語）說時遲，那時

快破破底下早露出碗口般的一個空穴。小三覺得詫異，蹲了身軀，向穴裏瞧個清楚。不瞧猶可，經這一瞧，便不知不覺的道出一個噴字，伸出半個舌頭，再也收不進去，掛下兩道饑涎，再也拉不回來。一時歡喜得甚麼似的。真個要向爛泥地皮親親熱熱的行一個接吻禮，應着編書的這句打諢話兒。（映帶上文）原來逢着兵亂的時世，人家常把攜帶不盡的金銀埋在地，暗暗的做個標記，以便歸來的時候再行掘取。這番小三瞧見的東西不消說得是個藏鏹所在，霎時間肚子也不餓，身上也不凍，膝蓋也不痛，額角也不疼，暗暗喚聲，微倖道：「我只道晦氣星跟着我走，却原來財神菩薩隨着我行！」（一一映帶上文）當下搬起破方磚，把那穴口掩蓋過了，收拾了冬菜，挑起了擔子，興致勃勃的回家，捱到黃昏時分，潛行出門，人不知鬼不覺，把那穴內的藏鏹搬個淨盡。（作者又安從知之）畢竟穴內藏鏹共有多少，編書的說聲慚愧，小三掘鏹的當兒在下尚沒出世事，非真知灼見不能編造一個確數，哄騙列位（便哄騙也不妨），但有一樁事須得報告列位知曉（過渡文字）：距着小三掘鏹時不到兩月，杭州城裏大街上新開一家京廣貨舖子，店裏的老板穿着簇新的皮袍皮褂，大模大樣的上首坐了，看那夥計們做生意，這位老板是誰，便是劉筱山先生；劉筱山又是誰，便是賣冬菜的鎮江人劉小三。原來小三得了橫財，便不做小販，做老板了，做了老板，理該有個雅篆台甫，卻不能小三小三的由人亂叫，他會同一位學究先生商議學究先生，便替他取了音同字異的筱山二字，當做表德編書的寫到這裏也只好隨着衆人喚他一聲筱山先生了。（小三由此終筱山由此始）然而筱山心裏卻有一樁缺憾事情，但有銀子沒有妻子，但有老板沒有老板娘，終究不是個了局。從來飽煖思淫，慾筱山本是個色中餓鬼，以前沒有飽煖時，尚

且脫不了淫慾念頭。何況今日成了小小的財主。這條街上本有一個姓尤的寡婦。很有幾分姿色。家中只有一個老娘。一個六歲的兒子。這寡婦的丈夫本是招贅的。所以不用夫家的姓。娘家姓尤。這寡婦也姓尤。丈夫死後。娘家尚可度日。上奉老母。下撫幼兒。倒也可以算得冰清玉潔。古井無波。寡婦喜吃冬菜。從前筱山挑擔的當兒。寡婦常常作成他的東西。筱山飽餐秀色。肚裏卻橫了邪念。賣油郎尙占花魁。女賣冬菜的怎見得沒這福。遇着寡婦。買他的冬菜。時便失魂落魄似的。寡婦並不要討饒。頭他卻橫抓一把豎抓一把。巴巴地去奉承他。秤一斤饒一斤。奉送一斤。一斤冬菜足足有三斤多。重寡婦見他默頭默腦。忍不住搖動的一笑。筱山卻老大的誤會了。一天趁着尤老娘在後面洗衣。他卻用些風話向那寡婦勾搭。寡婦才曉得他不懷好意。咬咬牙齒。綳綳面皮。又清又脆的老大一記耳刮子。順手打去。打得筱山七葷八素。牙床裏流出血來。後面洗衣的尤老娘聽得清切。便高舉着搗衣棒。千刀刷萬刀割的罵將出來。氣沖沖的前來助戰。筱山見不是頭路。搶着擔子挑了。就跑。跑得快。脚蹀骨上。早老大的着了一下。搗衣棒回家後。足足痛了三日。（只因老大的誤會。才吃了老大的一記耳刮子。老大的一下搗衣棒。）這番得了橫財開的店舖。予恰在尤寡婦家的對門。五百年風流孽冤。變做了望門對。字畢竟。筱山是有意是無意。編書的也不必下甚麼斷語。看書的自會明白。（省筆）尤寡婦家裏既不是重門深戶。他又時時要上街買東西。每日裏至少也要與筱山會面八九次。說也稀奇。寡婦見了筱山。牙齒不咬了。却是獮犀微啓。面皮不綳了。却是桃蹙生渦。從前舉棒打人的尤老娘。更在筱山面前。千官人萬官人百般的陪話。說老身從前誤犯了官人老大的罪過。定要縮短十年陽壽。瞎却兩隻烏珠。罰在十九層地獄裏。受苦五百

年不得超生一派夾七夾八的話說得。彼山前仇盡釋。故態復萌。自古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層單。這麼長那麼短。兩口兒便成了夫婦。列位。這不是編書的貪懶。不肯多說。倘把這件事裝頭裝尾。繪影繪聲。做一篇吊膀子講義。大約也可敷衍到一二萬字。然而未免偏勞了排字的。手續。骯髒了編書人的筆端。只好謹謝不敏。借着他『這麼長那麼短』六個字。包括過去（省筆）。從此尤寡婦家裏便成了。彼山的外宅。編書的也不好喚他。寡婦只好喚他尤氏。彼山本是單身漢。現在上有老。岳母下有小孩子。中有標致。渾家三代同居。倒也不嫌寂寞。夫婦倆有說有笑。怪親熱的自然不消說。起尤老娘得了發財女婿。睡夢裏都要吃吃的笑。六歲孩子喚觀保的也曉得。『踏上娘床便是爺』親爹。爹好。爹爹的沒口子。混叫。彼山心裏。怎不歡喜。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彼山同尤氏成親。本在十二月十五日。時光易過。一霎眼便是來年的正月十五日。這天一是滿月。二是佳節。彼山把店裏事安排好了。便辦着筵席。在家裏慶賞元宵。一家四口兒在樓上傳杯弄盞。從傍晚。直飲到黃昏。還沒罷休。誰知好事多磨。良宵易誤。（故作驚人語）驀聽得門上蓬蓬的幾聲。彼山掌着燈。自己去應門。一時乘着酒興。也不問叩門的是誰。便拔去門門呀的一聲。便開了不開時。萬事全休。一開時。目定口呆。幾乎冷了半截。（故作驚人語）正是。

歡喜恐怖

都由心造

心苟不虧

何來懊惱

第五回

覓夫君天涯地角

認姊妹人面獸心

章回小說本有一種老腔調。逢着回尾。故意說幾句驚人話。好使看書的看過前一回。便急忙的接看下一回。說

書的喚做賣關子生意場裏喚做招徠之道原是牢不可破的習慣編書的在上回結尾說什麼彼山目瞪口呆冷了半截也是不脫窠臼未能免俗罷了若說真個冷了半截這句話就太覺含混不合了事實畢竟冷的是上半截是下半截編書的沒有說明若說是上半截彼山這時手裏還拿着燈火沒有丢掉若說是下半截彼山這時還站在地上沒有栽倒大凡體溫一失血脈立停四肢百體均失效力冷到上半截上半截便死了冷了下半截下半截便死了彼山這時還能夠拿着燈火站立在地足見冷了半截全非事實不過是一句形容過甚之詞倘給學究先生見了便要措着鼻尖下兩句評語道目瞪口呆則有之冷了半截則未也（純是閑話）列位彼山目瞪口呆畢竟爲着什麼（我正要問你你倒來問我）自古道日間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這敲門的人倘在一個月前來到這裏彼山見了便不驚惶失措到這般田地原來彼山同尤氏沒有成婚的當兒尤氏問他可曾娶過妻子沒有彼山撒了一句謊道有是有的逃難時吃長毛殺死了尤氏問他當真不當真彼山道有甚麼不當真我曾在道旁收他的屍掘個泥坎埋掉了若有半句謊嘴上害個大疔瘡舌頭嚼得雪花般飛尤氏笑了一笑也就信了彼山心裏以爲許氏既經掠去縱然不死也未必再能相會落得說他被害了免叫那尤氏心疑不肯放膽嫁人道夜正在興會淋漓的喝那元宵酒偏偏有人敲門開門看時只喚得一聲阿嚏千不來萬不來偏偏來了這人早不來遲不來偏偏這時才來胸頭卜卜的幾跳嘴上雖沒生疔瘡却是開口不得舌頭雖不曾嚼做雪花兒飛却是橋舌不下來人是誰便是他髮妻許氏（直到此處方才說出）許氏見了丈夫一時悲喜交集眼淚簌簌的滾下滿肚皮的說話不曉從那一句說起只問得一聲道你還認得我麼彼山呆呆的

執着燈似乎沒有聽得一般。許氏連問了兩三聲才答得一句道：「你你還在世上麼？那時樓上的尤老娘見女婿去開門，久不上樓，便乘着酒興，格登登的下，了扶梯，錫着兩隻醉眼，子細看時，見女婿同一個三句左右的婦人在門前白話，趕把這個婦人從上至下，從下至上，打量了幾遍，見他面容憔悴，衣裳黯淡，算不得甚麼體面人物。（虔婆見識）但是耳上掛着光油的珠環，手上戴着黃澄澄的金釧，料想不是等閑之輩，倘非金親定係銀戚。（虔婆見識）連忙堆着笑臉，說道：「貴客請到裏面寬坐待老身自來閉門。」說着便向筱山手裏取了燈呀的一聲，門兒閉上，又落了門比及老娘回到客堂，却見方才的婦人抱着他女婿的腰，一疊聲的喚我的親夫。老娘覺得詫異，也不及發話，趕快跑到樓上，報與女兒知曉，誰知跑到半樓，幾乎與女兒撞個滿懷。原來尤氏早在半樓梯竊聽，講話趕向老娘搖搖手，叫「他不要多話，又把老娘手裏的燈火息滅了。」娘女兩個同立半樓梯側着耳，細聽，只聽得那婦人哭道：「自從那年被馬隊衝散了，我是一隻沒腳蟹，行不得一步半步的路，吃他們捉住了，要死要活，都落在他人手裏，我那裏做得絲毫的主，我不是貪戀着這條苦命，定要活在世上，都只爲不會訪問得你一個下落，死活存亡，捉摸不定。我這條痴心總巴望皇天見憐，讓我早早跳出牢籠，管什麼千山萬水，總要覓見了你，仍在一塊兒過活。我既這般想法，所以眼前受些羞辱，我也顧不得許多。我雖住在別人家裏，我那一夜不與你夢裏相會。（連用九個我字，字字有血淚）說到這裏，悽恫悽恫的一陣哭，把以下的說話都塞住了。（可憐）立在半樓梯的尤氏，恨得牙癢癢地，肚裏自思：團團圓圓的元宵佳節，那裏來的哭喪鬼，在我家裏揮灑這沒志氣的鼻涕，眼淚惹我性起時，老大耳刮子打這婆娘出門去，又聽得那婦人道：「你怎麼沒有一句話。」

想是傷心過分了。你別傷心。你再聽我申訴。擄我去的賊人。卻是忠王李秀成部下的將官。他得了我。待我也不錯。整兩黃金給我。使用成疋錦緞。供我衣着。肥魚大肉。儘我大嚼。只是我這一顆心。宛比放在荊棘堆裏。一般。怎及同你做家時。你賣冬菜。我做活計。粗茶淡飯。倒也無憂無慮。……樓梯上的尤氏。暗暗的罵道。沒長進的長毛。婆虧你不羞。卻還說得嘴響。在這當兒。樓上的小孩。嚷道。媽媽。貓來搶魚吃了。尤氏悄聲兒。關照老娘。趕快上樓去。趕貓兒。伴孩子。老娘。掌着已息的燈。躡着脚步。摸摸索索的上樓。這隻雪裏拖鎗的狸奴。正搶着一個魚頭。躲在門角裏。吃見人上樓。便一溜烟。逃到床下一壁兒。大囀一壁兒。嗚嗚的叫。老娘連罵了幾聲。該死的畜生。自伴着孩子。吃酒不在話下。尤氏經這一打攪。却有好幾句話。不會入耳。再竊聽時。那婦人道。我這番脫了牢籠。便立志要覓得了你。圖個下半世安樂日子。南京蘇州那一處。不走徧。只探聽不出你的下落。逢廟燒香。遇寺拜佛。香燭錢不曉得化了多少。各廟各寺院求的籤訣。有的說。夫妻會重逢有的說。夫妻不會見面。疊起來約莫一二寸厚。我卻藏在身邊。停一會子。一張一張給你。看（可憐）後來到了無錫。正是皇天見憐。碰見了一位賣粽子的。張小哥。偶然提及你。他道。賣冬菜的劉小三。現在發了橫財了。從前小子住在城隍山下。小三是個貼鄰。朝夕總須見幾回。面自從他做了財主。便搬到大街開個京廣貨舖子。小子只是一世窮。却在這裏賣粽子。度日。我得了這個消息。歡天喜地。便掏出幾塊銀錢。重謝了張小哥。承他指引。路程代喚船隻。才尋到這裏來。又恐覓不見你。先把包裹等件。寄在一家客店裏。我却空身前來。走一輪。皇天見憐。總算遂我心願了。你又財多身壯。比從前氣概了許多。從此兩口兒無災無晦。一輩子過那快活日子。可好。尤氏聽到這裏。一把無名火。烘烘的冒出額門。便

要趕下樓去給些利害手段攢那婆娘出門只在摩拳擦掌準備發作卻聽得彼山冷冷的說道你說兩口兒同過快活日子不曉得怎樣過法那婦人道休說你現在得了橫財便是依舊兩肩扛一嘴靠這賣冬菜度日我也可養活你下半世包管你不愁穿着不愁吃尤氏在黑暗裏把舌頭一伸私忖那婆娘卻有些油水虧我不會鹵莽使出那利害手段沒的財神菩薩跑上門我倒惡狠狠趕他出去想到這裏一腔無名火早打滅了再向下聽時絮絮答答都是彼山在那裏告訴他業已娶妻那婦人只是悽悽恫恫的哭尤氏想了一想他們倆說岔了話可不是頑須得我下去牽攏牽攏當下整整衣摸摸髻扭扭捏捏的走下這半隻樓梯這夜正是燈節樓下本點着兩枝紅燭明晃晃的照着（倘無此句表明我只道彼山同許氏在黑暗裏談話）彼山見尤氏出面便搭起着臉兒做出賊人心虛的模樣尤氏徑跑到許氏身邊做出滿面笑容曲着腰攏着臀拉着袖口深深的福了幾福慌得許氏還禮不迭彼山老着臉兒兩下裏都介紹了尤氏請許氏上坐了千姊妹長萬姊妹短說了許多親熱話兒回轉頭來又把彼山埋怨了一番說他太冒失不會打聽得這位姊妹的確實下落怎麼便到我家裏來求婚許氏原是老實人聽了這話悲痛早減了五六分彼山摸不着頭腦睜着兩眼只向尤氏呆看不曉得他在葫蘆裏賣甚藥那時尤氏又央告許氏道姊妹你別煩惱他做事果然不道地但從前他與姊妹走散了他也會拚着性命到各鄉各鎮去訪問姊妹後來不曉得他聽了誰的謊告說姊妹已有了三長兩短他方才痛哭一場死了這條心比及娶了我過來他常同我談起姊妹的恩情眼淚也不知揮了多少姊妹皇天不負苦心人你既然千山萬水千辛萬苦跑到這裏來夫婦倆都見了面從來客不僭主新不問舊你須是明媒正娶堂堂皇皇的

劉。彼。山。娘。子。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自。然。要。讓。你。正。位。中。宮。我。們。老。小。三。口。論。理。應。該。搬。出。只。恨。木。已。成。舟。我。與。彼。山。雖。然。一。時。冒。失。卻。已。做。了。一。個。月。的。夫。妻。倘。蒙。姊。姊。放。寬。度。量。容。我。們。老。小。三。口。在。這。裏。吃。些。現。成。茶。飯。便。一。輩。子。感。激。不。盡。說。着。把。手。遮。着。眼。假。意。兒。的。擠。眼。淚。許。氏。心。裏。委。實。過。意。不。去。暗。想。天。下。有。這。般。的。賢。慧。婦。人。又。懂。理。又。服。小。說。出。話。來。記。記。敲。在。鼓。當。中。不。落。人。褒。貶。真。是。千。中。難。選。一。萬。中。難。得。雙。我。有。緣。同。他。在。一。塊。兒。住。多。少。總。得。他。的。幫。助。也。不。枉。我。逢。廟。燒。香。遇。寺。拜。佛。仗。着。佛。菩。薩。的。靈。感。畢。竟。得。與。好。人。相。逢。我。便。不。分。大。小。與。他。姊。妹。相。稱。同。心。合。意。幫。小。三。做。家。有。甚。麼。不。可。想。到。這。裏。便。拉。着。尤。氏。的。手。一。是。一。二。是。二。把。肚。腸。裏。的。說。話。都。倒。了。出。來。尤。氏。裝。出。感。激。涕。零。的。模。樣。說。要。趁。着。元。宵。的。蠟。燭。在。客。堂。裏。拜。把。子。認。姊。妹。許。氏。十。分。歡。喜。滿。口。應。承。尤。氏。推。說。上。樓。去。取。氈。單。便。在。老。娘。耳。邊。絮。絮。的。說。了。許。多。話。老。娘。點。點。頭。說。道。難。得。你。想。得。周。到。尤。氏。便。在。房。裏。取。了。紅。氈。單。忽。忽。的。下。樓。拜。把。子。許。氏。長。尤。氏。六。歲。自。然。許。氏。是。姊。姊。尤。氏。是。妹。妹。彼。山。在。旁。只。是。痴。看。料。想。尤。氏。玲。瓏。剔。透。必。有。一。番。用。意。樓。頭。的。老。娘。先。把。貓。兒。關。閉。在。房。裏。（不。如。是。則。樓。上。無。人。貓。兒。大。嚼。矣。）攙。着。孩。子。也。到。樓。下。來。相。見。那。時。許。氏。拜。乾。娘。孩。子。認。媽。媽。紅。氈。單。上。一。陣。亂。拜。尤。氏。在。旁。抿。着。嘴。吃。的。笑。許。氏。心。裏。歡。喜。得。甚。麼。似。的。真。個。是。一。場。淚。雨。化。作。笑。風。幾。朵。愁。雲。幻。成。瑞。靄。（故。作。得。意。語。）拜。見。已。罷。便。同。到。樓。頭。去。飲。酒。重。整。杯。盤。加。添。筷。箸。尤。氏。會。做。人。情。親。到。廚。房。裏。面。烹。調。幾。樣。可。口。的。東。西。拿。做。接。風。筵。席。彼。山。得。着。當。兒。跟。屁。股。跑。到。廚。房。裏。忙。問。尤。氏。甚。麼。用。意。尤。氏。顫。顫。眉。眉。雲。雲。眼。不。慌。不。忙。拖。彼。山。到。門。角。裏。咬。了。一。會。子。的。耳。朵。傳。授。了。女。軍。師。的。錦。囊。妙。計。（哈。哈。竟。實。做。了。門。角。裏。的。軍。師。）說。得。彼。山。心。悅。誠。服。深。深。的。作。了。

一個揖說道家有賢妻真個是表壯不如裏壯說畢上樓就座那時尤老娘正同許氏談得起勁老娘本是積世的虔婆蜜做嘴唇糖做舌乾女兒長乾女兒短絮絮叨叨不曾停過嘴委實是一百個肉麻十二分親熱筱山也把別後的情形一樁一樁的動問不似方才冰冷的樣子廚下的尤氏搬着幾色新添的菜肴興忽忽的上樓那時席上五個人個個滿懷歡喜許氏心裏因他們一見如故都把真心相待怎麼不歡喜尤氏娘女同着筱山一同設計見許氏果然鑽入圈套怎麼不歡喜七歲小孩懂得不得甚麼大人歡喜他也陪着歡喜况且慕地裏又添出了一個媽媽怎麼不歡喜然而五個人以外還有不歡喜的還有老大失望的列位試猜是誰（還有誰呢）便是方才搶魚吃的這隻雪裏拖鎗的貓兒（絕倒）他犯了攫物的罪名才受了兩點鐘的拘刑外面吃得饕天饕地碗盆盆鳴他關閉在房內嗅得着吃不着只是「娘乎」「娘乎」的叫實做了魚兒掛鼻貓兒叫瘦直到少頃席散推開房門他才恢復自由編書的一經交代便不再叙免把無關緊要的事多佔篇幅（然而篇幅已佔得夠了）且說酒闌席散時已不早尤氏讓出正房叫筱山同許氏安臥自己帶了孩子到老娘房裏去睡一宿無話再宿三宿仍沒有話（省筆）到了第四天筱山一早便出門似有甚麼緊要事的許氏梳洗方畢尤氏在樓下高喚道姊妹快來有人在門前找你許氏急急忽忽的走下問道誰來找我尤氏道你出們便知分曉許氏不知就裏跨出門前東瞧西望不見有甚麼熟人正自詫異冷不備尤氏從背後掩上來一把揪住髮髻高聲大喝道東鄰西舍快來看這沒廉恥的賊婆這幾句話直嚇得許氏面如土色正是

蛇兒之口。

蜂尾之針。

兩者不毒。

毒在婦心。

第六回 激衆怒信口開河 抱奇冤走頭無路

許氏慌慌張張的說道：「妹妹你做甚麼？尤氏喝道：「賊婆誰是你妹妹？拍拍列位，這拍拍兩字，怎麼講不消說得。便是老大的耳刮子了……」妹妹放了我，我有話好說……長毛婆你沒張開眼，拍拍誰是你妹妹？拍拍：「阿呀，妹妹……敢再叫妹妹拍拍拍……阿呀你……你甚麼拍拍拍……你你你……拍拍拍拍……尤氏拍灰似的一疊手拍了十六拍（比着胡笳十八拍尙欠兩拍）拍得許氏兩腮都腫鮮紅的，鼻叭都流了出來，頭上青絲披散滿肩，一時氣得說不出話，號咷痛哭，自悔落了毒婦的圈套（真是千中難選一，萬中難得雙）這條街上來往的人又多一齊釘住了腳，來瞧熱鬧，黑壓壓的把街都擠斷了。東鄰西舍聽得叫喚，也都捱入人叢裏，把兩造勸開了。動問啟衅緣由，尤氏拍得手掌都疼，落得暫時歇手，嘴裏仍是賊婆長毛婆短流水般的叫罵。許氏坐在階石上，捧着兩月腫腮，呼天搶地的哭。衆鄰舍子細看時，又都不認識他。大家很覺奇怪，原來那天許氏上門，已是黑夜，後來又被尤氏娘女花言巧語絆住了腳，所以不曾與衆鄰舍會過一面。要是與衆鄰舍會過一面，大家明白其中的委曲，或者還有些公論可憐。許氏是個鎮江人，又是初次到杭州，說些話兒都是土白。大家不大理會得，更兼氣得昏了明明理，直氣壯他，竟吶不能出口。衆鄰舍不明不白，宛比丈二長的和尚，一時摸不着頭腦。在這當兒，老奸巨猾的尤老娘跑到門前，指手畫腳告訴衆鄰舍道：「諸位伯伯叔叔嫂子，孀子老身活了五十多歲，眼睛裏瞧見的人物千奇百怪，五光十色也說不盡。許多從來沒瞧見這般十惡不赦、狠心辣手的婆娘說出來，只怕諸位聽了也要動怒。又把許氏一指道：「諸位鄰舍，這婆娘便是劉官人的前妻。從前劉官人待他很不

薄誰知他不懷好意。口吃南朝飯。心向北朝人。偷鷄摸狗。那一樁事。不做到。劉官人是個正人。君子凡事總忍耐。幾分打落門牙和血吞。從來不會與他破過口。誰知這婆娘。賊心不改。膽子比磨盤還大。長毛到鎮江的一年。大小人家都忙着要逃。難他竟瞞着官人。暗地裏收拾細軟。一個兒逃之夭夭。風箏斷了線的。永不回來。比及鎮江已破。官人從虎口裏逃出。待要避到鄉間。保全這儲性命。誰知走不到三里路。斜刺裏衝出一隊賊兵。攔住去路。官人躲避不及。只得跪在地上。連喊饒命爲頭的長毛。黃袍。黃鞋。黃紮額。滿身都是黃色。他見了官人。這般可憐模樣。強盜發善心。竟把官人釋放了。誰知旁邊鑽出一個女長毛。紅袍。紅鞋。紅紮額。滿身都是紅色。他却攬掇黃長毛。要把官人殺害。黃長毛執意不肯。紅長毛大怒道。縱不把他殺掉。也要打他一個半死。便喚手下小長毛。把官人拖翻在地。一頓毒打。打到奄奄一息。才把官人拖在田溝裏。他們一窩蜂的走了。諸位高鄰。這紅長毛不是別人。便是這十惡不赦。狠心辣手的婆娘。（純是信口開河）說到這裏。聽得人叢裏一疊聲的喚。豈有此理。衆人睜眼看時。只見鄰舍裏面擠出一位白鬚老者。年紀約莫六十有餘。只因聽了老娘的訴說。惹得他氣滿胸脯。領下白鬚吹得同江上蘆花一般。一壁兒透氣。一壁兒罵道。端的豈有此理。委實豈有此理。天下竟有這般蛇蠍心腸的賊婆。該打該打。打一百個。該打嘴裏說着。手裏掄動長旱烟袋。竟向許氏頭上打來。不偏不倚。額上打一個着。轟地裏一道金光。許氏頭上跳起一件法寶。鐺的一聲。墮落在階石上。引得衆人一齊注目。（奇怪）原來這老人用力過猛。把銅質的煙袋頭都打掉了。這煙袋頭又是新抽過烟。燙得同烙鐵似的。可憐的許氏吃了這一。下痛苦。額上早起了一個焦塊。老人自向階上拾烟袋頭。拾到手時。重又丟下。趕把袖子襯了。方才拾起肚裏尋。

思這一下打得忒齒。吾不過憑着一面之詞。怎便這般沒涵養。想到這裏。胸頭的氣都平了。站在旁邊。卻不再打許氏。帶哭帶訴。道這些沒來由的話。都是懸空捏造。真正冤枉煞人。他們設了毒計。做就了圈套。我有……話沒說完。尤氏高聲罵道。長毛婆。你有什麼。拍拍（至是使成胡笳十八拍）兩下耳刮子。又把許氏說話打斷了。尤氏搶一步上前。告訴衆人。道方才我娘的話。尚沒講完。待我接續講罷。我丈夫遭那賊婆一頓惡打。險些兒送了性命。賊人去後。丈夫生怕他再來尋覓。便熬着疼痛。從田溝裏爬了起來。才爬上岸。遠遠地又聽得有喊殺聲。昔一時慌了手脚。便在這道旁破棺材裏權躲一躲。果然這賊婆領着三四十個小長毛。執着長槍短劍。沿着田溝搜尋。剔抉了一會子。幾乎把這條田溝都翻了一個身後來。瞧見破棺材。老大的起了疑心。首先執着明晃晃的快口。想把棺蓋挑開。瞧視一個明白……衆人聽了一大半的人都吐出了舌頭。還有一小半的人。卻在肚裏打量。彼山既然躲在棺材裏。怎能曉得賊婆手下的人數。并且怎能曉得賊婆肚裏的念頭。情節不符。卻是老大的破綻……丈夫聽得腳聲。便想此番性命休矣。一定斷送在賊婆手裏。頓時存了絕望。伸着頸子。專等他一刀劈下。好到閻羅大王案前去告狀。這破棺蓋原沒有許多分量。被這賊婆一挑。竟挑開了。畢竟皇天有眼。不肯虧負好心人。霎時間棺材裏面捲起一陣怪風。吹得飛沙石走地。黑天昏才把這一干賊人嚇退了。救苦救難的佛菩薩。救得我丈夫一命……這些婆婆媽媽聽了。都一疊聲的念那阿彌陀佛。但是方才打人的老先生聽了這話。倒反疑惑起來。怎麼尤氏講的話。活像水滸傳中回道村故事。看來事有蹊蹺。方才當頭一棒。只怕誤打了人……昨天丈夫從店裏回家。正在吃夜飯的當兒。這賊婆卻又尋將前來。丈夫不記前仇。留他在家。備了酒肴。請他

這賊婆已三天不曾飽食，狼吞虎嚥了一會子，吃的碗盞同狗舔一般。原來賊婆所嫁的長毛已被官兵打死，賊婆平日幫着長毛殺人放火，甚麼事不做到。官兵不肯輕饒他，出了大大的賞格，繪影圖形，定要捉他到案，辦一個死罪。這賊婆得了消息，野鷄藏着頭的那敢出面，東奔西竄，逃到杭州，不曉得那個耳報神生着這空閑舌頭，却把丈夫所住的地址向他說了。他尋見了我的丈夫（四字肉麻）眼睛睜得烏鷄似的，依然不懷好意，吃完了飯，他便獅子大開口，要硬借三千兩銀子，才肯動身。可憐丈夫開得一個小鋪子，怎使有許多錢給他幾番，把苦衷告訴他，我們娘女倆也幫着相勸。這賊婆都不理會，從半夜直鬧到天明，只是要坐索三千銀兩，說道倘有絲毫短欠他，有本領去招集手下小長毛前來打我們的店，燒我們的房，剝我們的皮，抽我們的筋，丈夫吃他威嚇，清早便出門躲避。這賊婆卻來與我纏繞，定要從我手裏交出我的丈夫，交出十足的三千銀兩。列位，這賊婆可惡不可惡，該打不該打。長毛世界怕他是個賊，清平世界卻不怕他是個賊，所以特地扭他到門前，請列位評個曲。直衆人聽了這一篇搗鬼的話，都把許氏恨的牙癢癢，地只因打店燒房，須要累及鄉鄰，一經尤氏挑撥，實在可以激動衆怒，也有少數的人見許氏這般可憐模樣，不像會幹殺人放火的事，然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尤氏終是鄉鄰，許氏終是外路人，誰肯替那素昧平生的代抱不平。當下七手八脚都幫着尤氏，娘女催迫許氏走路。許氏哭道：列位，要我走，我也肯走，似這般人面獸心的我，本不願意與他們同住，但是我有黃豆粗的珍珠一百三十八粒，紅寶石三十二塊，黃金首飾十件，都交給在筱山手裏。今晨起身時，這婆娘推說出門吃喜酒，又把我的珠環金釧都借了去。他們快把這幾件東西交還了我，從今以後便一輩子不上他們的門。尤氏

啐了。一口道。活見你的鬼。你上門時。只有兩個衣包。從一家小客店裏送來。誰見你的珍珠首飾。你還是左手交給我們的。還是右手交給我們的。我們還是左手接受你的。還是右手接受你的。可有甚麼收據。落在你手裏。開了天窗說亮話。你不妨把真憑實據呈請列位公斷。老娘雖是一個女流。卻公平正直。不會陰謀詭計。（久仰久仰）生平做事。攤得開。捲得攏。不像你這賊婆。硬要人三千銀兩。人家不肯出。你又使出這條毒計。甚麼金珠寶貝。信口開河。只管混說。你在糞坑裏。照照你這副尊容。可像該甚麼金珠寶貝。便是說混話也。須有分些寸似。這般大吹大怕。不把下頰都掉了。下來你倒不說。有沈萬三的聚寶盆。財神菩薩的搖錢樹。存放在我們家裏。說着又連連的睡了。幾口涎沫。那尤老娘又把許氏的兩個衣包。蓬蓬的兩聲。丟在街上。口裏罵道。賊婆。快快滾罷。當下本地的保正。又執着一根藤條。從人叢插身進來。硬逼許氏上路。許氏哀哀啼啼。不肯走。保正手裏的藤條。雨點也似打來。許氏道。還我金珠首飾。立刻上路。保正道。哇。還敢說。金珠首飾。你沒有這東西。便是有了。也是個賊贓。本縣大老爺。現正緝拿賊黨。捉到了。加等治罪。你不好好兒回去。我送你到縣衙門裏。一刀砍掉了。你休得怨我。衆人又隨聲附和。道。保正老爺說的是好話。你還是走的便宜。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做了長毛婆的。不是你賴着不走。休說。彼山夫妻不答應。我們做鄰居的。也不答應。真個解到縣裏。砍掉了。憑你怎樣利害。再不會長出第二個頭。顧許氏沒奈何。只得號咷痛哭的走了。俗語道。物離鄉貴。人離鄉賤。許氏只爲是異鄉人才吃了。尤氏的虧。臨走時。指着尤氏罵道。你這惡毒婦人。天理難容。管教你不得好死。（然而前日固曰。賢慧婦人。又懂理。又服小也）又高喚着彼山的名字。道。你這負心薄我一輩子。忘不了。你說着已走得遠了。（可憐）許氏

一走路上的人都散了。這保正走到巷口茶寮內尋見筱山，便把許氏已走的話告他知曉，卻重重的得了一注酬勞。原來筱山清晨出門，便是去找保正說去了。許氏自當不惜重謝，他只在茶寮裏等信。這時得了信息，邊過茶錢，別過保正，歡天喜地的回家，把許多金珠首飾看了又看，相了又相。夫婦倆扯開笑口，半晌合不攏來，不知趣的觀保偏問新來的媽媽那裏去了。尤氏忙掩住觀保的口道：「以後不許再說這話說了。」天上起個大霹靂，把你活活打死門前來，隻餓大蟲把你活活咬死小孩子，聽了害怕，便不敢再說新來的媽媽了。筱山見尤氏這番設計，神妙不測，水到渠成，真個是穿裙諸葛亮，裹脚劉伯溫。暗想：有了這位賢內助，一輩子不吃人的虧，比着懦弱無能的許氏，自有霄壤之隔。當時愛到十二分敬到十二分，自然也要懼到十二分。事無逆細都要請令施行，依着筱山的心裏，便要買些田產，造些房屋，多開幾個舖子，把局面擴充一番。尤氏道：「且慢且慢，現在舖張起來，要惹人家議論，見得乾沒賊婆的金珠首飾，卻是千真萬確，你要置產，須得等過兩三年，再說。」筱山聽了，自把置產一事暫時攔起。韶光荏苒，條已三年。這天筱山正坐在店堂內檢查帳目，忽見外面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身上衣服很覺體面，見着筱山把手一拱，道：「筱山兄，多年不見了。」筱山還禮不迭，細看來人，好生面熟，只是叫不出名字。那人笑道：「筱山兄，貴人多，忘連我都不認識了。」筱山子細一想，方才想出那人的姓名，不覺耳紅面赤，起來正是：

方寸靈臺

黝如漆室

發見天良

電光一瞥

第七回

訪舊友試嘗碧螺茗

聞妙香靜證木犀禪

彼山道：你莫非是舊時鄰舍張小哥。小哥點點頭道：難得你還認識我。彼山驀然想起三年前許氏尋到杭州，都是小哥指引。我既乾沒了許氏的財物，還把他驅逐出門。倘然小哥問及怎生對答，想到這裏，面部熱烘烘掛出兩扇慙愧的招牌。虧得小哥不注意，說了幾句怎樣得意怎樣發財的套語。彼山方才心定，請小哥到店堂裏面分賓坐下。彼山見他衣冠楚楚，比着從前體面了許多，笑問道：老兄氣色很好，想這幾年來一定交了好運。小哥道：總算天不虧人，我自從回了無錫，初時也不過靠做小販度日，後來碰見了一位親戚，蒙他竭力提拔，在那生意場中混了幾年。雖沒有彼山兄這般得意，卻也積蓄了幾個錢。這回重到杭州，一來探望探望舊時鄉鄰，二來想在這裏採辦幾件貨物。但我離了杭州，已有三四年市面情形不大熟悉。彼山兄倘有閒暇，同去走走，免得成交的時候，吃他們的暗虧。彼山沒口子的答應，道理當效勞，這裏市面情形還算熟悉。經我提揀的貨件，包管老兄不喫虧。到生意場中的規矩，凡是經手的貨件，照例須扣些回佣。但我與老兄是素來要好的，隣舍這些上面都不計較。小哥道：彼山兄肯相助一臂，真是感激不盡。親兄弟明算帳，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增。既然勞動了彼山兄這些應有的酬勞，自然要竭力孝敬。彼山假意兒客氣了一會子，又喚小夥計送茶送煙，又問些採辦貨件的花樣名目，談談說說，莫逆異常。談論中間，小哥偶然問及彼山的寶眷，彼山含糊答應道：有了家室，已有多年了。忽見小哥仰着腦袋，似乎在腦海裏搜尋什麼故事，隔了片刻，卻把手掌一拍道：彼山兄提起寶眷，我卻想起一樁事來了。彼山聽着心窩裏卜卜幾跳（賊人心虛），小哥道：提起這事，我當時實在相忽，實在對不起你。到了今朝，還是老大的懊悔。彼山聽這口風，不像是在尋癩索玷的一寸心頭，早已喫了三分定神丹。

兩粒安心丸忙裝着笑臉問道。老兄說的是怎麼一件事。小哥掄着三個指頭兒道。提起這事。早已隔着三年有零了。記得那一年的正月裏。我在無錫。靠着小販混飯吃。尙沒交着好運。無意中碰見一個婦人。正在那裏打聽你的下落。是我一時嘴快。開口見喉。曬竟把你的住址告訴了他。這婦人說是你的妻子。千里迢迢專來尋你。他又央我指導路程。叫喚船隻。竟一路向杭州去了。去後。我却老大的懊悔。向人打聽這婦人的來歷。有人告我說。他曾做過幾年賊婆。我聽了。幾乎要把自己的嘴巴痛打一百下。（與上回胡笳十八拍遙遙相映）做賊婆的那裏有什麼真話。那裏存什麼好心眼。見得不是你的嫂子。他來尋你。只怕是來訛詐。筱山兄這婦人到過府上。沒有。筱山搭起着道。他雖不是我的妻子。卻與我有些瓜葛。三年前來到我家。我留他一夜。調濟他。一百塊錢。他方才千恩萬謝的。別去。小哥道。阿呀。我真個沒見識。多講了一句話。累你破費了一百塊錢。千不好。萬不好。都是我的嘴巴不好。費你一塊錢。該打嘴巴一下。費你一百塊錢。不多不少。不折不扣。委實該打嘴巴一百下。這幾句話。引得筱山也笑了。說些別話。敷衍了一會。小哥拉他同去看貨。筱小欣然樂從。推推讓讓。跨出店門。在這當兒。對面樓窗裏發出一種清脆聲音道。你到那裏去。怎不向我通知一聲。筱山立時釘住了脚。仰着腦袋兒說道。今天到了一位從前的鄉隣。特來杭州採辦東西。約我同去看貨。樓頭的尤氏俯着窗檻。把小哥打量了。幾遍。便道。且慢。這幾年來。從未見這位先生。上過門。你又事忙。店堂裏不得分身。這位先生要辦東西。你便差一個夥計同去。也使得。（婆娘乖覺）這時小哥跑到筱山身邊。咕嚕了一句。筱山點頭兒。小哥趕忙整整冠。拂拂袖。對着樓窗唱了一個格外道地的。嗒恭恭敬敬的喚了一聲。嫂子。說小可無事。不登三寶殿。只因來到貴處採辦貨物。

小可自恨不在行。素來佩服。筱山兄是天字第一號的好眼光。屈他同去。走一遭。多則一時。少則片刻。決不耽誤。號裏的事務。應有勞金。自然照例奉納。尤氏聽得勞金兩個字。一時亂了主意。（利令智昏）便道：叔叔這值得甚麼。恁好教叔叔破費。叔叔尊姓大名。尚沒請教。小可道：小可便是張小可。這張小可三個字。飛到婦人耳朵裏。覺得狠熟。只是一時想不出。筱山正待告訴他。却被小可催着。便走。婦人俯在窗檻上。支着頤。小指兒剔着。良久。久。只把張小可三個字。搜腸刮肺的想。驀然間。心頭一跳。竟被他想了。暗暗說聲：不好。記得三年前許氏前來覓夫。曾說多虧張小可指引。今天小可到來。多分不懷好意。莫非替那賊婆報仇。推說拉丈夫去看貨。卻到熱鬧場裏。揭我丈夫的痛瘡。削我丈夫的面皮。（婆娘乖覺）想到這裏。愈想愈怕。便挪動兩隻金蓮。飛也似的。趕下樓梯。跑到對門店裏。調兵遣將。把三五個夥計。差得慌了。手脚叫他們趕快出門。分路尋覓。只揀熱鬧地方。店舖行棧的。所在去追。筱山回來。遇見了他。只說家裏有緊要事情。拖了他。便轉身。火速。火速。不得有誤。（婆娘乖覺）伙計們不曉得他。葫蘆裏賣甚藥。只爲老板娘娘。是個潑辣貨。令出便行。怎敢怠慢。自然奉了將令。依計行事。比及尋覓不着。白白的跑了一趟。還要受老板娘娘許多辱罵。編書的預先表明。便不再提。却說小可同筱山出了大門。向東轉灣。迎面一個茶寮。茶煙繚繞。人語喧闐。生涯很不寂寞。小可道：今天多跑了幾里路。且到裏面休息片刻也好。筱山諾諾連聲。陪着小可同進茶寮。走不到幾步路。小可道：筱山兄。請先泡茶。坐定。吾到外邊解手去。少停便來說着。急急的轉身走了。筱山不在意。自向裏邊。揀副座頭。喚茶博士。泡一壺碧螺春。茗安說。兩隻茶杯。虛左以待。專候小可來談話。這茶寮的茶客大半都是熟人。筱山那時却是招呼不迭。隔座的白鬚老。

人握着長旱烟袋也與筱山隨意攀談茶博士巴結財主泡着一壺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醞釀的倒在茶杯內茶香四溢清沁詩脾（着此數語看似閒文實係襯筆）在這當兒小哥早已急匆匆的走來踏進茶寮便喚茶博士來取茶錢筱山趕忙離座說道茶尚沒飲一杯那有先還茶錢的理況且老兄光顧敝處這一壺粗茶理該算我的萬萬不能破老兄的寶鈔小哥那裏肯依握着一個白手帕包定要還鈔筱山來搶時小哥已把白帕解開像要付錢的模樣筱山道區區小東道你竟不肯賞我的臉哈哈：：列位這哈哈兩個字都是開口呼的喉音筱山須得扯開了嘴才能道這兩個字說時遲那時快小哥趕在白手帕裏掏出一捲油紙包裹的東西形似放大的雪茄烟乘着筱山哈哈的當兒出其不意向他嘴裏用力的一塞足足塞進了三寸還有一寸撐出在嘴唇外面筱山覺得不妙趕把這東西吐掉了然而喉間舌上早已沾受了許多實惠正待拖住小哥同他理論那曉得連打幾個噁心（只爲存了惡心所以打這噁心）腸胃裏面鬧得天翻地覆一陣哇哇的聲響（你不哈哈便不哇哇你既哈哈合該哇哇）翻腸倒胃的嘔吐起來葷的素的黃的白的黏黏的吐了一大堆原來小哥解手的當兒取出預備的油紙在糞窩子裏撿起一段肥料封裹得雪茄烟一般又把手帕包了假做搶還茶錢却教筱山領略異味應了一句「聞木犀香否」的禪語那時許多茶客聞此妙香人人捏着鼻子都揣摸不出什麼道理筱山只叫茶博士看住了小哥不要放走了自去取了清水漱口漱了又漱的忍不住哇哇的要吐腸胃裏恰似抄家一般抄得鏽鏽不留絲毫無剩小哥道誰說我要走走了便不是張小哥今天當着列位面前辨一辨是非分一分皂白若說是筱山錯的給他吃些髒東西還便宜了他若說是我張小哥錯的要殺要剮全憑列位

公斷我張小哥誓不皺眉列位的良心便是天秤牙齒便是界石判斷的說話決不會偏重偏輕（理直氣壯）
筱山漲紅了臉一壁兒哇哇一壁兒搖着手道別聽他他都是混話那時許多茶客都環繞了小哥聽他發話茶
博士倒抽一口氣自認年久月晦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把地上髒東西連同筱山嘴裏嘔出的都掃去了便即插
身入叢裏聽小哥講話筱山急得甚麼似的卻又沒法去箝住小哥的舌頭（小哥有物塞進筱山的嘴巴筱山
無法箝住小哥的舌頭）小哥朗朗的說道我張小哥雖是一個做小販的卻是頂天立地斬釘截鐵生平不幹
一樁虧心事不說一句昧良話今天當着列位的面前把這狼心狗肺的財主暗地裏幹的傷天害理的勾當和
盤託出翻轉又袋兒抖一抖底：：筱山顧不得甚麼鑽入人叢裏嘴裏嚷着我與你到公堂相會儘着這個頭
顱拚命似的向小哥肚皮撞去畢竟人多手快把筱山攔住了都說筱山先生你着急甚麼他要講由他信不信
由我們有理無理出在衆人嘴裏你要同他打官司講過了再打也不爲遲你且在這裏看住了他休喫他逃走
了我們卻不能擔這干係筱山這時聽也不好不聽也不好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少一個地洞把身子藏了
（前日發財幸有地洞今日藏身却無地洞）原來這幾年來筱山的金錢一天一天的富厚筱山的鄰誼却一
天一天的薄弱三年前衆鄰舍幫他撥逐許氏他也不曾請過一席酒說過一句感謝話衆人因此恨他平日裏
奈何他不得今日借這題目落得把他捉弄捉弄（百忙中插此補筆）小哥道瓶口塞得住人口塞不住你便
把我的肚皮撞做一個窟窿我這滿肚皮的說話也會從窟窿裏瀉將出來（趣語）列位這賣冬菜的賊子怎
會一朝交着好運小子從前住在城隍山時早聽得紛紛議論多說他掘得了藏金列位藏金不藏金橫豎有他

的。福命小子也不管他最可恨的，便是他乾沒了髮妻的金珠寶貝，還要惡得很，把髮妻打走了，害得他憂鬱鬱一命嗚呼。說到這裏，努着眼向筱山瞅了一瞬，筱山却別轉頭去，逃避小哥的眼鋒。衆人裏有一位吸旱煙的白鬚老人，插嘴問道：「這樁事，你怎能知曉？」小公道：「老伯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瞞得本地鄰舍，却瞞不得我張小哥。記得三年前，他的髮妻許氏，沿途尋他，小子一時嘴快，却把這賊子的住址，一一告訴了許氏，便尋向杭州去。去後也不曾有甚麼消息。小子自肚裏打算他們逃散的夫妻重又完聚，真是天大一樁喜事。誰料那年四月裏，小子有事路過北塘，益地裏降了一陣急雨，小子就近在庵堂裏躲雨，卻見一個病癩癩、慘悽悽的尼姑，覺得面熟，比及問起，便是這個沿途尋夫的許氏。小子十分奇怪，好好的到杭州尋夫，怎麼卻在這裏落髮做尼姑？」許氏便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淚，嗚嗚咽咽帶哭帶訴，把那元宵怎樣遇見筱山，怎樣同尤氏拜姊妹，怎樣老虔婆認乾女，小觀保拜媽媽，怎樣筱山在房裏甜言蜜語騙他的金飾，怎樣尤氏賺他出門，百般謊說，百般惡打，怎樣被保正逼走了，弄得冤憤連天，走頭無路，幸虧棉襖裏面還藏着幾兩金葉，沒有被他們騙去，便變換了錢，沒好氣的充做剃度費用。在這裏落髮做尼姑，小子聽着才曉得這賊子人面獸心，當下安慰了許氏一番話，雨已停了，小子忽忽別去，過了半個月，小子忙裏偷閑，到庵裏探問許氏，據佛婆說：許氏已憂鬱身故，草草的埋葬在庵後，小子老大的懊悔，當時不該多說一句話，斷送了許氏的一命……話沒說完，見人叢裏舞出一根旱烟袋，照着筱山的額上，糊糊的兩下方才，那位老者白鬚又吹得似蘆花一般，喝道：「老夫在三年前，誤聽了老虔婆的話，熱烟袋頭，屈打了好人，今天也叫你嘗嘗這滋味。大家都拍着手道：打得好，打得好。筱山見衆怒難犯。」

抱着頭一溜烟的走了。小哥又道：「小子與許氏非親非戚，相見不過兩面，只因旁觀不平，便立志要替他出一口惡氣。又因這賊子做了財主，小子卻仍是個小販，輕易的訪他，端怕他不來理會。因把賣粽子賺得的錢，竭力積蓄了兩年八個月，才買了這套行頭，充一個體面的生意人，誘他出來講話，才把這口惡氣出了。那時許多茶客都稱讚他的豪俠，小哥也不稽留，付了茶錢揚長而去。仍到無錫做小販，不在話下。經這一鬧，這『木犀財主』的渾名傳遍了一個杭州城。筱山那裏有顏面見人，虧得在這裏不曾置產，便收了店，挈了家眷搬到上海。住竟住了十年，編書的說得慢時一席話分做幾回說得快時十年事，包括一句，正是

要長便長

要短便短

權非我操

操於班管

第八回

拜金錢幼童屈膝

送壽聯妙語解頤

看書的道：「你真個把十年歷史一句包括了，照此比例，一部二百四十餘年的春秋，只消二十四句，可包括了一部一千餘年的資治通鑑，只消一百多句，可包括了快卻是個真快，略也未免太略：列位在下曾經表明，趁着青巖沒有開館，抽個空閑，把富翁的家世一叙，從第四回起，都是文法裏面的補筆，倘然十回二十回的補叙下去，喧賓奪主，不但違犯了文章的規範，並且這位三好先生，伍青巖眼巴巴的想吃開館酒，在下卻把補筆來敷衍，豈不使伍青巖大大的失望？有此兩層緣故，在下只得在硯臺上築起軌道筆頭，上開足快車，下逢着緊要地方，照例須得停車，其餘沒關緊要的地方，只得飛也似的過去。（既曰開足快車，不該說此閑話）話雖如此，一句話包括十年事，畢竟包括不來這十年裏的情形，須得說個概略。筱山搬到上海以後，產業日見發達，身體

第八回

拜金錢幼童屈膝

送壽聯妙語解頤

卻日見衰弱十年以內又不曾添得一男半女（一男半女雖係習慣語然半女二字究作怎樣解閱者試下一轉話）卻喜觀保日漸長大受他老子娘的漸漬熏染不知不覺也成了一個精明幹練的資本家。筱山搬家時尚在前清同治初年上海同杭州雖然相距不遠但是交通不似今日的便利信息不似今日的靈通休說滬杭鐵路四個字這時還夢想不到便是資格最老出版最早的申報這時也不會發起所以筱山的『木犀財主』渾號在杭州時叫得沸響一經搬到上海便即寂寂無聲適值軍興以來政費踴躍發賣官大開提徑筱山破費幾個造雙錢買一個六品職銜解解穢氣居然大模大樣混在紳衿裏面轟着鴿卵般的頂兒拖着松毛般氣翎兒就這外貌而論只道他是金馬門下的貴人誰知他是木犀香裏的財主（金馬貴人木犀財主恰是一副短聯）觀保向來跟着親娘是姓尤現在跟着晚爺便姓劉好在尤字劉字都在下平聲十一尤韻（然而油瓶之油字也在下平聲十一尤韻）音韻家論起來分明是個疊韻（油瓶的油字也是個疊韻）尤老娘得着富貴女婿心廣體胖論理應該多活幾歲可惜他沒福享受搬到上海的一年他便得病身亡正應着縮短十年陽壽的一句話但不知可曾在十九層地獄裏受苦恍惚渺茫却是無從證實（回顧第四回尤老娘語）觀保在十六歲上便娶了妻子姓柳也是小康人家的女兒伶俐乖巧鑑貌辨色筱山夫妻倆異常得意到了來年柳氏便產生一個肥胖孩兒取名邦平這個邦平便是本書第一回所說的富翁也是第二回所說的劉剝皮原來邦平成人以後異常精刻異常吝嗇人家便不叫他邦平卻把剝皮剝皮的混叫音韻家論起來邦剝是雙聲皮平也是雙聲邦平變了剝皮卻合了雙聲的作用（方論疊韻又說雙聲）這些都是後話若論那時邦平正在牙

牙學語的當兒編書的只好叫他那平不好叫他剝皮。筱山夫婦都不滿四十歲年紀。筱山三十九歲。尤氏三十歲。卻已有了孫兒一門三代有甚麼不歡喜。然而千歡喜萬歡喜。卻有一樁事大不歡喜。怎麼大不歡喜。便是閻羅老子不容。筱山歡喜。那平上半年出世。筱山下半年得病。得些病症。卻是一個大大的背疽。甚麼中醫西醫都請過。只是束手無策。『無藥可延財主命』。足足號呼了七晝夜。竟脫離塵世而去。一切殯葬排場鋪張揚厲不消說得。筱山在世的時候。尤氏本掌着重權。現在筱山死了。益發惟我獨尊。當時雖是個再瞧之婦。現在受了六品冠誥。享着鉅萬家私。有兒有媳有孫。這『再醮』兩個字自然不成問題。話雖如此。畢竟尤氏心裏可有甚麼傷春的感情。想閨房裏面可有甚麼曖昧的事情。編書的既不曲爲迴護。也不必過於羅織。只說一句『不知道』就是了。(省筆)這些事情便是十年以內的概略。(總束一筆)卻說時光容易。那平早已五歲。童幼無知。天真爛漫。卻有一種先天帶來的特性。見着銀錢。嘻嘻的扯開一張小嘴。半响合不攏來。乳媽摸熟了他的性子。遇着他啼哭時。從袋裏摸出幾個錢給他。便立止了哭聲。眼淚沒有乾。早滿面起了笑容。把幾個錢聞嗅嗅。摸摸弄弄。算是天字第一號的恩物。人家小孩頑耍無非。『齋泥模』等游戲。那平頑耍時。只把銅錢來玩。弄那時沒有銅元。只有外圓內方的銅錢。種類卻也很多。有當百錢。當五十錢。當十錢。種種名目。那平便一個一個的陳設起來。彷彿開了『制錢陳列會』。還要屈着膝。合着掌。向那銅錢磕頭。禮拜。嘴裏喚幾聲。銅錢天尊。銅錢王菩薩。引得他老子娘格格的笑。說這小兒真是財神菩薩的信徒。招財童子的化身。祖母尤氏把那平攬在懷裏。說這麼大的年紀。便曉得愛惜金錢。長大起來。怕不強爺勝祖。說到這裏。便沒口子的。心兒肝兒寶貝兒。混叫了一會子。

邦平倚在祖母懷裏仰着臉。睜着兩隻小眼睛。骨碌骨碌的轉了多時。忽然問出一怪話道。婆婆銅錢可吃得麼。尤氏笑道。乖。這怪冷怪硬的東西。怎便可以吃得。邦平呆想了一會。子便低低多多。雞鳥翻舌般的說道。可惜銅錢吃不得。銅錢吃得。寶便要吃銅錢。銅錢吃在肚裏。婆婆捨不得。爹爹媽媽偷不得。魚兒肉兒都不好。吃。只有銅錢好吃。（幾句童話。低得一篇財奴小傳）這幾句話。不打緊。早把衆人引得。闔堂大笑。觀保笑得格格。柳氏笑得呷呷。呷呷。乳媽笑出了幾滴眼淚。小丫頭笑得彎着腰。只把手來拍腿。尤氏推開了邦平。兩手捧着肚子。嘴裏噙着笑。說不出話。隔了片晌。才回轉。一口氣指着邦平。假意兒罵道。你這小猴子。專會引人發笑。笑得婆婆的肚子都痛。你還不替婆婆揉肚。邦平聽着。張着兩隻小手。真個來替尤氏揉肚。尤氏道。被你揉得怪癢的。不要你揉了。你同乳媽到外邊頑頑去。乳媽聽得。老太太吩咐。怎敢怠慢。便收拾了大小銅錢。携着邦平到外邊去。按下慢提。觀保掄着指頭兒說道。四月十六日是娘的四旬壽誕。距着今朝不到十天。我家自老子死後。長久不會幹甚麼興會事。趁這當兒。須得熱鬧一番。尤氏道。我也是這般想。我隨帶了你。做了劉姓的人費了許多心。血替你老子掙扎這一份家私。只是這幾年來。你外婆婆死後。你老子又死了。除了你做親的一年。幹過一樁喜慶事。其餘的日子。難得有賀客上我們的門。邦平周歲。本想熱鬧熱鬧。又因你老子的孝服未滿。靈座在堂。我們人戶人家不好幹甚麼越禮的事。討人家笑話。現在孝服是滿了。你又起家立業。比你老子強十倍。媳婦又好。邦平又聰敏伶俐。我雖是四十歲的人。卻喜無病無痛。安眠健飯。沒有一些兒老景。真個是一門喜慶。落得借這番壽事。熱鬧熱鬧。柳氏插嘴道。婆婆不但是不老還嫩得同花朵一般。人人都老了。總老不到你老人家身上。俗語道。

得好青筋白脚。背年年十八歲。休說四十歲。不見老態。便是五六十。你老人家也不會老。（既曰：老人家何又言不老耶？）尤氏笑道：好媳婦。真個應了你的請。婆婆變了十八歲的大姑娘。你便比婆婆大四歲。婆婆倒要叫你一聲姐姐。小丫頭插嘴道：可不是呢。前天舅少爺那邊差來的媽子。見了太太。便私自向我說。那裏看得出一位是婆婆。一位是媳婦。簡直是一對姊妹。尤氏道：這話我也會聽他說過。怎麼我不見老。連我自己都不明白。小丫頭道：心境寬了。自然不見老。正是家寬出了少年人。家貧出了柳樹精。柳氏罵道：促狹的鬼。丫頭甚麼柳樹精。柳樹精你莫非借這話來罵我。說着便要擰小丫頭的嘴。慌得小丫頭連連討饒。自認鹵莽在這當兒。外面通報舅少爺來了。尤氏笑向小丫頭道：說着曹操。曹操便到你方才提起舅少爺。舅少爺竟來了。快請舅少爺裏面坐。正有許多話。要同舅少爺商議。列位這舅少爺是誰。便是柳氏的哥哥。柳用賓。他也曾讀過幾年書。應過幾回考。只是不曾博得一名秀才。後來改習了商業。卻在貿易場中出頭露角。竟被他掙扎了許多產業。自從柳氏嫁了過來。至親莫若郎舅。用賓便常到劉宅來走動。他與觀保本來性質相同。自然格外投契。他又擅長口才。慣說笑話。尤氏見了他。更是歡喜。不迭會說。常得舅少爺到這裏談談。一天總要多開幾次笑口。『笑是卻病的良藥。』應活一百歲。也要活到二百歲。所以尤氏聽得舅少爺到來。便一疊聲的請他到裏面談話。用賓進來都相見了。乳媽又抱着那平來見舅舅。小丫頭送茶送烟。不必細表。用賓把尤氏膘了幾眼。說道：『奇怪。怎麼幾天不見。伯母伯母的尊容。益發光彩。滿面柳氏道人逢喜氣。精神爽快。轉眼便是婆婆的壽誕。怎不光彩滿面。尤氏在這當兒。喚小丫頭取了手鏡。左一照。右一照。只把自己的容顏細相。笑道：『莫非舅少爺同我頑笑。我照我的面。龐沒見甚。』

麼光彩用寶道伯母自己怎會瞧見苑比佛菩薩頭上的靈光凡人眼裏會瞧見佛菩薩自己便不會瞧見小姪才從外面進來瞥眼見了伯母便覺眼前閃的一亮這道光彩不是尋常的光彩伯母轉眼做壽天上的壽星跟着伯母走伯母走到那裏壽星便照到那裏尤氏大笑道照這麼說到了夜間我可抵得一盞燈了（你隨帶着油瓶怎說不是一盞燈）用寶道休說一盞燈便是千盞萬盞燈也不及伯母面上的光彩洋場裏面幾十枝燭光的電燈值得甚麼伯母的尊容便是十萬枝燭光的大電燈這幾句話引得大家都笑了尤氏鉗着兩個指頭想要擠用寶的嘴轉念一想當着兒子媳婦丫頭僕婦怎便這般不穩重因把鉗着的指頭兒暗暗地放了下来柳氏抿嘴笑道我只聽得鬍鬚頭上放毫光不會聽得壽母面上放毫光說着便向小丫頭瞅了一眼原來這個小丫頭頭髮裏面有洋錢般一塊光疤大家見了重又大笑起來小丫頭曉得柳氏有意報復臊着臉只不做聲觀保向着用寶道別說趣話我們且談正經事你預備的泥金壽屏須得早日送來張掛還有應定的酒席應喚的戲班子以及懸燈結綵發柬請客須得與你商議妥貼了才好分付帳房照單行事用寶道其餘的事都是嗚嗚可辦惟有壽屏不能倉卒立就又要做又要寫又要裱卻是狠疙瘡的這番孝敬伯母的一堂壽屏是請了洋場才子撰文揀着上好的泥金箋請海上大書家寫了又派人到蘇州在一家著名的裱畫店裏加工裝潢大約三四天內總可趕好尤氏道多謝舅少爺又費心又費錢但不曉得壽屏裏面說些是甚麼話用寶道無非說伯母怎樣相夫怎樣教子怎樣治家搆總都是些好話尤氏沈吟了片晌便向觀保道我可想着了前天你背給我聽的也是說着一家老太太相夫怎麼好教子怎麼好治家怎麼好中間還夾着甚麼『先慈先慈』的這個可

便叫做壽屏（暴富人家之老太太應有此纒誤）觀保皺着眉道：媽媽你老大的纒誤了，這不叫做壽屏，卻是壽屏的對面，尤氏也覺得自己纒誤了，便不再提說些閑話，便已天晚，用賓告別不告別，編書的也不去管他。時光容易，忽忽的過了四五天，早已是四月十三日，距着尤氏做壽，只有三天。壽堂上面一楹一楹的佈置，用賓送的泥金壽屏，一經張掛，閃閃生光，帳房裏面的請帖，都已發出，自古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何況？尤氏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兒子觀保又是商業場中的領袖，上海開張着幾家洋貨鋪子，大小店夥，逢着老板家裏的壽事，自然格外巴結。三日以前，送壽幛的早已絡繹不絕，便是店裏許多小徒弟，也都湊集了錢，紛紛的送壽聯，把劉宅的內外牆壁都掛滿了壽聯。中別字聯，篇笑話百出，也有把麻姑寫作蕨菇的，寶婺寫作寶婆的，這還不奇，最奇的上聯是淫池集會，下聯是瑩室稱傷，瑤字誤作淫字，觴字誤作傷字，雖則小小誤點，卻是大大笑柄，好得未屈正日，大家都不注意。尤氏每日晚間，須飲幾杯酒，臨睡時，必在樓頭巡察一周，然後就枕。這夜觀保夫婦正在房中，同邦平頑笑益聽得，扶梯崩騰聲響，彼此都大大的吃驚，正是

禍兮福倚。

福兮禍伏。

倚伏不定。

孰辨禍福。

第九回

壽母墜樓遭劫運

師爺坐轎發威風

觀保夫婦聽得這個聲響，便知道有人跌翻樓下，忙把邦平交給了乳媽，三脚兩步的跨出房門，一個兒喚媽媽，可聽得甚麼聲響，一個兒喚婆婆，可曉得誰跌翻了？媽媽婆婆的厮喚，却不聞尤氏答應一聲。小丫頭從自己房裏奔將出來，拿着燈，慌慌張張的說道：不好，不好，多分是太太吃跌了，三個人那敢遲延，照下樓時，却見這位不

日稱觴的壽母翻倒在樓梯下面地下黏黏的一大塊血漬早已痛得暈去子細照時血泊裏面裹着一枝殘燭。只見不見了燭盤小丫頭放着手裏的燈幫同觀保夫婦你拖我挽好不容易把尤氏抱將起來那裏站立得住却是搖搖欲倒觀保夫婦緊緊的把尤氏抱住了小丫頭重又取燈要照他受傷所在聽得鏗的一聲一隻銅燭臺從尤氏面部上面落將下來小丫頭趕忙來照只見尤氏額上磕破一塊左太陽穴裏有黃豆般的一個圓孔兀自不住的滴血把面部都染紅了（此之謂光彩滿面）顯見得尤氏跌翻時手裏還拿着燭臺蠟燭跌去了燭臺上的銅釘卻深深的刺入左太陽穴這時大呼小喊圍宅的人個個忙亂一壁兒把尤氏抱上樓梯一壁兒屁滾尿流當夜請醫生療治醫生道跌破額角還不打緊左太陽穴受了重傷端怕有性命之憂當下勉強用些療傷藥只說不敢擔保忽忽別去從來病急亂延醫一個去一個來兩三天內把上海的傷科醫生都請到了那裏有絲毫效驗尤氏一時清醒一時糊塗清醒時叮囑觀保說氣錫北塘尼菴後面埋葬着筱山的前妻許氏須得年年去祭掃又說邦平這孩子須得延請一位名師認真教他讀書糊塗時嘴裏便夾七夾八甚麼黃豆粗的珍珠一百三十八粒紅寶石三十二塊黃金首飾十件觀保夫婦聽了一百個不明白看書的知道前因後果自然瞭如指掌列位這因果二字儒者不談若說尤氏昏替的當兒真個有許氏冤魂前來纏繞在下編的這部書便成了陳腐霉爛的感應篇支離破碎的陰騭文豈不使一般閱者同時齒冷原來凡人幹過虧心的腦膜上面把這樁事印得最深平日深閉固拒惟恐人家知曉到那臨死的當兒精神飛越管攝不得宛比水鬧破壞了所有的蓄水自然一齊宣洩不留涓滴這是生理學上種那纏象冤毫係繞話同魂無關現一既表明接說尤

氏奄奄一息。延到四月十六日早。向那來的一條路上去了。四十年前的生辰。恰是四十年後的死日。不是賀者盈門。竟是弔者盈室。觀保究竟是尤氏的親生兒子。呼號哭泣。自不待言。柳用賓瞧見姻伯母死得甚慘。也灑了許多涕淚。壽屏壽幛。一古腦兒都收拾了。可憐大小店夥。以及許多小徒弟。白白的送了壽禮。連那壽酒都沒喝得。一鐘用賓送的泥金壽屏。自然也在撤除之列。後來却把這篇壽序。當做藍本。改頭換面。裝上幾個先慈。同那嗚呼哀哉的通套語。便成了一篇哀啟。竟應了尤氏那天的預言。（前回閱文至此結束）辦喪的時候。自有一番排場。編書的却不去鋪叙編書的本意。原想借着尤氏做壽的題目。撰幾回花團錦簇的熱鬧文字。不料打了這個岔兒。尤氏的生日。做不成編書的一團高興。裏打消了用賓送的壽序。可以替代哀啟。編書的却不能把鋪叙壽事的筆墨。去鋪叙他的喪事。況且尤氏已死。邦平尚幼。沒甚緊要事。可說這筆尖兒上的快車。落得開足了汽機飛也似的過去。眨一眨眼。已是二十年。邦平早娶過妻子。生了一個玉雪可愛的兒子。再眨一眨眼。又是十年。邦平的妻子早亡過了。又續娶了一個。却也誕育一個兒子。又眨一眨眼。又是十年。觀保亡過了。柳氏也老了。那時的邦平。便成了四十多歲的富翁。大家背着他。叫他劉剝皮。當着面都恭恭敬敬的稱他邦平先生。（祇經三眨眼。已是四十年）編書的因甚要用這般飛快加快。火速火急的筆墨。列位須知這三好先生。伍青巖。舔嘴。嚼舌。專想吃這席開館酒。書記先生徐勉齋。饑涎欲滴。專想尅扣紅紙包裹的首稽糧。（三字新穎）在下動的當兒。只得喚幾聲急急如律令。把那四十年事。幾句表過。免得耽誤了他們倆的要事。況且在下竭力要快。還快不過書局裏面的小學歷史編輯員。他只說「武王定鼎。數傳至平。王遷於東。又數傳至赧。王國亡」。

不過二十字。早把八百七十餘年的周室興亡一筆包掃。這才算得快。更快。不過學校裏面的小學生。他們援筆作文。開首第一句。便是『自古以來』。攏總不過四個字。上自盤古。下逮民國。都歸納在裏面。一句話。包掃萬千。年四個字。孕藏二十史。四這才算得真快。別談笑話。且歸正傳。邦平這時的住宅。在蘇州不在上海。自從觀保在世時。見得上海過於繁華。宜經商不宜居家。便在蘇州城裏。建築高大房屋。做他的住宅。俗語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地方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山川明媚。風土清嘉。離着上海。又近交通。又使觀保常住上海。經營自己的商業。柳氏同邦平。却在蘇州居住。延着一位宿學先生。教邦平認真讀書。觀保此舉。本有兩層意思。一來遵守尤氏遺囑。要把邦平竭力栽培。博一個舉人秀才。二來觀保娶得一個偏房。妻妾同居。容易淘氣。一個住在上海。一個住在蘇州。觀保往來其間。兩邊都不落寞。再也不會起甚麼醋海風波。誰知邦平這個人。只有金銀氣息。毫無詩書滋味。同他論到錢財上面。真是取盡錙銖。利析毫芒。滔滔汨汨的講去。再也不會困倦。倘然把那詩云子曰。灌輸到他的腦海裏面。比着駱駝穿針孔。還加十倍的困難。所以宿學先生教授了多年。只有西瓜般的字識。得幾箇籀論到文學的程度。正是趕麵棒吹火。不通一竅。消息子敲鑼。毫無影響。宿學先生辭退後。也會換過幾位先生。費着九牛二虎之力。休想把他滿肚皮的亂茅雜草。拔動一莖。後來做了親。再無心緒去讀書。然而娶的娘子。卻是一個閨中畏友。不獨才貌雙全。并且品學兼備。見丈夫這般。蠢皮俗骨不成模樣。也曾勸他用功讀書。巴圖上進。邦平受着娘子軍的鞭策。也會告個奮勇。儘着深更半夜。在書房裏讀書。誰知沒讀幾天。卻又害起病來。一臥旬日。才能起牀。柳氏見兒子消瘦了許多。便向媳婦發話。道兒子讀得幾夜書。便憔悴到這般模樣。書越

讀得多肉越消得快你強逼丈夫讀書存着甚麼心腸我把兒子交給你兒子肥不肥要你十二分留心在意兒子讀書不讀書誰要你多管這些撈什子的詩云子曰都不是好東西簡直是一部刮肉機器（四字新穎）我們大戶人家又不靠着詩云子曰混飯吃白白的把全身肌肉去換幾個沒要緊的詩云子曰是算甚麼娘子聽了嘆了一口氣從此便不強迫丈夫讀書說也看奇邦平脫離了詩云子曰果然一天肥壯一天生下的孩兒卻是完全肖母無並半分肖父小兒單名一個琪字乳名喚做玉兒生得眉目如畫骨秀神清兩三歲時邦平有意把幾個銀洋去引逗他玉兒正眼都不瞧一瞧娘子給他一本書玉兒含着笑嚙小腮上起了兩個窩兒把這本書瞧了又瞧彷彿懂得甚麼意思娘子滿懷歡喜邦平却倒抽了一口氣連稱不肖不肖玉兒成童就學的時侯邦平心裏只要胡亂讀幾年書識幾個字便好了娘子心裏因丈夫讀書不成便希望這個孩兒成就了讀書種子延師教授不肯一刻放鬆娘子的母家姓陸哥哥陸子才是蘇州城裏數一數二的飽學秀才他見外甥聰穎異常使力勸妹子好好培植使他成一個有體有用之才這時親保只在營業上注意孫兒讀書的事無暇前來做主柳氏與邦平一樣見解並不要玉兒當真讀書然而玉兒出世的一年陸氏娘子曾經稟明婆婆說丈夫讀書不讀書媳婦依着婆婆的吩咐隨他自便不來多管將來玉兒長大了媳婦却不能不叫他當真讀書趁早稟明了婆婆免得將來嗔怪柳氏新添長孫正在歡喜的當兒自然容納請求滿口應允所以後來玉兒讀書柳氏不好十分干涉玉兒讀了幾年書那時科舉已廢學校漸興玉兒的舅父陸子才明白事理通達時務主張把玉兒送入學校裏讀書邦平雖不願意娘子卻很贊成從此以後玉兒便在學校裏肄業後來陸氏娘子得病死

了。彌留的時候，叮囑丈夫休要間斷。玉兒的學業，又把玉兒喚到床前，吩咐他用功讀書，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玉兒那時不滿十歲，卻有成人的氣象，遵守遺訓，歷久勿忘。那平續娶的娘子，便是柳用賓的女兒。柳氏的姪女，姑娘姪女，做了婆媳，大家都是姓柳，編書的叙他婆媳不好，渾稱柳氏，只好把老的喚做柳氏，婆子少的喚做柳氏。娘子那平自娶了柳氏娘子，夫婦倆都是吝嗇的性質，物以類聚，倒也志合道同。生下的小兒，單名一個鈺字，乳名喚做金兒。從前陸氏娘子在世時，常勸那平休得過於刻薄，遇着慈善事業，須得約略布施幾文。那平一錢如命，怎肯聽從？娘子暗暗地典賣簪珥，量力捐助，捐簿上面仍寫着那平的名字，所以善堂裏面的徵信錄，賑濟偏災的報告書，居然也有劉那平善士的字樣。比及娶了後妻，一對吝嗇鬼，做了夫婦，重利盤剝，無所不爲。劉剝皮三字，從此叫得怪響。玉兒在學校裏成績優美，幾次升學程度，越高學費越重。那平心裏以爲這孩子專會分利，不會生利，終不是個道理。幾次要叫玉兒停止讀書，只是不曾實行。一來礙着前妻的遺囑，二來礙着子才的情面，只好暫時忍痛啞吧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後來觀保死在上海，所娶的偏房，不會生過孩子。柳氏婆子，既不要偏房住在一處，那個偏房也不願寄人籬下，待到喪事已畢，即便脫離關係。下堂求去，不在話下。玉兒這幾年來，從小學升到中學，從中學升到大學，二十歲左右，在那北京大學校裏，已是個鼎鼎有名的高才生。金兒的性質，卻同他老子一般，也是個愛財若命的人。那平延上面賓教授金兒，金兒怎肯專心讀書？長日無事，專把先生做個消遣品。不是在先生背上黏着一隻紙製的烏龜，定是在先生頭上插着一根顛巍巍的雞毛。這位舊西席趙蔭谷先生，教了幾年書，焦頭爛額，託故辭去。那平便委託徐勉齋延訂四席，卻選定了這位燒火棧上的。

伍青巖先生十二月裏下了關書擇定來年正月十二日開館。這事在第三回中業已交代。現在劉氏家世補叙已畢。下文便緊接着第三回了。（自第四回至此都是補筆）這天正是正月十二日。劉公館裏派着兩名轎夫抬着一肩藤轎去接這位三好先生。伍青巖吃開館酒。青巖沒有家眷租着一間舊屋居住。清早起。身候至十句鐘。才見藤轎到來。轎夫歇着轎走入門來說請伍先生上轎。青巖睜圓了雙目。喝道：「胡說你家劉老爺用着大紅帖子聘請我去。是教少爺讀書。不是教轎夫讀書你家少爺配喚我先生。你們低三下四的人也來喚我先生。放屁。放屁。放其黃犬之屁。名不正則言不順。先要正了名分。才能上轎。說着釘住了脚不肯走。轎夫沒奈何只得喚他一聲。師老爺陪了許多說話。青巖才取出鐵鎖把門戶鎖了。藏過鎖匙。大刺刺的坐入轎裏。吩咐轎夫道：「你們出了本巷轉南落北抄過一條小巷。喚你們住便住。喚你們行便行。你們聽我的吩咐。少頃見了劉老爺便把方才冒犯的事一字不提。轎夫沒奈何也只得諾諾答應了。轎兒上了肩。轉南落北抄過一條冷僻的小巷。那時一家門首有一個中年婦人低着頭。曲着腰。正在那裏洗衣服。青巖瞥眼瞧見。連連拍着扶手板。喝道：「住轎夫。沒奈何前後四隻脚一齊釘住了石像般的不敢移動一步。青巖把頭兒探出轎簾外。乾欬了幾身嗽。那洗衣婦人抬頭見了青巖。露出很驚訝的態度。向青巖瞞了幾眼。青巖又拍着扶手板。喝道：「快走快走。轎夫沒奈何飛也似的抬向劉公館來。正是

同一勞工

而分上下

師爺發威

轎夫挨罵

第十回

屏門後丫頭評學究

黧氍上夫子拜門生

勞工。勞工。誰是勞工。誰不是勞工。熙熙而來攘攘而往。有圖名圖利的。有謀衣謀食的。說一句概括話。無非在天壤之間。做一個勞力的工人。從前分出甚麼士農工商。又分出甚麼勞心勞力。其實細細考究。無論士農工商。那一椿不是做工。那一椿不是勞力。學究先生說的。四民之首。四民之末。果然不成了。說話就是孟老夫子論的勞心勞力。也是強生分別不合理論。力字範圍。包括狠廣。腦力腕力。腿力。肩背力等。無非一個力字。勞力以外。那裏還找得出甚麼勞心。本書所說的。劉邦平。雞鳴而起。孳孳爲利。無非替兒孫做牛馬。邦平便是一個勞工。書記徐勉。齋做邦平的寫字匠。也是一個勞工。西席伍青巖做金兒的教書匠。也是一個勞工。抬籐轎的轎夫。靠着肩背。腿脚度日子。天然是一個勞工。大家都是勞工。衆生平等。本無階級可言。然而邦平忘了自己是勞工。卻擺出闊東家的面孔。吆喝勉齋（見第一回）勉齋也忘了自己是勞工。卻裝出大宗師的身分。侮弄青巖（見第二三回）。青巖也忘了自己是勞工。卻發出師老爺的威風。呵斥轎夫。受了委屈回到家裏。論不定也要打男罵女。發洩這口惡氣。轎夫的兒女受了委屈。論不定也要打雞罵狗。發洩這口惡氣。佛說苦惱衆生自造。我說種種階級也是衆生自造……且慢編書的。只管夾七夾八說些閒話。那兩名勞工早已攬着一名勞工直進劉公館的大門。青巖的家裏。離着劉公館本來沒有多路。都只爲轉南落北。跑了許多冤枉路。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又要催着轎夫快走。快走。直跑得那兩名勞工先生上氣不接下氣。綠豆相的汗點子掛了滿面。好容易抬進了大門。轎夫落了肩。轎裏的勞工先生。鵝行鴨步。慢慢兒踱出轎門。抬轎的勞工先生。一壁兒拭汗。一壁兒肚裏打算。抬轎的坐轎的一般。都是劉公館裏雇用的人。坐轎的身價不見得甚麼高。抬轎的身價不見得甚麼低。蒲鞋服事。

草鞋還要吃他。一頓排揎。真個是窮人欺窮人。討飯的欺難民。不表轎夫滿腹牢騷。且說看門的見西席先生來了。向青巖討了一張名片。趕向裏邊去通報。那時邦平正陪着幾個親友。在花廳裏談話。一個是前妻的哥哥。隨子才。一個是後妻的哥哥。柳小寶。一個是錢舖經手。邵大年。一個是善堂董事。張誠甫。這幾個都是請來做陪客的。邦平正說道。怎麼轎兒去了一句多鐘。先生還沒到來。那看門的老王高舉着名片。上前來回。伍師爺到了。邦平點了一點頭。便道。你去通知徐師爺。叫他出去招待。便是了。老王答應。一個是字忙到辦事室裏。向徐勉齋說了。勉齋滿懷歡喜。暗想。今天又做闊東家的代表了。當下吩咐老王去請伍師爺。到大廳上坐待我。出見老王。出去把伍青巖領入大廳。青巖踏上階石。舉目四瞧。只落得半驚半喜。驚的是這般高堂大廈。住在裏面的。真是天大福分。自己住的一間屋。給他們做廁所。還不配喜的。是住在牛棚豬圈裏的人。今天會到高堂大廈裏。做上賓。委實是夢想。所不到在這當兒。老王說一聲。師爺請坐。自向外邊去了。青巖瞧那兩旁的椅子。都是加大放樣的。太師椅上。襯着大紅墊子。便揀下面的一張坐了。說也奇怪。慣坐冷板凳的。坐在大紅墊子上。轉覺與臀部不甚接洽。側座也不是正坐。也不是卻不像那天坐在燒火凳上的舒服。（回顧第三回）坐了片刻。聽得屏後。腳聲響。諒是主人翁出來了。忙即摸摸冠拉拉襟。按心凝神。準備搶步上前。一拱到地。誰知老大的誤會。這一陣七亂八糟的。脚步走到屏門左近。便停了脚步。一停這唧唧噥噥的私語聲。咕咕啾啾的嘻笑聲。卻又同時並作。（伊何人斯）青巖子細聽着。多分是婦女的聲音。聲音有潤。有燥。使曉得裏面的婦女。有老有少。那個冬烘腦袋。竟似牽線的傀儡。險些兒被這婦女聲音牽了轉去。（聲音能牽人頭顱。故科學家名之曰音帶）轉念一想。

今天不比往天。往天聽得鶯聲燕語，自然要看個十二分飽滿。今天在廳堂上做上賓，怎便這般輕佻，拚着委屈了這個頭頸，下死勁的把那腦袋撐住，才不被裏面的音帶牽了轉去。（此之謂強項先生）那時裏面的竊竊私語，歷歷可辨。你一句我一言，都向青巖耳朵裏鑽入。青巖卻老大的懊悔，今天匆忙出門，牀席下放着的青布耳朵套，不曾隨帶在身，要是帶上耳朵套，憑他們胡謔些甚麼話，也不會鑽入我的耳朵裏。現在卻沒法只得伸長耳朵聽他們的批評。（腦袋轉不得，眼睛看不得，耳朵掩不得，真是老大吃苦）聽得一個說：春天到了，園裏的樹尚沒開花。先生的帽上卻先開起花來。一個說：先生穿的方馬褂貼滿了大大小小的膏藥，莫非這馬褂兒害了毒瘡。一個說：先生穿的套褲，可做得肉店招牌，掛滿了累累贅贅的豬油。這幾個都像小丫頭的聲口。還有一個老媽子聲口的說道：太太這個先生的模樣好像：青巖聽到這裏，心頭卜卜的幾跳，又聽得一個老婦人道：王媽你說，先生像那個老媽子低着聲唧唧噥噥，聽不明白。早有幾句落在青巖耳朵裏，說甚麼洗衣服的，巧娘說甚麼爲了拆妍頭在巷裏打架這幾句話，把青巖急得甚麼似的，急出了一鼻子的汗，又聽得一個小孩子聲口的道：這先生獸頭獸腦，我去替他黏貼一隻烏龜給大家發笑。又聽得一個中年婦人道：金兒幹不得。爹爹知道了，你沒便宜。青巖肚裏尋思：這高堂大廈的上賓，卻不是容易做的。東家尙沒見面，卻飽聽了許多不聽不聽的話，想到這裏也有一二分生氣。然而看這六尊番佛面上，只得揉揉肚子，把這一股氣疏通疏通。從後宰門裏發放了在這當兒，從傭弄裏面轉出一陣囊囊的履聲。青巖猜道：這一定是主人翁了。條的從椅上直立起來，舉目看時出來的，又不是主人翁。卻是書記先生徐勉齋。勉齋見着青巖，略拱一拱手，說道：伍老夫子等久了。

青巖怎敢怠慢。摘去銅邊眼鏡，摸着兩隻又破又大的衣袖兜頭一揖，引得屏門背後笑聲不絕。勉齋聽得笑聲裏面也有金兒在內，忙道：「金官快來拜見先生。」金兒便一跳一躍的跑了出來，見着先生也不叫一聲，蹣着嘴扭着腮，只向先生扮鬼臉。那時自有值書房的僕役鋪着毡單，搬着椅子請青巖上坐。受拜青巖那裏肯坐，忙道：「小公子，天上財星人間貴，提起一個拜字便折短了伍青巖的草料。我們只行個常禮拜字，圈起拜字，你提勉齋道坐便不坐拜，却要拜我們公館裏（可是你的公館）延請西賓這些禮節，怎麼可以缺得？老夫子你謙其所不當，謙了青巖不好，再讓便在紅毡單角上斜簽兒立着，金兒踏上毡單像要下拜的模樣，慌得青巖還禮不迭，實實足足不個不扣，竟行了一個『五體投地』的禮。誰知先生格外道地，弟子異常取巧，先生五體投地，弟子只有一體投地（有夫子之一體）原來金兒見先生不成模樣，怎肯行甚麼全禮，對折九扣，只屈得一隻腿，比及青巖抬起腦袋，早見金兒的腿膝高高提起（可謂高足弟子），立着受先生跪拜，說時遲那時快，屏門後的笑聲早已嘻嘻哈哈攪成一片，中間遠夾着老婦人的聲口，說道：「笑得腰窩都疼了。」金兒乘這當兒一溜烟跑到屏後，早已加入了哈哈黨，嘻嘻會隨着衆人混笑了一陣，帶笑帶說道：「往日拜先生學生拜先生，今天拜先生先生拜學生：勉齋拉着青巖道：老夫子這裏來，我同你會見東翁去。」青巖拱着手道：「仰仗仰仗，這時還不敢戴上眼鏡，恍恍惚惚的跟着勉齋走，比及走得遠了，勉齋低低的向他責備道：『你上門第一遭，怎麼鬧出這般笑話？方才拜先生的當裏，兒面笑得嘻天哈地，成甚麼樣子？』連我介紹人面上都失了光彩，見東家時你須留心在意，你是在我手裏考取的，須得替我爭氣才好。」青巖唯唯諾諾，不敢說甚麼，沒多耽擱，早已踏上花廳，青巖眯着眼約

莫見裏面有四五個人也不辨誰是主人翁勉齋便一個一個的替他介紹介紹到邦平青巖便搶步上前深深一揖很命的把腰肢折下去險些兒頭顱撞痛了腳骨一揖已畢然後再向四位賓客一一拱手邦平請他上坐青巖那裏肯坐橫作一個揖豎作一個揖讓了良久才在勉齋的肩下坐了慢慢兒掏出袖裏的銅邊眼鏡說了一聲放肆才敢架上鼻梁邦平疎疎落落照例說了幾句仰慕的話青巖一疊聲的不敢不敢又說晚生投靠到東翁府上宛比鯉魚跳上龍門蜈蚣爬上高枝休說三生有幸真是七世有緣不是前生敲穿了十八個木魚定是隔世坐破了一百個蒲團那時座上的賓客聽着這般粗鄙的說話見着這般諂媚的態度早曉得這位西席真是一文不值（然而尙值大洋六元）陸子才心裏益發大不謂然暗想方才邦平口口聲聲只說玉兒誤入了學校給教員們教壞了語氣中間怪着我從前不該妄定主張把玉兒送入學校其實我的主張並無錯誤玉兒是有志氣的孩子不爲家庭習慣所移真算得幹蠱之子那裏還有絲毫過失他現在把石灰糝了眼睛覺得這個東西來做金兒的先生真把好好的孩兒攪入鬼廟裏去可惜金兒不是我妹子所生的讀書的事我卻不便干涉就是干涉邦平也要拒絕絕徒然傷了和氣金兒倘是我的嫡親外甥我便拚着與邦平反臉總不使這混帳東西貽誤青年不表子才自肚裏打算單說邦平見了青巖心裏却暗暗歡喜像這樣的好先生果然被我們請到了足見這錦繡炭簍辦事却十分能幹我延師的條件本有三椿一是坐性好二是脾氣好三是書法好現在限見他坐在椅上動都不會一動坐性算好了說出話來句句中聽脾氣算好了他的書法勉齋曾給我看過方方正正不歪不斜也還算得合格三好完備卻又外加一好看他衣服上面很不考究恰與我的性情相合不

像。勉。齋。只。愛。修。飾。傾。家。蕩。產。都。用。在。衣。服。上。面。身。上。穿。了。狐。嵌。牀。上。蓋。着。棉。胎。：。列。位。凡。事。都。有。個。緣。法。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青。巖。這。般。模。樣。一。入。了。門。便。笑。得。婦。人。小。子。前。仰。後。倒。勉。齋。領。他。去。謁。東。翁。端。怕。他。鬧。出。笑。話。在。這。當。兒。不。但。勉。齋。替。他。捏。一。把。汗。便。是。編。書。的。也。替。他。捏。一。把。汗。誰。料。邦。平。見。了。青。巖。竟。賞。識。在。牝。牡。驢。黃。之。外。這。真。應。着。青。巖。的。話。叫。做。三。生。有。幸。七。世。有。緣。聞。文。剪。斷。賓。主。敷衍。了。一。會。子。早。已。擺。上。筵。席。讓。坐。的。當。兒。青。巖。當。然。不。肯。坐。首。席。子。才。道。伍。先。生。既。是。謙。謙。君。子。我。們。也。不。須。太。拘。自。由。就。座。便。是。了。說。着。便。佔。了。第。一。位。原。來。子。才。肚。裏。沒。好。氣。以。爲。這。般。人。物。怎。配。與。他。讓。坐。怎。配。與。他。講。禮。貌。子。才。一。坐。大。家。也。都。坐。下。挨。着。次。序。就。是。陸。子。才。柳。小。賓。邵。大。年。張。誠。甫。徐。勉。齋。伍。青。巖。連。着。主。人。翁。劉。邦。平。共。有。七。人。席。上。的。菜。肴。擺。得。齊。齊。整整。大。家。司。空。見。慣。沒。甚。希。罕。只。有。青。巖。的。兩。道。眼。光。從。銅。邊。眼。鏡。裏。射。出。似。探。海。電。燈。般。的。只。在。碗。兒。碟。兒。裏。打。轉。所。謂。閃。閃。如。巖。下。電。五。臟。神。下。一。道。緊。急。動。員。令。奇。語。三。十。六。員。牙。將。磨。礪。以。須。準。備。做。一。場。惡。戰。奇。語。咽。喉。要。隘。的。兩。口。饒。涎。含。着。冒。險。性。質。準。備。絕。城。而。下。充。當。那。先。鋒。決。死。隊。奇。語。說。時。遲。那。時。快。猛。聽。得。錯。的。一。聲。有。一。個。亮。晶。晶。的。東。西。向。那。酒。杯。打。去。險。些。兒。把。酒。杯。打。個。粉。碎。阿。呀。炸。彈。來。了。正。是。

錯。的。一。聲。不。知。其。名。究。是。何。物。下。回。說。明。

第十一回 講字母學起怒容 點菜單聖人動食指

上。回。說。錯。的。一。聲。幾。乎。把。酒。杯。打。個。粉。碎。究。竟。這。酒。杯。粉。碎。不。粉。碎。列。位。要。是。酒。杯。粉。碎。了。編。書。的。使。該。說。嘩。喇。一。聲。不。該。說。錯。的。一。聲。酒。杯。既。有。錯。的。聲。響。望。文。生。訓。可。知。這。酒。杯。不。但。沒。有。粉。碎。并。且。連。裂。縫。都。沒。一。條。但。看。

在碗鋪子裏購買磁器的碗盞到手先要試敲幾下倘有鏗鏘鏘的聲響便知道碗盞毫無破綻所以在下寫了
一句「鏘的一聲」酒杯粉碎不粉碎當然不成問題問文按住且說打在酒杯上的不是別物便是青巖所架
的銅邊眼鏡原來這副眼鏡年齡已是高大兩脚犯了脫胎的症胡亂用些銅絲縛住腿力怎會強健趁那青巖
巉涎欲滴眼花撩亂的當兒這副眼鏡偶一脫脚從鼻梁上倒翻下來先來偷嘗些酒味大家見着都是暗暗好
笑青巖趕緊檢視這副眼鏡邦平趕緊檢視這隻酒杯兩件東西都沒有毫傷損彼此暗喚了一聲微倖青巖
架上眼鏡邦平放下酒杯不必細表席上講些閒話青巖一壁兒咀嚼東西一壁兒專與主人講話一五一十的
高唱兒給那主人翁戴上邦平見他識趣却也假以顏色不似方才疎疎落落的样子逢着上菜主人尙沒敬客
青巖揜起破袖子搶先夾了一筷孝敬主人然後儘着食量自己受用張誠甫看不上眼笑道這位伍老夫子倒
也有趣讓坐的當兒是個謙謙君子臨食的當兒變做赳赳武夫青巖正咀嚼得起勁見誠甫嘲笑他便忙裏偷
閒騰出一個舌頭來答道張先生不是這般說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怎好混在一起兒講邦平讚道老夫子出口
成章語語都有來歷勉齋見東翁與西席十分投契便湊趣說道這位老夫子不但四書爛熟并且講解詳明又
寫得一筆好字青巖見人家稱贊他乘着酒興便向人前誇張道晚生記帳二十多年別的學問不敢自誇惟有
這部四書是晚生的衣食父母課徒的當兒不但念過幾千百次并且講過幾千百回句句打穿後壁字字咬出
汁漿諸位不信可以當面試驗倘有一字錯誤便把孔子打人的拐杖打我的脚脛子游割雞的牛刀割我的頭
顱也都使得坐在首席的陸子才聽了這話老大的不服氣便道伍先生學問一道千經萬緯單爛熟了一部

四書有甚麼用。既然做了二十世紀的人物，便該：話沒說出，邦平搶着說道：「才兄今天席上，須得定一條規則，只可談舊學，不可談新學。勉齋也和着說道：「倘談新學一字，須得罰酒三杯子才喝了一口酒，這也使得。你們要談舊學，我便把舊學來講講。舊學兩個字，範圍也是極大的，不好說爛熟了。四書便算是舊學，現且退一步說，便算爛熟了。四書就是舊學，然而讀書先要識字，識字先要曉得字的基本字的基本，是甚麼就是。誕育這許多字的字母，邦平忙舉着酒盞道：「罰酒外國字有字母，中國字怎麼也有字母？青巖也嚷道：「人有母子字，怎麼有母子？難道這許多字也是十月懷胎一個一個從娘肚裏生育出來？難道這許多字也會在娘懷裏哺乳不成？陸先生道：「這三杯罰酒，須得領受勉齋也，和着說道：「現在鬧什麼？注音符母，陸先生說的字母，大約就是注音符母，須知道注音符母原來是東洋人的字母（何所見而云然）陸先生擬不於倫（夫子自道也）須得罰酒三大觥，饒鋪經手邵大，道陸先生的說話，定有夾，歷銀錢會得，生息自然文字也會生子，才正待回答那時，席上正上着一次蜜炙南腿，碟兒尙沒擺定，青巖那敢遲延，總握着兩隻筴兒，使出懸腕作書的筆法，在那南腿皮上判着一個大大的十字，誠甫笑道：「老夫子的尊書大有顏魯公的筆法，劃平豎直，筆筆中鋒，青巖聽着也不去理會，夾着一大塊孝敬了主人，翁回轉，筷兒趕把第二塊寒在自口，嘴裏比及衆人下筷時，青巖的第三筴早又捲風也似的，擲來那消片刻，碟兒已赤裸裸的見了底，邦平又催着才，才飲罰酒，才不慌不忙的說道：「且慢，方才主人翁說中國字沒有字母，我也不須細辯，康熙字典的卷首，便列着字母切音，這是人人所知的，須不是我說。說伍先生說文字，怎會哺乳不知這個「乳」字，正是「字」字的注脚，我也不把「說文」來講，伍先生既然

爛熟四書怎麼竟忘了。孟子注裏一句話叫做「時謂孕字之時」。這個「字」字作甚麼解。既說「字」咬出汗漿。怎麼這個「字」字竟不曾咬出汗漿。徐先生說注音字母是東洋來的。這字母明明是國貨。却誤認他是東洋貨。徐先生的眼光真個比衆不同。邵先生說銀錢會生息文字也會生子。這倒是個確論。字者孳也。子也。必先有了母才能孳。養其子於生生不窮。宋儒鄭樵說「文有子母。生字爲母。從母爲子」。這幾句話最是明白。論到這個母共有三十六位。卻分七種性質。許多的字都從三十六母孳生出來。有開有合。分他的氏族。有清有濁。辨他的家世。有衆音。獨音。詳他的子孫譜系。有點畫。反切。表他的形貌。名字。既然做了老法的教書先生。掛着一扇舊學的招牌。不是哼幾個詩云子曰便算了。事教書不明。字母發音怎會正確。自欺欺人以誤傳誤。豈不誤盡了天下蒼生子才。這一席話說得青巖漲紅了臉。一時又沒話去駁他。便要駁他。嘴裏又不得空閒。隔了片晌才向裏翁說道。陸先生說的字母不字。母四書裏而都不曾載明。凡是四書所不載的都是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誰耐煩去同他辯論。子才冷笑了幾聲。道。伍先生口口聲聲只說一部四書。我且問你四書第一本是叫什麼。青巖道。誰不知是大學。子才道。大學裏面的小註便已講到反切。瞻彼淇澳。的澳字。小註裏說「澳於六反」。請問爛熟四書的伍先生。這「於六反」三字究竟作甚麼解。青巖呆了一呆。答道。有甚難解。「於六」二字便是「澳」字的反切。子才道。請問「於」字同「澳」字有甚關係。「六」字同「澳」字有甚關係。青巖只顧吃菜。不來理會。才子道。待我告訴你罷。「於」字同「澳」字是雙聲。「六」字同「澳」字是疊韻。「於」字「澳」字都是一母所生。他的母是誰。便是三十六母裏的影母。他的等次在第三。便是影母。第三胎的兒子。他的性質是曠。

音他的氏族是合口音他的家世是全清音他的譜系是衆音單說一個「澳」字已有這許多講究可見老法教書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伍先生你理會得麼：子才講得起勁青巖乘這當兒甚麼話都不理會只管儘量大嚼一方面「他的他的」講不了一方面「饜饜饜饜」吃不了現在子才問他可理會得麼他便劈口答道晚生到劉府裏教書是經徐老先生推薦劉大東翁賞識只有這兩位老人家可以考驗晚生的學問陸先生學問雖強却不配做晚生的考官說着鼻孔裏哼哼的幾聲大有忿然作色的模樣邦平心裏也怪着子才逼人太甚我請的西席誰要你來多管張誠甫察言觀色生怕他們要鬧甚麼意見便道席上談學問是一樁極悶的事我來說一段俏皮話博諸位一笑今天開館照例應拜孔子孔二先生聽得劉公館裏請他便率領了七十二個弟子（與三十六個字母相映成文）前來赴宴肚裏尋思我本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品上異常考究今天劉公館裏的筵席定是盛饌無疑有盛饌必變色而作今天席上不曉得要變幾回臉：大家聽着想起青巖同子才變臉的情形已是暗暗好笑誠甫又道孔二先生雖作此想誰知竟是大大的誤會一進門來但見賓主七人吃得饜地饜天他同七十二個弟子只是乾餓重演那在陳絕糧的慘劇他老人家還能捱餓七十二個弟子早已沸沸揚揚大鬧饑荒子路說我從前背負的米可惜不曾帶來否則也好煮一鍋粥給大家胡亂充饑顏回說我的一簞食一瓢飲自己且不夠吃喝怎好公諸衆人子游說待我割一隻雞給大家解饑然而覓來覓去覓不到這把割雞的牛刀原來被伍老夫子借了去預備割自己的頭顏：大家聽着都好笑獨有青巖打熬着只是不笑誠甫又道孔二先生忙說二三子不須着急花廳上面的七位賓主卻可充得七樣盛饌只要

如法煎熬，也可夠我師徒們受用。衆弟子問怎樣的煎熬，才可充得盛饌。孔二先生便指着席上的七位賓主，按了次序說出七樣名目。第一樣菜，便捱着首席的陸子才先生。陸先生是蘇州名士，舊學新學，都有根柢。菜單裏面本有一種『雙拼鯽魚』，名士素有鯽魚之稱，新舊貫通的名士，卻與雙拼鯽魚相類。所以孔二先生的菜單第一樣，便是『雙拼名士』。子才笑道：『誠甫的，表面很質樸，說出話來，倒也滑稽。可喜柳小賓道：『死桃樹開出花來，自然格外絢爛。』這第二樣菜，想要推到區區身上了。誠甫道：『柳小賓先生是個歧黃專家，醫生本來心很手辣，所以孔二先生的菜單第二樣，便是『辣汁醫生』。邵大年先生是錢莊經手錢業中人，本有獼猴之稱，所以第三樣菜，孔二先生便點了『油煎獼猴』。小賓大人都笑道：『第四樣菜，便輪到你自已身上。看你怎樣講。』誠甫道：『區區充當着善堂董事，公款出入，羅羅清疎，所以第四樣菜，孔二先生便點了『清湯董事』。小賓啞了一口道：『這個菜點得不好。當董事的，誰不沾些油水，只合喚做『走油董事』。』誠甫笑了一笑，續講道：『第五樣菜，便輪到勉齋先生。他是伍老夫子的介紹人，介紹人的性質，同那媒婆一般。說合的時候，自然是甜嘴蜜舌。孔二先生點的第五樣菜，喚做『蜜漬媒婆』。第六樣菜，輪到伍老夫子身上，喚做『醋溜西賓』。第七樣菜，輪到邦平先生身上，喚做『紅燒富翁』。這一席話，引得衆人混笑了一陣，却把方才的意見，完全消釋了。酒闌席散，衆人一一告辭。伍青巖自到書房裏去開課。按下慢提。陸子才別過邦平，快快的回家，想到伍青巖這般庸陋惡劣情形，真令人笑得腸斷氣得胃痛。又想邦平枉掙着鉅萬家私，怎麼這般的冥頑不靈。產業一份一份的增長，心竅一層一層的封固。現在勞動家與資本家，正是嚴陣對壘，互決雌雄的當兒，全在資本家早自覺悟，早自補救，才能消

頭這場惡戰。與補救須從新智識裏得來灌輸新智識全在慎選良帥把子弟引上軌道到了長大時才不
倒行逆施妄作亂爲現在邦平招了這個腐敗霉爛的東西去做兒子的先生茅草堆裏不產好蟲豸先生如是
學生可知旁觀的見了也替他寒心邦平卻絲毫不放在心上誤了自己還要誤兒子從前我妹子在時邦平
還有一線的光明現在卻說不得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有甚麼良好的結果：：一壁走一壁想不知
不覺早已到了自己的門首原來子才的住宅離着劉公館不到一里路子才在十年前也會出過遠門在督撫
衙門裏做上賓幕府高才聲名藉甚後來見世事日亟滿運將終他便不俟終日高飛遠引回里以後只是閉門
養晦專把讀書灌花當做日常的清課娘子朱氏同庚四十五歲膝下一女一男一女名慧姑年交二八正在附近
女校裏讀書男名聰生恰交六歲尙沒進學校子才自己教他識字這時子才正跨進門限隱隱的聽得聰生在
裏面唱歌使卽放輕脚步聽他唱着些什麼聽得唱道新新新我國民快快解放舊家庭快快改造新腦筋子才
撲哧一笑道乳臭未乾的孩兒也會說什麼解放與改造可見世界新潮真有一日千里之勢：：說着早已推
門進去聰生正攙着傭婦在庭心裏打轉見着老子進來使捧去傭婦的手撲到老子身邊沒口子的喚爹爹子
才携着聰生道好孩兒誰教你的新唱歌聰生道錦姊姊教我唱的子才道錦姊姊在那裏傭婦代答道錦小姐
來了大半天現正在慧小姐房裏談話子才點了一點頭携着聰生逕到裏面朱氏見丈夫回家忙道你回來了
錦心候了你長久要同你辭行咧子才尙沒坐定只見女兒房裏門帘掀動走出一對粉搓玉琢的妙齡女郎一
個開口喚爹爹一個啓齒喚舅舅正是

家庭良好。空氣清新。携幼入室。笑語生春。

第十一回 辦新村消除毒藥水 赴車站邂逅酸醋瓶

子才在劉氏席上被那銅臭薰人的邦平腐氣冲天的青巖嘔氣嘔得够了現在回到自己家裏見着這一對玉雪照人的女郎宛比離卻鮑魚之肆走入芝蘭之室周圍的空氣都已變換頓覺心曠神怡不似方才快快的模樣那時大家都已坐定聰兒倚在他老子懷裏捨不得走開子才一壁撫摹着孩子的小手一壁問着錦心道方才你舅母告訴我說你來辭行現在交着新正不過十二天尙沒過元宵蘇州城裏的大小學校多數不曾開課怎麼新村裏面的學校開課卻格外加早你便忙着要動身錦心笑了一笑正待回答朱氏接着說道既然喚做新村自然不用舊習慣否則喚做舊村不喚做新村了子才也笑道我的問話果然有些矛盾被你輕輕一駁我却沒得話講停了一會子又問些新村裏面的情形開辦新村後有甚麼成效錦心道說到成效二字委實慚愧那邊的新村開辦不過一年新村裏的學校開辦更不到半載校長華女士爲着學校的事幾乎把這顆心都嘔了出來然而數千年來的舊染之污一時片刻怎能殼洗滌淨盡道高一丈魔高一丈越是希望成效越是橫生阻力倘若稍稍灰心便把從前的心思血汗都拋棄在東洋大海敵校裏的華女士無論如何他總不肯灰心他說萬惡的社會宛似一大瓶毒藥水我門少數的同志犧牲了許多心思血汗想把這萬惡社會革故鼎新宛似在一瓶毒藥水裏灌注幾點清水想把這毒性消滅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事然而毒藥水裏面有了幾點清水毒性雖不會消滅畢竟比着從前稍稍的稀薄了只要繼續有人把清水一點一點的灌注進去自然毒性也就一

天。一。天。的。稀。薄。起。來。終。有。一。天。把。這。毒。藥。水。洗。滌。淨。盡。變。成。了。一。瓶。清。水。子。才。連。連。稱。讚。道。華。女。士。這。幾。句。話。真。是。探。本。之。論。無。怪。大。江。以。南。都。稱。他。是。女。界。明。星。說。着。又。想。起。了。方。才。席。上。的。事。便。歎。了。一。口。氣。道。人。心。不。同。如。其。而。心。地。先。明。的。果。然。要。把。一。點。一。點。的。清。水。灌。注。到。毒。藥。水。瓶。裏。心。地。糊。塗。的。顛。倒。要。把。一。點。一。點。的。毒。水。灌。注。到。清。水。瓶。裏。咳。這。是。什。麼。道。理。：。說。到。這。裏。把。眉。峯。緊。緊。的。一。皺。聽。生。兒。老。子。變。了。臉。便。摔。去。了。手。跑。到。傭。婦。那。邊。仍。去。唱。他。的。歌。兒。錦。心。忙。問。道。舅。父。這。話。怎。講。子。才。便。把。邦。平。延。請。書。巖。的。事。一。說。了。大。家。嗟。歎。了。一。會。子。慧。姑。道。虧。得。玉。可。哥。早。入。了。學。校。沒。有。受。那。村。學。究。的。茶。毒。要。是。當。年。爹。爹。不。替。他。做。主。只。怕。也。成。了。一。個。濁。物。子。才。道。爲。着。這。事。我。竟。受。盡。了。人。家。的。埋。怨。邦。平。那。裏。曉。得。甚。麼。好。歹。口。口。聲。聲。只。說。玉。兒。誤。入。了。學。校。竟。不。把。老。子。放。在。眼。裏。上。月。玉。兒。從。北。京。寫。信。前。來。他。一。拆。開。封。皮。尚。沒。看。過。信。早。已。氣。得。不。可。開。交。朱。氏。道。奇。了。信。都。沒。看。過。他。的。氣。從。何。而。來。子。才。道。我。也。是。這。般。說。然。而。邦。平。卻。另。有。一。番。見。解。他。說。兒。子。寫。給。老。子。的。安。稟。理。該。用。着。紅。信。箋。理。該。寫。着。工。楷。理。該。墨。色。勻。淨。這。回。玉。兒。來。信。只。用。幾。幾。張。白。色。的。洋。紙。印。着。一。行。一。行。的。藍。色。界。線。字。兒。歪。歪。斜。斜。半。似。行。書。半。似。草。書。墨。色。濃。濃。淡。淡。半。似。墨。色。半。似。藍。色。見。得。這。孩。子。早。存。着。歹。心。故。意。把。平。安。家。信。弄。成。喪。帖。哀。啓。般。模。樣。（尤。氏。誤。哀。啓。爲。壽。屏。邦。平。誤。家。書。爲。哀。啓。遙。遙。相。映。）他。明。明。多。厭。着。老。子。娘。要。生。生。的。把。老。子。娘。咒。死。子。才。講。到。這。裏。引。得。錦。心。慧。姑。兩。姊。妹。都。把。手。帕。掩。着。口。吃。吃。的。笑。笑。了。一。會。子。錦。心。道。邦。平。姨。丈。也。是。個。商。界。有。名。的。人。物。怎。麼。少。見。多。怪。腦。筋。還。這。般。陳。舊。子。才。笑。道。方。才。你。教。孩。子。的。新。唱。歌。說。甚。麼。改。造。新。腦。筋。像。邦。平。的。腦。筋。真。個。要。改。造。一。下。子。慧。姑。笑。道。藥。房。裏。只。有。人。造。自。來。血。卻。沒。有。人。造。自。來。

腦要是有了買一打送給姑丈。倒是對症良藥。子才歎道：「這個人竟是不可救藥。你把良藥送他，他便當做砒霜。一般毒即如玉兒寫的一封信，他也曾給我看過，本沒有甚麼觸犯老子的話。委婉曲折，全把許多好話來勸諫。他卻勃然大怒，算是兒子排他。老子大逆不道，該當何罪？」他說得了此信，累他半夜沒有睡。他說依他的心裏便要抱着此信到縣知事公署裏告玉兒的忤逆，虧他娘子識大體，竭力勸解說：「這事萬萬幹不得，幹了出來別人知道的，果然說兒子荒唐，不該目無尊長，不知道的便說這是晚娘不賢挑唆丈夫。這這辣手朱氏道：「別聽他混話。劉姓家裏出了兩個柳樹精，有什麼好，幹出從前小姑嫁到他家裏，在老柳樹精手下度日子，十年以內受過了多少冤苦。小姑只是好耐性，悶在肚裏，從不會與婆婆面紅頸赤，畢竟氣壞了身子，憂憂鬱鬱的死了。小姑死後，小柳樹精進了門，娶如備一吹一唱一搭一擋，竟無惡不作。玉兒這孩子在他們手裏，逃得生命要算絕大運氣。從那鋼眼裏拔了過來，依着小柳樹精的意思，最好把玉兒磨折死了。偌大產業，便歸金兒一個人承受。虧得玉兒還有嫡嫡親親的母親，小柳樹精心裏也有三分顧忌，要是沒有了我們這一家親戚，端怕這一件蘆花棉襖，早給玉兒穿在身上，現在那平對於玉兒的感情，一天一天的薄弱，都是他在暗地裏做撥火棒。却還要說這冠冕話兒，黃熟梅子實甚麼，實便是三歲孩兒也不受他的騙子才道：「那平還有荒謬說話，令人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他說從今以後，再不供給玉兒的學費，犯不着出了許多金錢去買兒子的教訓。他說從前的老法經書只講做老子的怎樣教訓兒子，現在的新法教科書却講做兒子的怎樣教訓老子。他說活了四十一歲，從不會受過他人的責備，現在要受兒子的教訓，却何苦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把玉兒送入了學校。大兒子既已如

此。這。個。小。兒。子。不。得。不。格。外。小。心。格。外。謹。慎。延。請。一。位。品。學。兼。優。的。老。法。先。生。專。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道。理。切。切。實。實。的。教。導。一。番。（以三從四德教男學生，可謂奇談）倘然冒冒失失，也把小兒子送入了學校，將來兄弟兩個通同一氣，專把老子來教訓，做老子的前後被攻左右受敵，怕不要活活的氣死。講到這裏，又引動了衆人的啞笑。錦心慧姑更是笑不可仰。兩人本並坐在一張沙發上，面慧姑把臉兒伏在錦心肩上，嘻嘻格格格格，笑得抬頭不起。錦心手裏正執着一隻碧玻璃茶壺，醞釀的盛滿了雨前香茗，尚沒飲得幾口。經這一笑，笑得玉腕顫動，這隻碧玻璃一顫一簸，把茶兒潑翻了一半。幾乎把裙裾都打濕了。才等他們笑定以後，又說道：你們並未身歷其境，聽我報告已笑得這般模樣。要是今天你們也在座親聽着邦平的議論，只怕笑得還要熱鬧。邦平發出這般怪論，他的病根自然是腦筋太舊，然而換一句話也可說他是神經過敏。現在新學界裏面確有一種出乎常理的學說，說來說去無非是『什麼叫做父子女女的奴隸罷了』。似這般的論調，凡屬替兒孫做牛馬的父母都逃不出這個習慣。然而這是一種習慣，不是一條公例。把來警醒世上的痴心父母，卻可算得一種刺激的格言。倘說父母該是子女的奴隸，把來編在學說裏面當做天經地義，金科玉律在那稍有見解的當然不肯肯從這種學說。單怕沿腦子的青年，悞聽了便認道：父便是牛，母便是馬，回到家裏竟實行那牛父馬母的主義。可憐老子娘出了許多汗血錢，巴巴地栽培子女讀書，子女讀了書，老子娘別的好處都沒有，單單取得了一個做牛做馬的資格。似這般沒腦子的青年，學校裏面不好說是沒有，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倘然因噎廢食，不敢把子女送入學校，便是絕大的錯着。講到玉兒這孩子，天性是極厚的。邦平說他目中無父，誰知他只爲

日中有父才有這一封諫父的書信。邦平不諒兒子的苦心，竟把學費停止了。又慮到金兒身上怕他也來教訓老子，這真是神經過敏了。朱氏笑道：「誰說父母不是牛馬？牛父馬母也不好算甚麼。」新學說記得孟子裏面早已提倡『牛羊父母』的學說，說着大家忍不住又笑了。當下說些閑話，錦心起身告別。子才說了幾句前途珍重的話，叫 he 回去時，在老子娘面前代言問好。錦心諾諾答應。朱氏便吩咐傭婦陪着張小如同府。慧姑與錦心素來投契，也送他走了一條巷。方才折回，原來子才有兩個胞妹。大妹嫁給張達夫，次妹嫁給劉邦平。這位錦心女士，便是達夫的女兒，達夫的先世也是做經紀的出身，靠着勤奮與信實起家，立業稍稍掙扎些財產。達夫在滿清時代也曾考取一名秀才，後來猛然覺悟，改絃易轍，說這些八股試帖都是腐腸的硝鏢，水壞腦的麻醉藥，便一心一意的研究實學，不遺餘力。這時適值政府停罷科舉，振興實學，達夫在江南高等學校裏肄業，預科二年正科三年，五度春秋，博了一個最優等畢業。一輩同畢業的靠着這一紙文憑，當做升官發財的符籙，都向這卑鄙齷齪的政界裏亂跑。惟有達夫絕意仕進，把官場當做魔窟，看待不敢前去涉足。畢業以後，辦過幾年實業，當過幾年教員，鄉黨之間，聲譽卓卓。他本住居無錫，只因女兒錦心在蘇州教會女學校裏讀書，往返跋涉，所以便挈眷遷居蘇州一住。也有兩三年，他與子才志同道合，又是郎舅之親，自然格外莫逆。錦心同慧姑是姑表姊妹，錦心十九芳齡，慧姑比他小三歲，兩個人立在一起，人家見了都認做是同胞姊妹。面貌身段語音態度彼此都是酷肖。錦心在去年夏季早經畢了業，無錫有一位華女士，聞他的品學超羣，便聘請他去辦新村學校。辦過半載成績甚佳，年假回來，與慧姑往來甚密，誼勝同胞。這同又要分別，依依不捨，卻也難怪他們。張陸二姓既然情似

膠漆張劉兩家都是性如冰炭。達夫同邦平一般都是經紀人家的子孫。彼此又是連襟之誼。論理不該疏遠。然而達夫見着邦平正眼都不瞧一瞧。邦平同他談話便疏疏落落。答應幾句。邦平不同他談話。他也不向邦平攀話。邦平是受人趨奉慣的。無論走到那裏都是邦翁先生。長邦翁先生。短許多聲浪。聚作一團熱氣。獨有遇着達夫。卻似落在冰窖子裏。專把熱氣去換他的冷氣。邦平見這冷淡情形。便也發出脾氣。你既不來理我。我也不來保你。從此兩個人都生了意見。似有深仇宿恨。一般宴會場中。邂逅相遇。不但不交一語。并且彼此別轉了頭。連這領首的禮節也都沒有。畢竟達夫因甚憎惡邦平。其中都有個遠因。編書的暫緩發表（閱者試一猜之）。達夫同邦平既然這般疏遠。兩人的妻子卻是親姊妹。平日又很和氣。並不爲着丈夫的關係改變姊妹倆的情分。襟兄襟弟只管做冰炭胞姊胞妹。依舊似膠漆。後來邦平的妻子死了。張劉兩家便完全的斷絕了關係。邦平既不許兒子登張姓的門。達夫也不許女兒進劉姓的宅。所以錦心與玉兒雖是姨表姊妹。卻有十餘年不曾見面。倘然一朝見面。彼此都不相認識。（伏案）話既表明。再說慧姑送了錦心一條巷。回到家裏。便向父母告稟。說錦姊明朝動身。赴錫孩兒。須得清早起身。趕到城外車站。買了月票。送他上車子。才夫婦道中。表情分理。當如此便是你不去送我們。也要叫你去走一輛。當下談些閑話。時已天晚。傭婦送過錦心。早已回來。一宵已過。四字通套來朝。東方透亮。大家尙沒起身。慧姑早在茜紗窗下水精簾前整理。這個髮髻高舉。皓腕巧挽。青絲費了一會子功夫。方才就緒。肚裏自思無怪。當今時髦女子都提倡着剪髮主義。女子梳頭確是一樁累贅的事。要想趕緊出門。却不能開步便走。都是這滿頭青絲。把人束縛住了。昔人喚頭髮做煩惱。絲煩惱兩字確是定評。男

子的煩惱絲可以剪。女子的煩惱絲難道剪不得……正在自思自想，備婦聽得小姐起身，便進房來。送面湯，慧姑盥洗都畢，換了一件華絲葛的皮襖，套着裙子，秀髮上面壓着一頂絲絨的帽兒，拖條駱駝巾，護着。臍，臍領自己在着衣，鏡前瞧瞧，却是不奢不儉，不華不樸，算得合宜的打扮。那時一輪旭日從茜紗窗外透進光，彩照得兩頰緋紅，同初日芙蓉一般。慧姑怎敢遲延，扣着白絨手套，挽着小革囊，徑自出房，把房門反扣了，蠻鞞細碎盈盈的走到父母房裏，告稟出門。聰生見姊姊打扮端正，便勸着要同去游玩。慧姑許他少頃回來買糖果給他吃。聰生方才不鬧着，同去才夫婦喚着媽伴着小姐同去。慧姑道：這倒不必。王媽走路怎及孩兒的快捷。他是纏過腳的身軀，又是肥胖孩兒，走一步路他要分作三步，兩隻小脚在地皮上春得怪響，枉自春殺了許多。螞蟻孩兒同他走倒要時時停步等他，倘把車站鐘點錯過了，便要徒勞往返。好在此地離城不多路，出了城便可喚一輛人力車直達車站，還是孩兒獨行的爽快。才夫婦道：你既獨自出門，須得緊去，緊回路上小心在意。慧姑答應着，驚鴻一瞥，早已出了自己的大門，巷裏靜悄悄地，尙沒行人，出了巷，正待轉彎，驀地裏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戴着銅邊眼鏡，穿着大方馬褂，故意的迎面撞來。慧姑見這人不懷好意，忙把嬌軀一偏，雖沒撞個滿懷，然而慧姑的肩窩上早受着一擠，手腕上早受着一碰。這時路上又沒第三個人，街道又很寬闊，見得這一撞，全是邪意。慧姑心裏惱得甚麼似的，停了脚步，正待發作幾句話，這男子見慧姑停了步，自己也停了步。兩隻又饑又餓的烏珠，隔着玻璃，只向慧姑身上打轉，噀開上下嘴唇，露出又黃又綠又垢又膩的牙齒，恨得生吞活剝的把慧姑咽了下去……列位，倘是湖絲阿姐，豈腐面施，遇着這般壽頭壽腦的魔鬼，色眉色眼的瘟生，老大的

耳刮子早已打去，便算不打，也要千刀割萬刀，剔的罵將出來。慧姑卻不然，見着這人的模樣，早已作惡，誰耐煩同他多講輕輕的說了一句，那裡來的混帳人，掉轉嬌軀，匆匆的向前跑去。肚裏尋思，虧得扣着手套，不曾同這混帳人肌膚相觸。少頃回家，拚把這手套洗了，又濯濯了，又洗，只是這混帳人那裏來的，姓甚名誰，以後倒要提防他。：慧姑不知這人姓名看書的，早已洞若觀火，誰不曉得他就是伍青巖。青巖見女郎早已跑去，那裏割捨得，下蹣跚着兩隻腳，向後追趕，尙想冒到前面，擠這一擠，軋這一軋，然而鵝行鴨步的學究和那翩翩鴻的少兒，演習那長距離賽跑，孰勝孰敗，自然不消說得。可憐他跑得氣喘吁吁，額汗涔涔，向前望去，已望不見女郎的背影，只得停了脚步，喘了息一會，子心裏無可抱怨，卻怨着那「天足會」裏的發起人，真是作俑不仁，造孽不淺（怨得奇怪）。倘然方才的女郎，雙翹瘦削，蓮步婀娜，我便要跟他十里五里送他，一程半程，偏偏這女郎又是天然，雙足皮鞋格登登，宛比踏着風火輪似的，叫我那裏趕得上。又想到這女郎，眉目如畫，媚態橫生，不覺心頭卜卜的跳轉，念一想，今天尙有要事，且把這女郎的模樣兒，留到夜間，被窩子裏去細想，休得落魄，失魂誤了我的公幹。當下用着強制工夫，撇開了邪念，慢吞吞的走入一條巷裏，認明了一家的門牌，便即推門進去。列位青巖，畢竟走到誰人的家裏，原來這家不是別家，便是陸子才的住宅，正是。

冬烘腦袋

滿貯邪魔

天鵝在望

饑煞蝦蟆

第十三回

重色彩文人結習

悔鹵莽道士通疏

慧姑出門後，子才笑向朱氏娘子道：「孩兒的跑路，真似風一般快，方才眨得眨眼，他早已跨出了大門，似這般的。」

第十三回

重色彩文人結習

悔鹵莽道士通疏

跑路休說王媽趕他不上，便是我與他賽跑，只怕跑一次輸一次，跑十次輸十一次。（子才且落第，何況鵝行鴨步之青巖）朱氏道：「這妮子的兩條腿，操練得好，了學堂裏開運動會，他考過賽跑第一，你要叫王媽同他走，宛比龜兒同兔兒競走，他怎肯依從子才點頭道：『這便是婦女解放的好處了。』朱氏道：『昨天錦心在這裏也是議論些解放不解放，這解放兩字的真意，我可不大理會得。大約總是說婦女合該脫離束縛，自由行動的意思。據你看來，畢竟婦女該解放不該解放？子才道：『束縛兩字現在已不成了。說話婦女既不該束縛，當然要談到解放問題。然而家庭的束縛是容易解放的，社會的束縛是不容易解放的。』家庭的解放無非是限止婦女出門限止男女公開社交，這兩個問題倘要解放，家長開通一些便可辦到。有什麼煩難最難辦到的，便是社會的束縛。社會上牢不可破的習慣，便是把女子當做玩物看待。現在有程度的女子，果然不甘以玩物自待，然而在男子眼光裏看來，只怕依然逃不脫這個玩物觀念。原來這個觀念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剷除淨盡。歷來的文人學士都把婦女兩字當做文章裏面的一種色彩，胸頭有什麼牢騷有什麼惱恨，不肯爽快吐出口氣，却把婦女當做一部排氣機，滿肚皮的牢騷惱恨都要借着婦女的口吻排洩出來。胡謔甚麼『思公子』『憶佳期』『春閨怨』『秋閨恨』說來說去，那有甚麼好話說出婦女也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婦女做了男子的排氣機，怕不損了婦女的人格，然而還算把婦女當做高尚的玩物看待，等而下存之心益發不可問了。掛着香奩的招牌，傍着西崑的門戶，專把婦女的一肌一容一顰一笑做他們的消遣品。左一首『個儂』，右一首『無題』，寫得栩栩欲活，歷歷如真，詞句裏面總不免帶着幾分輕薄，果然出以蘊藉，出以含蓄，倒也罷了。那尤其不堪。

的盈篇累幅專揀穢褻上面去着筆。竟是雜事秘辛的演義。控鶴秘記的詳解。我也不必套着這學先生的論調。罵他們『誣譏閨闈引誘青年』。但就他們的設心而論。畢竟女子是甚麼。簡直是消遣的調侃的戲笑的狎侮的一種玩物罷了。文人學士尚有這般牢不可破的觀念。那些沒程度的人。自然不消說得。每逢女學校開會。滿座的男賓。挨挨擠擠。表面上說是展覽成績。倘然下一句誅心的批評。只怕其中心地。光明的寥寥可數。又逢女學生結伴旅行。每過一處沿路看熱鬧的。常有許多不堪入耳的議論。社會上的玩物觀念。既然不肯解放。自然有許多婦女不敢在外面亂跑。家庭束縛婦女。束縛得鬆。社會束縛婦女。束縛得緊。解放婦女的束縛。家庭社會須得兼營並顧。要是家庭的束縛已解放了。社會的束縛卻不曾解放。婦女的自身儘可把做男子看待。社會的待遇依然當做玩物相視。窮鄉僻壤。踽踽獨行。我們做男子的。果然不怕甚麼。難道青年婦女也可同我們做男子的一般行動。一般放心託膽。這一席話說得朱氏句句入耳。語語愜心。點頭播腦了一會。子便道。你的說話真不錯。方才你叫王媽陪慧兒出門。原來有這般用意。子才道。慧兒這妮子。並不是沒宗旨的女子。從這裏到車站。又不是窮鄉僻壤。便沒王媽陪去。：說到這裏。王媽攙着聰生。急急的來報。道外面有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求見。主人問他討名片。他說不會帶來。子才道。來人多少年紀。怎樣打扮。王媽道。年紀大約四五十歲。看他的打扮。不三不四。不上不下。說他是測字先生。又沒有字盤。說他是走方郎中。又沒有白布招牌。撲着兩隻大袖。大搖大擺的進門。聰官見了這怪狀險些兒哭將出來。聰生忙接嘴道。爹爹外面的老老嚇人。快取門門打他出去。子才聽着好笑。又不明白。來人是誰。連忙出去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那個面目可憎的伍青巖。正待動問來由。

青巖忙摘眼鏡高喚着子才先生槍上幾步一個揖深深着地嘴裏一疊聲的念道昨天冒犯冒犯唐突唐突荒謬荒謬死罪死罪誠惶誠恐誠恐這二十六個字一口氣噴出宛如道士通疏一般嘴裏念完方才平身站立子才益發莫名其妙請他坐定了細述來由青巖讓不敢坐推了一會子方才勉強在上首坐定眼觀鼻鼻觀心必恭必敬連眼鏡都不敢戴上子才道伍老夫子今日光顧敝廬有何見諭青巖垂着頭答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晚生此來專誠到府請罪晚生天生一個毛病三杯到肚便不識天地爲何物昨天在劉東翁席上貪飲了幾杯酒竟有限不識泰山嘴裏沒高沒低當着子才先生說了許多放肆的話後來酒醒了懊悔不迭便伸手到自己嘴巴上看着實實的打了三下而且自己還教訓自己的嘴巴道戒之哉毋多言言多必敗而且探聽得子才先生是一位博學鴻儒而且探聽得子才先生是劉府裏的舅老爺（連說三個而且可發一笑）自古道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子才先生既是劉府裏的高親貴戚便似金玉一般的身價晚生是何等樣人物真似脚底下的方磚方磚底下的泥泥底下的磕頭蟲（原來有此許多階級）昨天一時該死下賤的磕頭蟲竟爬到貴人頭上來子才先生滄海般量斷然不會介意但是晚生清夜捫心斷然不肯自恕從今以後便要改過自新立誓戒酒倘然再飲涓滴任憑子才先生要打要殺（又要借用打原壤的棒割雞的刀了）今天到府一來是請罪二來要求子才先生在劉東翁面前竭力吹噓格外包荒子才哈哈大笑道老夫子開口晚生閉口晚生這晚生兩字大欠斟酌論起年齡老夫子須是十年以長那有年長的向年輕的稱晚生的道理晚生兩字從此休提青巖道子才先生說得極是晚生從此不敢稱晚生了（又是兩個晚生）子才道老夫子既在舍親處教授西席

地位何等清貴增高先生的性格便是增高學生的性格老夫子倘把磕頭蟲看待看輕自己不打緊只怕連那令高徒都看輕了試問磕頭蟲教出來的學生成個甚麼東西青巖漲紅了臉一疊聲的道個是字子才道你說我與劉邦平結了親戚身價便同金玉一般須知金玉不金玉都憑着自己的性格同那親戚沒甚關係況且我與邦平雖是親戚却也各行其是並不十分密切金兒又不是我的嫡親外甥人微言輕你叫我吹噓些甚麼青巖聽得金兒不是子才的親外甥趕把低着的頭平抬起來忙問道劉少爺不是足下的親外甥他的親母舅是誰子才道昨天坐在第二位的柳小寶便是金兒的親母舅你要託人吹噓還是去託他若到這裏來打幹竟是南轅北轍了青巖一壁兒戴起銅絲繞腳的眼鏡一壁兒自言自語道原來這位柳小寶先生便是劉東翁的貴戚劉少爺的嫡親母舅昨天坐在第二位哦想着了白白淨淨的面皮三十多歲的年紀天庭又飽滿地閣又豐隆好一個福相咳嗽險啊險啊昨天在席上虧得沒有言語傷犯他：青巖這一派嘔嘔唧唧的話說得是很低低的子才坐在旁邊也有幾句入耳也有幾句不曾入耳看他這般失魂落魄的情形又是可笑又是可憐青巖却高昂着頭說道有話要動問你（曰低頭曰平抬着頭曰高昂着頭頭之階級是一步步向上曰子才先生曰足下曰你稱呼之階級是一步步向下甚矣階級世界之無一非階級也）方才說起的柳小寶先生住在那裏想你應得知曉子才冷冷的答道誰說不知曉小寶同着邦平又是郎舅又是中表小寶的老子的用寶又是邦平的岳父又是邦平的母舅現在年紀老了癱瘓在家住在上海小東門內小寶是行醫的門前有醫生招牌你要去找他趁着火車不到幾點鐘功夫便可會面青巖又問道這位小寶先生現在可會回到上海子才道這卻不

能奉答你。去打聽便了。青巖沈吟了片晌。離座告別。略把頭兒點了一點。撲着兩隻破袖子。大搖大擺的出門。而去。子才循例說了一聲。恕不遠送。青巖頭也不回。好像沒有聽得一般。子才又好氣又好笑。回到裏面。便把來講給朱氏知曉。朱氏笑得前仰後倒。說道。怪不得聰兒口口聲聲說要舉着門門打他出去。原來這般獸頭獸腦的怪東西。西門門不打他。卻打誰來。子才道。你別笑他。獸頭獸腦。他是一個極刁猾極勢利的東西。方才同我講話變了三種態度。君子有三變。小人也有三變。孔子說的鄉愿。便是他的變相。邦平引鬼入門。不知要鬧出甚麼亂子。我待去勸他一番。他爲了玉兒的事。又與我生了意見。忠言逆耳說也徒然。只索由他罷了。夫婦倆講些閑話。隔了一會子。慧姑從車站回來。買了一包糖果。給弟弟吃。談話中間。說及出去時候。被人衝撞的事。子才便疑及青巖忙問這人怎樣打扮。怎樣態度。慧姑一一說了。卻是件件般般不差。毫髮而且銅絲繞腳的眼鏡。又是大大一個。證據這人便是青巖。自然毫無疑義。慧姑所御的手套。放在肥皂水裏足足的浸了三晝夜。不在話下。單說青巖從子才家裏出來。連連喚了幾聲。晦氣。早知子才同邦平不大接洽。我怕他做甚沒來。由登門謝罪。白白的受了一頓教訓。真是撒被頭去討臭屁。倒盡了老子一百年的霉。又想昨天雖然開了館。正式上課。須在正月十六日。今天閑着無事。衣袋裏還存放着一塊大洋。這是學生送的贄儀。須得分一半給勉齋。趁那大洋沒有打碎的當兒。放在袋裏也可。計個吉利。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字經爛熟。一個銀元。照這樣的變化起來也夠了我伍青巖的下半世。受用青巖一路盤算。早已走到巷口。驀然間想到方才遇見的女郎。不曉得是誰家閨秀。心窩裏奇癢難搔。這女郎的面龐兒。又是嬌。又是嫩。講到嬌字。嬌得不亦樂乎。講到嫩字。捻他一捻。

只怕要捻出汗漿。呵他一口熱氣。只怕要融化。做餈糖。他方才是向西去的。論不定便要回來。仍打從這裏經過。我何妨等他一等。青巖想到這裏。便把眼鏡擦得淨淨的。在一家雜貨店門前釘住了腳。跟着頭只向西望。心窩裏胡思亂想。潮水般的湧上來。一時無可奈何。只把滿口的臭餿涎。狂吞亂咽。：畢竟胡思亂想些甚麼。青巖肚裏想得。出編書的筆下。達不出不是真個。達不出達了出來。不免唐突了這位高尚純潔的陸慧姑小姐。再說青巖呆呆的。站在雜貨店們前。頸兒伸得長。眼兒盼得酸。專望西面的人來。誰知西面的女郎沒有來。對面一家的階石上。卻站立着一個中年婦人。雙手叉着腰。只向青巖呆臉。青巖失魂落魄。並沒覺得這婦人卻暗暗的冷笑。一對男女兩旁站立。早惹起了往來行人的注意。說他們是乾坤班的藝員。卻沒換着行頭。說他們是雌雄黨的說書。卻沒抱着絃索。說他們是站雙崗的巡警。模樣兒很像。只是中國沒有女巡警。難道巡警的渾家幫同着丈夫在那裏站崗不成。大家揣摸不出是什麼道理。只落得個個側目。人人回頭。雜貨店裏的店夥見青巖當門而立。遮斷了買客的路。便高喚道。先生要買東西。請到裏面來。不買東西。請讓開幾步。這幾句話才喚醒了青巖的色魂。風魄一時覺得沒趣。便回身向店夥發話道。這裏立立不。打緊又不是。豈庶做的階石。怕人家踏破不成。你道我不是買東西。唔唔不是買東西。到這裏來做甚。現在受了你的氣。要買東西。也不買了。有了雪白般的。大洋怕沒處去買。東西說着。掏出一塊大洋。托在掌心裏。顛這一顛。銀元便翻了一個筋斗。店夥的眼光也隨着這銀元翻了一個筋斗。青巖賣弄了一會子。重把銀元納入袋裏。容轉身軀。大踏步跨下階石。却不防與那個婦人衝撞一個滿懷。正是

旁觀眼光 不離於掌 囊內有錢 開口便響

第十四回 跑街坊兩脚鬪雞 走門路一心拍馬

住在僻巷裏的阿巧娘。年紀約莫三十多歲。寡居了幾年。專替人家洗衣服。度口人。人都喚他做洗衣服的阿巧娘。他只會替人家洗衣服。卻不會替自己洗名聲衣服。越洗越清。名聲越洗越渾。他雖掛着寡婦商標。卻是抱着多夫主義。（寡婦商標。多夫主義。恰是一副對聯。）他這身體。原是公司性質投資的股東。有的說八九人有。的說十餘人。只爲他不會正式開過股東會。所以不曉得股東的確數。照着公司的章程。股東一次投資便可永沾利益。他的公司。卻不然。須得源源投資。才可保守這股東資格。要是幾個月不投資。這股東資格。立時消滅。股東裏面。都是些不趁不蘆的人物。這位冬烘頭腦的伍青巖。在三年以前。也是股東一份子。紅紙包裹的東西。孝敬了不少才博得這（多夫公司）裏的一紙股單。後來失了館地。阿巧娘翻轉面皮。取消他的股東資格。青巖不服氣。曾在這條僻巷裏。大動唇舌。繼以打架起了一個拆股風潮。來往行人。傳做笑柄。劉公館裏的老媽子。也會目覩情形。才有那天。屏門後的一番議論。（回顧第十回）青巖失了館地。算不得是西賓。拆了股分。又算不得是股東。東不東西。不西這幾。年來簡直成了個不是東西（趣語）現在青巖在劉公館裏做先生。西賓的西字早已恢復了。卻又偏偏同那阿巧娘狹路相逢。這便是恢復股東的動機。阿巧娘才向人家送了衣服。跨出大門。卻見青巖立在對面雜貨店門口。別轉了頭向西望。只道有意不理他。忽又想起昨天青巖坐了轎。向我巷裏經過。裝腔做勢。一陣乾欬。賣弄他有人抬着走。難道他近來碰了好運。一交跌在青雲裏。已脫換了從前的窮形。

極相然而看他這副打扮與從前沒兩樣。蘇秦仍是舊蘇秦，又不像交好運的人。這事有些蹊蹺，倒要探聽一個。下落他不肯走，我也不肯走，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立在那家門首，我便立在這家門首，他別轉了頭，我便又着腰看是他強過我，我強過他。（七他七我錯雜成文）後來青巖向店夥發話，掏出銀元在手，掌裏翻筋斗，這一道銀光直向阿巧娘眼簾裏射去，暗想：不得了，不得了！他果然得了些油水，懷裏一掏便掏出這個好東西。（青巖從前缺了這個好東西，所以成了個不是東西）他懷裏的好東西定然不少。（可憐止此一校，尚須與勉齋對分）有了這好東西，爲什麼不到我家來走動我？我本待不理他，看這好東西面上，須得我去湊他，從來和氣不蝕本，也是個生意之道。（公司又招股了）想定主意，便跨下階石，正待上去招呼他，可巧青巖答轉身軀，也是跨下階石來，兩不防備，彼此都撞了一個滿懷。青巖經這一撞，銅邊眼鏡又直溜的落下來，幸虧搶得快，方才扶上了鼻梁，正待發話，卻見是從前的情人阿巧娘，一時沒做理會處，要想發話，又翻不轉面皮，要想同他叙舊，又失去了自己的體統，當下不則一聲，冷冷的向阿巧娘瞧了一眼，只見他迷花着兩眼，上下眼皮止隔得一絲微縫，梁起着雙頰，堆滿了許多甜情密意，嘴唇掀動，露出焦黃的牙齒，只是吱吱格格的笑，青巖猛想到從前離異的當兒，這婆娘同是一雙眼睛，卻張得核桃般大，同是一副臉皮，卻纏得皮鼓般緊，同是一張嘴，卻咬牙切齒，只管罵人。他現在見我，交了好運，做出這般勢利模樣，要來趨奉我，落得不理他，要他一要也好，吐吐從前這口惡氣，當下搬動兩隻腿，只向前面跑去。阿巧娘那裏肯拋捨扭扭頭，只在後面厮趕着。（又要賽跑了，上次賽跑是女在男先，此次賽跑是女在男後）青巖鵝行鴨步，本來跑得不甚快，阿巧娘卻比不上。天足女郎，他是

個。纏。腳。的。婦。人。走。起。路。來。脚。尖。相。對。喚。做。鬪。雞。脚。甚。麼。禮。義。廉。恥。他。都。解。放。了。只。有。一。雙。鬪。雞。脚。他。捨。不。得。解。放。所。以。跑。路。時。候。跑。一。步。鬪。一。步。越。想。跑。得。快。越。是。鬪。得。利。害。跑。得。氣。喘。吁。吁。脚。上。的。雞。眼。陣。陣。作。痛。前。面。的。青。巖。卻。是。大。擺。大。搖。從。容。不。迫。相。離。只。在。三。五。家。門。面。左。右。這。回。賽。跑。當。然。是。青。巖。占。了。先。着。鵝。行。鴨。步。的。男。子。畢。竟。勝。過。了。鬪。雞。脚。的。婦。人。（可。名。之。曰。雞。鴨。賽。跑。與。上。一。回。龜。兔。競。走。作。對。）阿。巧。娘。再。也。熬。不。住。看。這。好。東。西。面。上。免。不。得。自。己。先。開。口。迎。合。上。去。一。壁。走。一。壁。喚。道。老。青。你。跑。到。那。裏。去。似。這。般。拚。命。的。狂。跑。簡。直。要。把。良。心。都。跑。掉。了。：。老。青。你。慢。慢。兒。走。自。古。道。快。刀。割。不。斷。的。恩。情。老。娘。與。你。相。識。了。多。年。多。年。不。好。也。有。一。年。好。多。日。不。好。也。有。一。日。好。你。怎。便。這。般。狠。心。鐵。打。肚。腸。鋼。打。肺。卻。把。老。娘。來。捉。弄。你。便。立。停。了。脚。與。老。娘。攀。談。幾。句。也。不。見。得。失。了。你。的。體。統。皇。帝。老。子。也。有。草。鞋。親。沒。的。這。般。勢。利。丟。掉。青。竹。竿。忘。卻。討。飯。時。：。青。巖。暗。暗。好。笑。這。婆。娘。被。我。捉。弄。得。夠。了。再。不。站。定。脚。跟。他。便。要。老。老。成。成。賭。氣。走。了。從。此。一。刀。兩。段。再。不。會。繼。續。舊。歡。我。正。是。意。馬。心。猿。捉。縛。不。定。同。這。婆。娘。鬼。混。幾。天。恩。情。聊。勝。於。無。也。是。好。的。這。婆。娘。雖。是。勢。利。他。的。主。見。卻。很。多。我。正。有。許。多。事。情。一。時。沒。商。量。處。與。他。商。量。商。量。自。然。得。益。不。少。區。區。草。創。之。婆。娘。論。討。之。免。得。孤。陋。寡。聞。愚。蒙。等。語。（熟。讀。千。字。文。）想。到。這。真。脚。步。兒。便。放。得。慢。了。阿。巧。娘。鬪。動。兩。隻。脚。好。容。易。追。到。前。面。合。着。笑。臉。道。我。曉。得。你。不。是。鐵。打。肚。腸。鋼。打。肺。你。的。心。依。舊。是。肉。做。的。青。巖。笑。道。你。的。心。是。甚。麼。做。的。阿。巧。娘。道。我。的。心。同。你。一。般。也。是。肉。做。的。從。前。一。時。氣。憤。相。罵。沒。好。聲。相。打。沒。好。拳。後。來。我。這。口。氣。平。了。便。時。時。的。惦。念。着。你。你。若。不。信。少。頃。到。了。我。家。裏。你。只。消。去。盤。問。這。阿。巧。小。丫。頭。管。教。他。一。五。一。十。都。告。訴。你。甚。麼。事。都。瞞。不。過。他。的。一。雙。小。眼。睛。他。也。時。時。的。惦。

念着。你常向我說。娘把乾爺趕到那裏去了。乾爺有說有笑。怪有趣的。多年不上我們。弄得這裏冷冷清清。沒做沒係。我只要向娘討取這個乾爺。（既有這個乾爺。必有那個乾爺。甚矣乾爺之多也。）娘快把這個乾爺還我。老青你想十二歲的孩子。直心直肚。腸想着甚麼。再也不會花言巧語的。難得他這般。惦念着你。你便不看我的薄面。看這小孩子份上。也該到我家裏去坐坐。講幾句知心話兒。我有上好的紅白壽眉茶葉。是堂信小江北送我的。一向攔起着。捨不得用。原是要等你心回意轉。跑到我家裏來。時泡給你吃。老青快快到我家裏去。我便泡一壺紅白對鑲的壽眉茶。醃醃的篩給你吃。也好討些好口彩。我們兩口兒。齊眉到老。永遠和合同。那紅白對鑲的壽眉茶。一般老青。你道好不好。青巖聽了。明知他甜嘴蜜舌。不是真話。然而落在耳朵裏。怪親熱的。宛比滑頭公司裏的招股廣告。天花亂墜。容易動人。不知不覺。便恢復了這個已經取銷的股東資格。男女兩個。緩緩的並肩兒走。阿巧娘跑傷了雞眼。走路時一蹺一拐。一高一低。嘴裏還喃喃的埋怨道。促狹的老青。今天把老娘捉弄得夠了。便算從前說話時。傷犯了你。但是脚上的雞眼。沒有傷犯你。你不該同我。雞眼作對。青巖笑道。你的雞眼。沒有傷犯我。我的眼鏡。也沒有傷犯你。方才把我蓬的一撞。險些兒把眼鏡都撞碎了。撞碎了我的眼鏡。宛似挖去了我的眼睛。阿巧娘也笑道。跑傷了我的雞眼。宛比砍掉了我的脚。當下兩人一路打扯。向着僻巷裏走。阿巧娘問及青巖。在那裏發財。老娘生了眼睛。從不會見你坐過轎兒。怎麼昨天却吆吆喝喝的。在巷裏出風頭。青巖便把劉公館裏請他做先生。一五一十的鋪張起來。阿巧娘聽了。樂得甚麼似的。忙說。原來你交了這般的好運。所以眼睛生在額角上。大模大樣。不理人。劉剝皮的大門。是容易進的。你既進了他的大門。宛比身入。

實山包管你吃着不盡不曉得你是怎樣修來的（青巖當答之曰：敲穿十八個木魚，坐破一百個蒲團）老娘也有一家親戚在劉公館裏執掌着重權，他的說話宛比金批御令，劉公館裏的人誰敢道個不字？真是沒有鬚的主。翁沒有坐位的主人，婆青巖忙問是誰。阿巧娘道：這人便是我新拜的乾娘，充當劉公館裏的管家婆。赫赫有名，你怎麼不知曉？青巖道：你原來有這位高親，失敬，失敬。你的乾娘便是我的乾岳母，待我寫一付梅紅全柬，用着「子婿伍青巖頓首百拜」的稱呼恭請。這位老人家到你家裏，朝南坐着待我，恭恭敬敬磕幾個頭。喚幾聲岳母大人，阿巧娘道：甚麼岳母不岳母，怪肉麻的，你只跟着我也叫他一聲乾娘便是了。這老人家每日飯後常到我家裏來坐地，你要見他，是很容易的，他也曾向我說公館裏新請一位先生，早晚便要開學，卻不料說着的就是你。你昨天才進劉公館的大門，新風新水裏面人都不大熟識，你若認識了我的乾娘，少不得在東家面前添幾句好話，你坐的冷板凳，便永遠不會搖動。這幾句話說得青巖點頭播腦，連聲道：是暗想我爲着「鞏固板凳」的問題，才向陸子才府上陪禮耐耐金兒，不是子才的親外甥金兒的親舅父，却是住在上海的柳小賓。我又沒機會同他聯絡，徐勉齋雖肯替我添好話，然而這是金錢換來的，我不給他錢，他便不肯替我幫忙。現在有了這條門路，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要聯絡這管家婆，須得聯絡這阿巧娘，便憐憫惜惜的向阿巧娘討好了幾句。一會子說你可慢慢兒走一會子，說你腳上的雞眼痛得怎麼樣了，看你這般一蹩一拐的，我的心頭彷彿有一萬把鋼刀在那裏攢刺我的阿巧娘，你可曉得我的一顆心比你腳上的雞眼還痛得利害（醜語）兩個勢利人談談說說，不覺已到了門前。阿巧小丫頭拖着黃膿鼻涕，恰立在門前，頑耍抬頭見娘來了，舞手舞

腳的正待撲到身邊，却見青巖陪着同走，趕忙濃濃的吐了一口涎沫，便道：「這多年不上門的窮鬼，又來做甚麼！個倒胃口，盛眉頭（六字可算工對）一壁說一壁抓了兩行鼻涕，對準了青巖，要想揮將過來，他娘趕忙做眼色，大聲喝住道：「阿巧，休得沒規矩，快快取了茶壺、馬口鐵瓶裏的茶葉，多攪兩把醃釀的泡一壺茶，給乾爺吃。」阿巧撅起了嘴，只不答應。他娘走到他身邊，咬了一會子耳朵。阿巧方才點點頭，依着他娘的說話，自去泡茶。這時一對男女已到裏面坐定。阿巧娘道：「老青，我的說話對不對你？多年不上門，把小孩子的頭頸都望得長了，方才他見了你，只抱怨你不上門，他究竟是小孩子脾氣，見了你歡喜得甚麼似的一時沒大沒小，沒規沒矩，嘻嘻開了嘴，把涎沫都淌了出來（這句包荒話，虧他想得出）一會子又怨着你鼻子一酸，兩管鼻涕再也留不住，他方才抓着鼻涕，要灑到你身上，真是又悲又喜，從心坎裏發出的真愛（愈說愈妙了）說到這裏，阿巧泡了茶來。他娘吩咐着濃濃的篩了兩碗把茶，盞放在草窠裏，用你的破棉襖塞住了，下半天乾外，婆到來便好篩給他吃。他是喜吃熱茶的，休得再篩冷茶給他吃，惹他說話回轉頭來，又笑向青巖道：「今天你橫豎沒事，便在我這裏吃飯，吃了飯，乾娘便要到來，你在這裏守候着他，見你來，意至誠自然，便竭力提拔你，只是我這裏的菜沒油的，豆腐白燂的菜不好請客，你昨天在劉公館裏吃高了嘴，只怕這些東西不對你的老胃，你要吃甚麼？」有錢不消過時辦。」你只拿出錢來，我便喚阿巧去買青巖正要利用阿巧，娘走他乾娘的門路，這個慳囊不由他不解破方才翻筋斗的銀元翻來翻去，翻不出這個掌心（如孫大聖在如來佛掌中翻筋斗）現在掏了出來，這一個筋斗便翻得遠了（是否十萬八千里）當下把銀元端相了一番，做個臨別紀念，顛巍巍的交給了阿巧，叫他

先在錢鋪子裏把銀元兌換了角子再到三珍齋肉鋪子裏買一角順風一角門槍順便買些花生瓜子白酒剩下的錢留心拿着早去早回休得在路上逗留阿巧接了銀元沒口子的答應着提了洋瓶歡歡喜喜的出門去了：列位沒有住過蘇州的見着這「一角順風一角門槍」八個字覺得無從索解編書的先來下個注腳原來蘇州熟肉鋪子裏有兩樣價廉的東西一樣是燒熟的豬耳朵喚做順風一樣是燒熟的豬舌頭喚做門槍每逢熟肉出鍋的時候勞働社會裏的人紛紛去買這兩樣東西以快大嚼耳朵喚做順風當然是一句歇後語舌頭喚做門槍編書的不得確解只得套着汗跡家的論調說一句「其義未詳」：再說阿巧出門後尙沒回來青巖在裏面坐着阿巧娘在門外洗衣服約莫十二點鐘時候阿巧娘忽然喊道乾娘今天難得早來請到裏面坐坐接着一個老婆子聲音的答道今天走了許多路正要到你家裏討杯茶吃青巖聽着覺得這聲音很熟正是

說着曹操 曹操便到 捷徑終南 此其先導

第十五回 咬耳朵媪媪不休 嚼舌頭津津有味

說時遲那時快門外的老婆子早已跨將進來瞥眼見了青巖便道阿呀老身來得不巧府上却有：這句話沒說完忽又詫異起來道咦這不是我們公館裏新請的先生麼說時青巖已離了坐搭起唱喏的架子提高教書的聲調兜頭一個肥喏脫口一聲乾娘倒弄得老婆子不好意思把手掩着這張乾癟嘴只是格格的笑這時阿巧娘把洗衣盆掇入裏面光着兩隻濕淋淋的手便道乾娘吃劉老爺的飯他也吃劉老爺的飯既然同在一

隻鍋子裏吃飯不是親戚也要認做親戚何況你老人家做得我的乾娘便也該做得他的乾娘我曾向你磕三個響頭他也該向你磕三個響頭說着把沫布沫乾了手拖過椅子便要硬揪婆子坐定了受那青巖三拜婆子道不行不行論起親戚你們是一張床上的人（與一隻鍋子相映）我受得你三拜自然也受得他三拜但是他既經做了我們少爺的先生紅毡單上受過少爺的全禮（青巖必曰不會受不會受）我雖強畢竟是個管家婆受乾女婿的拜不打緊受少爺師傅的拜却要折了我的草料這事斷斷行不得青巖道乾娘說甚麼客氣話小子伍青巖有緣得見你的金面正要常常聽你老人家的教訓這三個響頭值得甚麼就算乾娘爲了少爺的關係不肯受我的響頭這三個肥哈却是罷不成的說着便一而再再而三的連唱了三個哈婆子還想推辭却被阿巧娘硬揪在椅子裏分毫動揮不得在這當兒阿巧恰從外面進來左手托着順風門槍右手提着洋瓶嘴角唇邊掛着一分寬四五分長的两行油汁宛比絳蠟上灑下的燭淚一般青巖便接了他的酒瓶熟肉忙問道找下的錢在那裏花生瓜子在那裏阿巧啐了一口道怎便這般猴極馬惶又沒有火燒到屁股頭待我一件件交給你說着伸手在破棉襖袋裏掏出四五個紙包又掏出五個單角子十個銅元都交清了青巖掄指一算還缺少一個單角子問他要時阿巧道遠遠的跑了一踰這一個單角子便該給我做脚步錢青巖疼痛在心嘴裏不好說甚麼看這紙包時却成了一種印刷品而且不是石印不是鉛印（是甚麼印）却是完完全全的一種油印三個指頭的箕斗紋羅羅清疏的印在紙包上（絕倒）青巖冷笑道阿巧你既賺的腳步錢便不該在熟肉裏面揩油阿巧大聲道放你七十二個連環惡毒的黃狼屁（嗟乎一黃狼屁耳尙綴以十餘字之銜條世

人之喜綴銜條。又奚足怪。誰希罕你的熟肉。要揩你的油。青巖指着油印箕。斗紋道。你不揩油。何來這三個指頭印。阿巧強辯道。這是熟肉裏瀾下的油。沾了我的指頭。才印在紙包上面。青巖又笑道。便是瀾下的油。也不會滲到你唇邊。嘴角阿巧沒話可說。吐出了半個舌頭。東一擦。西一擦。把唇邊嘴角的油。汁都舔去了。消滅那揩油的證據。(絕倒)阿巧娘喃喃的罵道。不掙氣的丫頭。你今天改了志。變了相。怎麼餓到這般田地。昨天買了大東陽的白毛南腿。讓你吃。你不要吃。怎麼見了這些不上臺盤的豬耳朵。豬舌頭。便引動了你的饞蟲。干日不饑。一日饑。往日不饑。今日饑。真是一滴水落在油瓶裏。叫老娘的清淨耳朵。去聽人家嘲笑。不掙氣。不掙氣。削盡了你娘的面皮。青巖見阿巧娘生了氣。趕忙陪話道。你別生氣。我與他開玩笑。正所謂前言戲之。耳說時。駢着兩個指頭向鼻尖上。摩擦一下。婆子也從旁打扯道。哈哈。小覷了。這揩油手段。目今世界是個揩油世界。越是揩油。越交運。越是交連。越揩油。你看那赫赫炎炎的文官武將。誰不是個揩油好手。阿巧會揩油。將來一定會交好連女子家。雖做不得文官武將。但這官太太的福分。倒可十拿九穩。這幾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阿巧趕忙倒了一碗醞醞的茶。送給婆子吃。道。靠你老人家的福。依你老人家的金口。(十二歲的女子。便想做官太太)這幾句話。又引得衆人一陣噱笑。青巖舉着酒瓶。請婆子飲酒。阿巧娘道。這些東西。怎便好請客。乾娘年高。牙齒不堅。牢了你請他咬嚼。豬耳朵。真叫做老太太吃海。哲嘴裏鬧忙。你身邊還有五角多錢。乾娘愛吃紅燒四喜肉。你便到菜館裏。喚一次來。也不費甚麼。青巖聽着心頭一跳。暗想。這五角多錢。須得分給勉齋。當時曾有益。均沾的要約。(回顧第三回)均沾不均。沾將來終有一個辦法。現在初次進劉公館的大門。怎好不守要約。便拔

他的麵筋欲待不拿錢出來却恐怠慢了婆子自己杜絕了這條門路欲待拿出錢來又恐勉強見怪在東翁面前說壞話左右爲難進退維谷只得半晌開不出口阿巧娘冷笑道乾娘肯吃你的酒便是抬舉你小錢不去大錢不來肯不肯由你休得啞口無聲常着老娘扮鬼臉婆子道阿呀怎麼要點了菜請我吃酒我那裏有這般口福爲了罷青巖見他們拜着燒錢說話冷罵一時沒奈何只得把齋瓜分束修的緣由述了一遍婆子道吓姓徐的這般沒道理措油搯到醋瓶來了（措醋也非措油也）他措別人的油不干我事他措我乾女婿的油我一百個不答應今天這一次叫喜肉我本不想吃現在聽了你的話我老丈不服氣却偏偏要吃你這一次四喜肉你把五角錢日白的給我還不如孝敬你乾丈母吃一樣菜男子漢大丈夫寧可填城門休得寒狗洞你把這五角錢請了客姓徐的有什麼話你只告訴我乾丈母姓徐的敢相傷你一根汗毛自有我乾丈母替你出場哼哼諒這姓徐的也不敢怎樣生了他的人沒生他的胆阿巧娘湊過頭來同青巖咬了一會子耳朵無非說有了乾娘拍胸脯你怕姓徐的做甚再不喚菜老人家要生氣了青巖聽着他們的話胆兒一壯真個摸出五角錢差遣阿巧去喚菜卻把徐大宗師的要約拋撇在東洋大海（阿呀齊勉完了）那時搬桌子擺椅机婆子朝外坐了青巖阿巧娘左打橫右朝裏的一個坐位留給阿巧坐四喜肉尙沒送來先把順風門槍分作兩盆花午瓜子都打開了紙包婆子沒力只揀軟的吃夾了一塊豬舌頭納在嘴裏擦嘴一挪一挪的細細咀嚼（婆子喜嚼舌所以咀嚼豬舌頭）阿巧娘牙齒利害夾着豬耳朵利溜利溜的亂咬（阿巧娘咬了三次耳朵上兩次是假咬此次是真咬上兩次咬的是人耳朵此次咬的是豬耳朵）青巖見他們吃得起

勁不敢下箸。只是剝花生、西瓜子、胡亂充當下酒品。婆子嚼完了舌頭（豬舌）騰出舌頭（人舌）來講話。道：「你們倆個露水夫妻拆散多年了，記得那年活拆的時候，我也曾在巷裏瞧熱鬧。那時的你們倆竟另換了兩個。人男的提着錐鑽拳頭請女的吃，果粟女的揚着掌請男的吸五支雪茄煙。早知今日仍聚在一起兒，當初何必惡很很的分拆，真是船頭上相罵，船梢上白話。阿巧娘道：「乾娘虧你好記性。三四年前的事，怎樣記得這般清楚？」子道：「休說三四年，便是三、四十年，我都記得。我們公館裏的小柳太太、老柳太太還有上代的尤太太，我都服侍過的。三、四十年裏的事，我肚裏有一部詳細的清帳。青巖聽着敬了婆子一杯酒，連頌揚道：「老人家真是執掌朝綱的大人物。古來有三朝元老，你老人家可算得三朝元婆。婆子道：「乾女婿你別向我掉書袋。我是不識一字的。你念着這書句兒，我不曉得你是罵我還是讚我也許。面子上是讚我，暗地裏卻是罵我。我們老爺說人家只道『最毒婦人心』，其實不對。最毒的是念書人。這枝筆黑的說成白的，方的說成圓的，都是這枝筆在那裏作祟。都是這書句兒在那裏作祟。乾女婿你提起着書句兒，我便有些寒心。你不請我吃四喜肉，倒沒妨礙你。借着書句兒罵人，我可不容。應青巖忙道：「好乾娘，你別疑心。伍青巖是何等樣人，怎敢在乾娘面前使乖巧。我敢立個誓，倘然借着書句兒唐突你老人家，嘴巴上害一個大疔瘡，永遠開不出口。說時，垂着頭，挺着腰，做出那必恭必敬的模樣。婆子瞅了他一眼，笑道：「你昨天坐在我們公館裏的大廳上，也是這般模樣。這時老柳太太、小柳太太率領着丫環僕婦都在屏門背後瞧你。我說這先生很像阿巧娘的姘夫。老柳太太卻不信，說面貌相同的很多。你別認錯了。（補第十回所未及）青巖猛然醒悟，暗想方才他進門時，我覺得聲音很熟。原來昨天在屏門後

講話的老媽子便是他。趕忙央告道：「好乾娘，你好歹替我遮遮蓋蓋。老柳太太不信，由他。不信，你別把我們的西洋鏡都拆穿了。婆子舉着酒杯，晒了一晒，放下杯，答道：「你不用叮囑得，既做了我的乾女婿，我不幫你卻幫誰來。胳膊只有向裏彎，那有向外彎的？」阿巧娘道：「乾娘，今天出門，怎麼比往天加早？」婆子笑道：「我新學得一種隔夜神數。昨夜黃昏時，便猜定乾女婿要請我吃四喜肉，因此急急忽忽跑上門來。」阿巧娘道：「老人家慣會說笑，真個爲着甚事請講給我們聽？」婆子又晒了一晒，道：「這白酒很不弱，確是洋河高粱。」阿巧娘道：「乾娘別說酒，只把這件事說了，你不說時，我的肚腸根都癢癢的。一時爬搔不得，婆子道：「你別性急，我先問你一樁事。假如有人把許多錢財許多田產授給你，問你要不要？」阿巧娘道：「爲人在世，只貪圖些錢財田產，有什麼不要？」青巖道：「有人把這好東西授給我，你休說舉着兩隻手去接，便是兩隻脚也要擱了起來。」婆子道：「假如有人說這些東西我都不需要，你們想想天下可有這般人？」阿巧娘笑道：「有是有的，只怕是泥人、木人、石人、蠟人。婆子道：「泥人、木人、石人、蠟人雖然不會向人家要錢，但是人家有錢給他，他也不會搖手推却。現在我說的這個人，既不是泥人、木人，又不是石人、蠟人，明明是個會笑會跑會動的人，人家把現成的錢財田產付給他，他只亂搖着手拚命般的不要，你們想想天下可有第二個像他這般的人？」青巖笑道：「自從盤古到今朝，再沒有第二個像他這般的人。畢竟是誰請乾娘爽快快的講了，休得搖了半天船纜都沒有解他的錢財田產自己。既然不要，可能讓給別人受用。要是我伍青巖沾得一份兩份，他叫我做甚麼？我都答應。叫我做雞，我便提着嗓子囑囑的啼幾聲；叫我做狗，我便伏在地上獐獐的叫幾聲，說到這裏，兩道流泉竟向亂草堆裏直進的流下……」列位道：「句話不大，明瞭須得註。」

解。流。泉。者。涎。沫。之。謂。也。亂。草。者。鬚。根。之。謂。也。堆。者。言。其。多。也。直。者。涎。流。之。狀。也。百。忙。中。還。要。安。插。幾。個。之。乎。者。也。婆。子。正。待。開。口。早。見。阿。巧。小。丫。頭。引。着。菜。館。裏。的。司。務。送。菜。進。來。（婆。子。朝。外。坐。故。能。先。覩。爲。快。）這。又。方。又。正。又。肥。又。壯。又。濃。厚。又。鮮。明。的。四。喜。肉。（四。喜。肉。又。掛。着。這。許。多。銜。條。）映。入。婆。子。眼。簾。裏。真。個。是。眼。花。撩。亂。口。難。言。饑。蟲。兒。飛。去。半。天。送。菜。司。務。才。出。得。門。這。滿。滿。的。一。碗。四。喜。肉。早。矮。了。半。截。阿。巧。跑。了。這。一。蹣。既。沒。措。過。油。又。沒。賺。得。脚。步。錢。這。一。股。怨。氣。當。然。要。在。四。喜。肉。上。發。洩。青。巖。同。阿。巧。娘。要。讓。給。婆。子。吃。下。箸。的。當。兒。不。敢。稱。心。適。意。婆。子。儘。量。大。嚼。肉。兒。到。嘴。卻。縮。短。了。十。年。的。年。紀。（奇。語。）列。位。這。話。怎。麼。講。原。來。婆。子。的。兩。腮。乾。癯。得。不。成。模。樣。現。在。嘴。裏。塞。滿。了。肉。把。兩。腮。鼓。得。同。皮。球。一。般。皺。紋。都。不。見。了。編。書。的。說。他。縮。短。十。歲。並。非。扯。謊。只。可。惜。不。多。一。會。便。復。了。舊。狀。（否。則。四。喜。肉。化。爲。駐。顏。九。部。老。丹。矣。）在。這。大。嚼。的。當。兒。大。家。都。不。會。講。話。隔。了。一。會。子。青。巖。又。問。起。這。個。不。愛。錢。財。田。產。的。是。誰。婆。子。只。有。一。張。嘴。又。要。咀。嚼。又。要。說。話。嗚。哩。嗚。哩。只。是。說。不。清。楚。阿。巧。娘。唾。罵。青。巖。道。你。真。窮。昏。了。頭。腦。便。算。人。家。不。貪。好。東。西。也。不。見。得。這。好。東。西。便。落。在。你。手。裏。你。打。聽。他。做。甚。便。算。要。打。聽。也。等。乾。娘。吃。罷。了。再。細。細。講。給。你。聽。乾。娘。年。紀。高。牙。齒。不。牢。脾。胃。又。薄。弱。你。把。他。吃。得。噎。了。便。怎。樣。青。巖。受。着。排。揅。嘻。皮。笑。臉。只。不。做。聲。又。隔。了。一。會。子。婆。子。才。說。道。乾。女。婿。我。曉。得。你。等。得。不。耐。煩。了。原。來。這。個。人。不。是。別。人。便。是。我。家。的。大。少。爺……說。到。這。裏。又。轉。變。論。調。道。現。在。主。人。不。認。他。做。兒。子。我。也。不。配。喚。他。做。大。少。爺。只。說。大。的。便。了。這。大。的。今。早。從。北。京。來。信。裏。面。不。曉。得。是。甚。麼。話。老。爺。看。了。便。大。怒。道。他。又。來。教。訓。老。子。了。他。的。胆。子。比。磨。盤。還。大。信。裏。竟。敢。說。老。子。的。家。私。他。一。些。兒。都。不。要。只。要。老。子。肯。聽。兒。子。的。話。便。勝。比。家。私。十。

倍。哼。哼。這。是。甚。麼。話。難。道。他。不。要。了。家。私。做。老。子。的。便。該。聽。兒。子。的。教。訓。麼。小。柳。太。太。道。他。既。不。要。家。私。難。道。定。要。給。他。不。成。橫。豎。有。金。兒。在。身。邊。將。來。怕。沒。守。產。的。人。當。下。夫。婦。倆。密。議。了。一。會。子。便。喚。我。送。這。書。信。給。姓。陸。的。過。目。青。巖。道。可。是。陸。子。才。婆。子。道。便。是。他。我。送。信。去。時。姓。陸。的。已。出。門。他。的。女。兒。接。信。看。了。便。說。這。信。暫。時。留。着。候。老。子。回。來。再。說。婆。子。說。到。這。裏。忽。問。青。巖。道。姓。陸。的。女。兒。你。可。曾。見。過。青。巖。笑。道。沒。有。婆。子。道。這。又。奇。了。我。臨。出。門。時。姓。陸。的。女。兒。問。及。我。家。新。請。的。先。生。可。是。這。麼。樣。眼。鏡。那。麼。樣。馬。褂。四。五。十。歲。年。紀。走。路。時。一。擺。一。搖。的。青。巖。忙。問。道。姓。陸。的。女。兒。見。怎。樣。打。扮。婆。子。道。這。女。兒。樣。樣。很。不。弱。打。扮。也。風。光。戴。着。絲。絨。帽。圍。條。駱。駝。絨。巾。青。巖。不。等。他。說。完。便。知。道。方。才。碰。見。的。美。人。就。是。老。陸。的。女。兒。不。禁。又。驚。又。喜。起。來。正。是。

狗。苟。蠅。營。

互。爲。狼。狽。

掃。地。斯。又。

付。之。一。概。

第十六回

管閒事先生通內線

進良言游子寄家書

青巖因甚又驚又喜。編書的暫且弗論弗議。婆子道。老爺把這封家信。送給姓陸的過目。自有老爺的用意。姓陸的過了目。老爺將來不把家產傳給大的。他倆沒有話說。你們試想想。這個大的。又不痴。又不呆。從小時候。人人都讚他聰敏。怎麼一進了洋學堂。竟似鬼揀了頭腦。脂油蒙了心竅。偌大的家私。斷送在一封書信裏面。從來說一兩黃金。四兩福。他雖是財主人家的兒子。卻沒有做財主的骨頭。鬼使神差。寫出這般沒長進的書信。畢竟我們少爺福分好。完完全全得享受這份家私。青巖道。少爺端的好相貌。天庭飽滿。地閣豐隆。真個是天上財神人間活佛。我昨天受了他幾拜。到了夜間。全身骨節都作痛。險些兒今朝不能起身；說到這裏。忽見婆子聽的。

起立道：「啖春桃你來做甚衆人回頭看時却見門外跑進一個小丫頭約莫十六七歲阿巧娘認得是小柳太太身邊的春桃丫頭趕忙讓坐春桃不肯坐却立逼着婆子動身眼梢一瞟早見昨天在花廳上飲酒的西席先生也在這裏飲酒心裏一百個詫異難道洗衣服的阿巧娘也有錢延請西席先生辦了開館酒請他（股東也非西席也）婆子乖巧不待春桃動問便向他耳朵邊咬了一會子春桃抿着嘴笑道：「王嬌嬌你真開着乾貨店了乾兒子也有乾女兒也有乾外孫也有現作又添了一位書廚騰騰的乾女婿」（又腐又乾可稱豆腐乾）青巖起立道：「春桃乾姊姊也坐下飲杯酒乾娘尙沒用過飯略待一會子便好和你同走春桃不係他卻向婆子道：「老爺等你回覆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便差我來覓你我料得你又甚麼乾女兒家裏打坐把屁股黏牢了起來看時果然不出我料你究竟到過姓陸的家真沒有休戀着這幾杯酒耽誤了公事婆子道：「姓陸的家裏怎麼沒去過弄桃道：「既是去過便該去回覆老爺怎麼稱心適意的在這裏飲酒王嬌嬌快乾了這杯酒便走婆子真個喝乾了酒摸摸嘴便走阿巧娘道：「乾娘便算不吃飯也要擰把手巾擦擦臉才好出門似這般油嘴油臉的怎麼去見老爺當下便喚阿巧攥手巾請乾娘擦臉阿巧送過手巾婆子見這手巾攥得同油抹布一般怎好上臉又卻不過阿巧娘的情只得抖了開來在臉上擦這一擦誰知不擦猶可經這一擦覺得臉上冷冰冰濕黏黏膠住了一條蝸牛般東西（屁股不會粘牢面皮卻已膠住）趕把指甲剔去了原來不是蝸牛却是一條黃膿鼻涕乾（又是乾貨店裏的材料）婆子皺着眉頭連打幾個噁心阿巧娘不好意思一疊聲的罵女兒又把手巾在洗衣盆裏撻了幾下重取熱水擰了一把送給婆子婆子只擦了一擦手同着春桃忽忽自去不在話下青巖

阿巧娘送過婆子重歸原座。殘肴膿汁吃得精光。只因這一番聯絡早已打通了劉姓的內線。不但冷板檯上貼着保險的證書。并且裏應外合。將來或有意外的機緣也。未可知。青巖不免暗暗的歡喜。又想到方才姓陸的這副氣難侵的態度。却是可惡。他又不是劉小爺的親舅舅。怎配來教訓我。現在暫時忍耐着。好歹要借着他女兒身上發洩我這一口惡氣。阿巧娘心裏却也有一番得意。暗想青巖做了劉府裏的先生。我便是劉府裏的師母。將來起家。被跡都靠着這條門路。況且劉剝皮的爲人。雖是一錢如命。十分精刻。然而他有一種脾氣。最喜吃馬屁。戴高帽兒。在他們下的。只要會得趨奉。便可當得重權。青巖這個人。外貌看來。却是獸頭獸腦。其實是刁滑不過的。算得拍馬屁的健將。戴高帽的好手。劉剝皮一定歡喜他。相信他。將來執掌重權。真是十拿九穩。一條冷板凳上。倒可以翻出花頭。做出好戲；兩個人心裏各有絕大的希望。所以互相籠絡。互相利用。彼此打得火炭一般熱。這幾天內。青巖只在阿巧娘家裏鬼混。每天候着王嬌娥前來談話。乾娘長乾娘短。叫得沸天價響。把那劉公館裏的情形。打聽一個透徹。金兒的性情習慣。纖微曲折。一一洞曉。等到正月十六日。實行上課。金兒的脾氣。青巖早已摸熟。教授的時候。自然容易敷衍。金兒見先生識趣。放學入內。便一疊聲的讚先生好。柳娘子道。不枉你老子禮聘名師。果然請到了一位好先生。柳婆子道。去年趙酸鬼在這裏教書。孫兒偶然同他作耍。他便扳起臉皮。拍界方罵學生。全失了做先生的體統。現在這位伍先生打他不回手。罵他不開口。像這般的好耐性。才配做我孫兒的先生。我們大戶人家的孩子。在書房裏讀書。不過掛一個虛名兒。能了先生的脾氣。好了孩子讀得沈悶的。管兒借着先生開開心。尋尋快樂。便不會讀出甚麼病來。看不出姓伍的這般獸頭獸腦。倒是一位

品學兼優的老夫子王媽，聽在耳朵裏，暗暗告訴了青巖。青巖滿懷得意，不消說得書記徐勉齋把青巖薦進了公館。紅紙包裏的東西，言明利益均沾，所以他在妻子面前喜孜孜的說道：做了一次大宗師，按月多了六塊錢的入款，拜師有贊，敬逢節有節，敬姓伍的取一半，我也取一半。按月束修都在月底給發，十二塊大洋分而食之。按月六塊錢，真是不勞而獲。娘子道：你既多了六塊錢，便該在我身上想想。我穿的一件皮襖，還是小狗子出世的一年做的。現在破得不成模樣，你也不做新，給我穿也該替我換個面子。並不是我要出甚麼風頭，也是裝你做丈夫的體面。小狗子候在他老子身上，也是要這樣要那樣的一派要求。勉齋正在得意的當兒，便容納了他門的請求。大新年裏娘子的破皮襖果然換了假暉曦的面子。小狗子頭上戴着新帽兒，手裏還有金錢炮玩弄（伏線）。雖然利益均沾的六塊大洋尚沒到手，然而遲早終是自己荷包裏的東西。千穩萬妥，不怕青巖變了卦，所以放心託膽買衣料、買帽兒、布店、帽店裏都掛了帳。現在青巖開館多天，一塊錢的贊敬，不會分給他一半。第一個爆竹便不響，勉齋心裏早起了恐慌，趁着沒人的當兒，便向青巖理論。青巖高拱手低作揖，只說領到了束修一併酬謝。勉齋防他再變卦，說領到束修後，即日要要付款。青巖說決不拖延，只會錯時辰，不會錯日子。勉齋問他款的地點，青巖說富着學生的面，不便瓜分束修。屆時交款，只有這裏最妥當。原來兩人密話的所在，便是書房後面的臥室。這臥室並列兩間，右一間安放青巖的臥榻，左一間堆置什物，並沒人居住。果然是個妥當的所在（伏線）。勉齋見青巖這般說法，諒他不敢狡賴，便也沒有話說。只眼巴巴盼望付款的日期。青巖每天放了學，不是在阿巧娘家裏鬼混，定是在子才住的一條巷裏往來打轉。慧姑的閨名年齡早從王媽媽

那裏探得詳細，并曉得他雖已及笄，尙未字人，又聞得兩三年前，邦平想替玉兒去求親，柳娘子心裏大大的不以為然，說什麼陸家的女兒，在洋學堂裏讀了多年書，沾染了許多習氣，開出口來，動不動便是文明野蠻，將來過了門，我們做翁姑的那裏，看得上他的法眼。金魚缸裏出了黑魚精，只怕家門從此便要多事了。邦平素聽娘子的話，自然打消了這主意。然而娘子心裏還有一層意思，他哥哥柳小賓有一個女兒，名喚翠娥，恰與玉兒同年，想把翠娥配給了玉兒，與自己却有許多便利。玉兒雖不是自己所出，翠娥却是自己的姪女，有他做了監督，便不怕玉兒生出異心。況且祖孫三代都娶了姓柳的做媳婦，倒也可算得家庭的佳話。柳娘子也會把這層意思，同婆婆、柳婆子、丈夫、邦平商量過幾次。柳婆子同邦平滿口應允，十二分贊成。柳用賓與柳小賓自然情願，不消說得。偏偏玉兒從中作梗，斬釘截鐵般的拒絕，說自己尙在求學時代，談不到婚姻二字。便算提起婚姻，也須得着他的同意。像柳家的女兒，他決計不敢高攀。假如父母強行作主，把柳女娶了過來，柳女今朝進門，他便當夜去蹈海。柳女今午進門，他便當朝去蹈海。這幾句話，不打緊，早把柳氏婆媳氣得面皮都青。邦平也是一疊聲的罵畜生，該死。經這一鬧，柳姓的婚嫁果然暫時擱淺。柳氏婆媳對於玉兒的感情，也就一天齊似一天。這些話都是玉兒說給青巖聽的。玉兒計親不計親，同青巖沒甚關係，只當秋風過耳一般，不起甚麼感想。慧姑字人不字人，同青巖也沒甚關係，當然置諸腦後。然而不然，青巖聽到「尙未字人」四個字，竟直鑽心鑽入兩隻耳朵裏，既不啻諸腦後，也不置諸腦前，偏偏位置在頭腦中間。這個多煩，頭腦化做了最精良的珂瓏版（珂瓏與顯聲相似也），把這「尙未字人」四個字印得清清楚楚，再也不會模糊。他想想自己沒有妻子，慧姑也沒有丈夫。

我未成名。卿未嫁。前日的一度相逢。真是天作之合……列位青巖生。就這般嘴臉。難道他沒有自知之明。竟起這般妄念。原來青巖對於自己的妍醜問題。始終不曾解決。他在少年時。也會攬鏡自窺。其貌覺得這副尊容。委實難看。暗想我的面貌。不信這般醜陋。這面鏡子。靠不住。換了一面。也是這般模樣。他使認做鏡子。有意欺侮他。一時性起。把鏡子摔個粉碎。當做惡魔。看待從此二三十年裏。他竟避鏡若仇。立誓不再接近。劉公館裏的書房。左近本有一面大着衣鏡。青巖每每從這裏經過。只是別轉了頭。正眼都不瞧一瞧。他自己不承認面醜。所以在慧姑門前打轉的當兒。還只道是美貌潘安。定邀佳人。擲果然而青巖枉券脚步跑了多天。却不會見得慧姑一面。編書的丟下青巖。再把慧姑敘述一番。慧姑自從那天回來。後曉得攔路衝撞的。便是劉家西席伍青巖。一寸心頭。怎不惱恨。這副白絨手套。溼了又洗。洗了又濯。洗濯都畢。還攔着不肯用。又催着老子去告訴邦平。把這不長進的西席。辭去了。免得誤人子弟。才笑道。邦平延聘了這個東西。當做寶貝。一般看待。我把這話向他說。他怎肯信。慧姑道。信不信。由他。我們同他。誼關至戚。須得忠告一番。怎好坐觀成敗。子才點頭道。你的說話。也不錯。我遇見邦平時。須在有意無意間。點醒他的迷夢。若這時。便去告訴他。一來覺得我們的器量太狹。二來。昨天在席上。同青巖搶白。今天便說青巖的壞話。邦平不但不信。並且要算我有意誣讒。他的良師慧兒。你以後出門。須得注意一些。日今雖說男女立於同等的地位。然而社會上的惡習慣。仍把女子當做玩物。看待。朱氏娘子接說道。方才你沒回來的當兒。你爺爺正同我談論這個問題。子才歎道。社會上的道德。真是一敗塗地。像青巖這般的人。實在不可計數。還有一般沒教育的兒童。見了青年婦女。也是有意無意的惡作劇。我昨天經過一條巷。見有一個

女郎正在前面低着頭行走，驀地裏跑出一個頑童，手兒一揚，擦出一個金錢，砲着地時，一聲響亮，嚇得這女郎倒退幾步，面龐失色。路旁的行人不去責怪這頑童，反而拍手大笑。這女郎羞法，女郎又羞又憤，漲紅了臉，蹣入一條小巷裏去。我見了，老大吃不氣，喚住了孩子，待要教訓他一番。誰料說得兩三句旁邊，鑽出一個婦人，向我陪了一口道：「你走你的路，他放他的金錢，砲鵝食盆裏，要你鴨子來插嘴，倒盡了老娘的胃口。那婦人又向他孩子說道：『小狗子裏面來，休得聽他的混話。』（原來便是他們母子兩個）除了你的老子娘，誰配教訓你……我聽了，嚇得這婦人不可以理喻，只得快快走開。你想社會上這般景象，悲觀不悲觀？慧姑道：『刷新社會正是我輩青年的責任。今年暑假畢業後，我也要跟着錦姊姊在社會上盡些義務。爹爹你允許不允許？』才道：『你同錦心在一起兒辦事，再好也沒有怎麼不允許。開談了一會，子子才有事出門去，不多時，劉宅的王媽媽便捧着玉兒寄來的信，請子才過目。慧姑心裏詫異，接信看時，却是洋洋灑灑的一封白話信，寫得又是懇切，又是悲壯。大概說：（父親悔了這鉅萬家私，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經營的商業，都與貧苦小民有密切的關係。蘇杭兩地的緞莊、上海無錫的織布廠，父親投資最多，魄力最厚。歷年的盈餘，大有可觀。孩兒既做了富家子，怎不巴望父親的產業繼續增高。今年多十萬，明年多二十萬。』看到這裏，有八字旁批道：『此數言者，破有道裏。』似通非通，這篇別字，想是邨平的對筆。慧姑笑了一笑，又把這信看下去，道：『古語道得，好富人的資本，窮人的性命。富人靠着窮人擴充他的資本，窮人靠着富人養活他的性命。貧富相連，全仗彼此互助。才不鬧出亂子，孩兒雖是父親的親兒子，現在尚在分利時代，不能替父親生利。這些貧苦的機匠、織工，倒替父親掙得許多財產，他們便是

父親的親兒子父親果然把這機匠織工當做親兒子看待教訓時候須得教訓體貼時候只管體貼恩威並用才可以消弭將來的禍變父親上次來信以孩兒不要隨着北京的學潮胡行亂爲老人家的深思遠慮孩兒自當受教但據孩兒看來目前的墨潮不打緊將來的工潮卻是大大的可怕資本家再不覺悟將來捲入漩渦裏面只怕難以擺脫父親左右的人都是一般應聲蟲父親唯唯他們也唯唯父親否否他們也否否諒來不敢說甚麼逆耳之言孩兒替父親祝福替貧苦小民譴命才有這許多說話明知父親見了不喜歡然而心所謂危不敢不告父親怒我罵我不把家產給我儘可使得只要父親肯俯納我的說話」慧姑看完這信芳心可不住點頭然而字裏行間卻被劫平堅着許多橫子擱着許多粗點還加着許多別字的旁批信後還綴着幾行道「子才內兄讀此小兒荒唐之來信卽以此信交付來僱之手原物奉還千萬勿悟千萬要守比密得便速將駕臨舍間一談」看到這裏幾乎失聲而笑因老媽子在旁勉強忍住了王媽媽要討還這信慧姑道且慢留給父親看了再行繳還王媽媽臨走時慧姑問及青巖的容貌衣服果然同路上撞見的一一相符合心裏恨得甚麼似的王媽媽去後慧姑守候父親回家直到傍晚子方才回來看過這信不禁浩歎那時邦平又差僕人前來索還原信并約子才明天到公館裏商議要事一宿已過來朝正逢星期一慧姑讀書的學校卽於是日開課他便收拾書篋檢點舖陳雇人挑了堂前辭別父母忽忽的赴校上課這一去須隔了六天方能返家青巖在門外團團的打轉恰值慧姑在校裏琅琅的讀書不見一面却也怪無其然正是

僕僕往來

不惜脚步

眼福未修

鞋跟已破

第十七回 誤青春抱無夫主義 坐藍輿誇中將家風

慧姑這幾年來却在平江女學校裏肄業。這所女校原是私立性質。開辦了十餘年。曾經舉行多次畢業。倒也栽培了好幾個人。才向來辦理私立學校最困難的。便是經濟兩個字。一切設備。在在需錢。就算辦學的首解。慳囊職教員肯盡義務也。只可敷衍一時。終不是個長久之計。學校的經常費全靠官廳的補助。紳富的捐款。同那學生的學費膳宿費這幾項不敷用。應學校便不易支持。所以平江女校裏的校長十餘年來換過了七八人。就中也有幾位校長。先生上場的當早發表那最熱心最堅決的意見。不是說撤除郅以充經費。定是說變賣田產。以盡義務。慷慨淋漓的宣言。書田着五色紙。印刷幾百份。特開大會。廣請來賓。稠人廣坐。裏這一張張的宣言。書分執在手。宛比五彩蝴蝶。滿堂飛舞。誰不說這位校長先生。毅力熱心。一時無兩。竟是山欄叢中的楚子文。釵裙隊裏漢卜式。過了一年半。越這五旬宣言。書還涉褪。色然而這位校長先生早已脫離學校下臺而去。便算同人把他勉強挽住了。也挨不到一個半個學期。仍歸一走上臺時。彩烈興高。下臺時沒精打採。毀家興學的宣言。書同那脫離學校關係的廣告兩篇文章。相距總沒有多日。只更覺得替人便把楚子文漢卜式的榮譽。讓給他。人享受。歷來平江女校裏的校長都沿着這個慣例。現在這位校長却是素負盛名的安子虛女士受事。以來足足的三閱其暑。比着從前的校長。他可算得最有熱心。最有恆心的了。安女士的老子本是前清的官員。換了民國。甚麼實業廳長。財政廳長。他都做過。新官廳裏面着實掙扎些家私。他雖是河南省籍貫。只因久在江蘇做官。貪着蘇州山明水淨。風俗清嘉。在這裏置辦田產。建造房屋。也有三十多年。這位子虛女士生長蘇州。現年二

十九歲。也會在教會學校裏讀過書。只是不會畢業。便即自行退學。及笄的時候。他老子擇婿。甚苛。雖門求親的。本來不少。只是難於當選。偶然看中了。又要同女兒商議。叫他自放眼光。分別去取。初選權屬於老子。覆選權屬於女兒。這位子虛女士。又是眼高於頂的。不但注重門第。品貌。抑且有三大條件。做那擇婿的標準。一是二十萬以上的家產。二是二十歲以下的年齡。三是大學畢業的程度。這三大條件。便難倒了許多待闕。鴛鴦。覓偶。鸞鳳。休說蘇州城裏。覓不到這般的理想夫婿。就是全國統計起來。要完全有這三項。資格的。也是寥寥無幾。因此把子虛女士的芳齡。一年一年的蹉跎過去。後來他老子業已去世。自己又過了花信年紀。平日又喜吃肥魚大肉。胖。脾。壯。雞。不。知。不。覺。的。換。去。了。全。副。秀。骨。長。就。了。一。身。痴。肉。同。那。及。笄。時。代。的。模。樣。竟。是。天。差。地。遠。從。前。的。模。樣。亭亭倩影。三分是精神。七分是風韻。現在的模樣。團圓。肥面。三分是糟粕。七分是脂肪。從此安氏的階石上面。再沒有求親人的足跡。休說三大條件。令人望而却步。便是無條件的說合。只怕也沒人理會。子虛女士受這戟刺。便激成了他的一種不嫁主義。他有兩個哥哥。一個是南京政界裏的紅人。一個是省會裏的代議士。兩房嫂嫂。都在蘇州。還有許多姪兒。姪女。兒。雖不用他管理家政。然而覺得住在家裏。怪麻煩的。恰好平江女校裏。缺了校長。有人請他承乏。他便毅然不辭。便担任這教育專業。支持了三年。學額比前擴充。經費也比前充足。他又素與官場接近的。閩公館裏的太太奶奶。同他很有交情。所以他向官場募捐。憑你吝嗇鬼也須在這慳囊裏。面破費。一二只有登門向邦平募捐。却是一毛不拔。白白的費了許多唇舌。（映帶邦平）子虛女士把捐款。做了臨時費。學校裏的經常費。全仗公款補助。好在請款的當兒。自有兩個哥哥。從中帮忙。官廳素重情面。不來拮据。議會

全賴疏通那敢否決。所以學校裏的經濟部分倒也不生恐慌。平江女校的性質包括三個階級。一是國民小學。二是高等小學。三是中學。學生程度上的階級止此。三種學生貧富上的階級却是疊層層不可計算。陸子才在這學校裏也會助過捐款。又聞得裏面的科學雖不好說。並皆佳妙。但是英文算學二科卻可算得特色。慧姑的中文程度。經子才親自指授。早有根柢入校的宗旨。原想研究英算。以補從前所不及。他插在中學級裏。本暑假便要畢業。這番辭別父母。監着行李。逕向學校裏去。走近校門。早見門前熱烘烘。同學姊妹們到了不少。坐藤轎的。也有坐包車的。也有還夾着許多送上學的僕人。傭婦。此進彼出。你去我來。幾乎把門檻都要踏破。慧姑的行李自有校役照管。便把挑夫的力錢開發了。由他自去校門裏面一片廣場。兩旁種幾顆柳樹。杖杖看空枝。尙沒茁生新葉。中間一條水門汀的甬道。直達校舍。慧姑在甬道上行。走偶抬俏眼。早見對面校舍的樓上有許多姊妹們。穿得花花綠綠。都立在露臺上。瞧望他們。瞧見了慧姑。遠遠的先招呼起來。有喚慧姑姊的。有喚慧姑妹的。有喚密司陸的。也有點着頭的。也有舉着手的。也有揚着手帕的。慌得慧姑沒口子的答應。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就有兩個與慧姑最投契的。望見了慧姑。入門早已飛風也似的。下樓迎上甬道。你拉着慧姑的左手。我拉着慧姑的右手。操着西語說什麼。「黑斑牛和鹽鴨」無非是祝頌新禧的意思。慧姑也循例答覆了幾句吉語。三個人並着肩挽着手。齊着脚步。緩緩的在甬道上走。一壁兒走。一壁兒互相講話。這挽着慧姑左手的喚做蔣飛霞。挽着慧姑右手的喚做沈蓮芬。都是中學班裏同年級的學生。當下談談說說。跨上階石。左面便是校長室。右面便是應接室。中央三間並列。就是禮堂。門口交叉着國旗。堂上交叉着雛形的萬國旗。五光十色。映

入眼。籬好一個開學長象。飛霞、蓮芬都道：「你去見校長，我們在樓上等，你說罷。」釋着手，穿過禮堂，逕自上樓去了。慧姑轉入左面走近校長室的門口，先在櫻欄毯上躡去了鞋泥，然後把纖指兒在門上彈了幾下，裏面坐的子弟，虛女士揀着西語說了一聲：「克敏。」慧姑才旋着門鈕，推將進去。室內窗明几淨，陳設美麗，鋪着五彩的地氈，掛着雪白的窗幔。校長背着壁爐，坐在自轉椅上，閱看報紙。慧姑順手旋上了門，覺得裏面暖烘烘，同着外面的空氣相比，竟是炎涼不同。（炎涼兩字着眼）便把身體正向着校長行一個深深的鞠躬。禮校長忙即離坐還了半禮。（離坐還半禮）指着旁邊的沙發，請他坐了。慧姑待校長坐下，方敢就坐。校長肥胖的身軀，坐滿了一椅子，團團的臉上，架着一副克羅克眼鏡，茶青色玻璃，同那濃塗雪花粉的面龐，兩兩相映，煞是好。看當下校長旋轉椅子，同慧姑寒暄了幾句，且問及子才先生近日可好。慧姑欠身回答，無非是托庇安好的套語。在這當兒，又聽得門上剝啄有聲，校長也照例說了一聲：「克敏。」推門進來，却是一雙姊妹，也把門隨手關了。慧姑認得這姊妹，倆姓林，是學校裏的半費生。原來子虛女士接辦這學校時，生怕讀書的不能踴躍，便在章程上添一條。細則，凡是貧素人家的女兒，只收半費，以示體恤。後來學額漸漸發達，這條細則，便已無形的取銷了。但林姓姊妹，倆尚沒異業，既不能半途中止，又無力繳納全費。校長沒奈何，只得仍許他們倆享受半費的利益。好在學校的半費生，只有林姓兩生，收入上受些損失，卻也有有限。當下他們倆見了校長，也是立正了彼此，廝並着必恭必敬的行個鞠躬禮。校長略點一點頭，並不離坐。（略點一點頭，並不離坐）他們倆見校長沒話，吩咐便即退了出去，把門旋上了。校長笑向慧姑道：「本校的生徒，竟一年多，以一年了。蘇州的風氣，畢竟開通得早，赴校報名，肆

業的本屈有六七十人學額有限不能夠一榜盡賜及第說到這裏把電鈴捺了兩下不移時便有一個僕婦攬門入室校長吩咐你去請方師爺來有話面議僕婦答應着返身而出把門旋上了慧姑見校長有事起身告退校長道且慢我有話同你講慧姑只得又坐了校長道今年中學班裏新添一位姓方的教員是個秀才出身人家說他學問是很好的……話沒說完聽得室隅的電話機鈴聲作響校長便去接電話噲噲哇哇哇沒有不及格一定及格的說了一會子放下聽筒重復歸坐向慧姑道今年學校裏又要添一位闊同學這位同學不是等閒之輩便是張中將的女公子方才張太太同我通電話說他女公子已出公館到我這裏來投考……說時門上又剝啄有聲校長連說了兩句「克敏」卻不見推門進來便曉得門外的人不懂英語（此之謂門外漢）換了一句請到裏面來才聽得呀的一聲門兒洞洞開了走進一位長袍方褂的先生見着校長連連拱手校長欠身答禮（欠身答禮）慧姑也站起了校長雙方介紹這是方厚卿先生這是陸慧姑女士指着書案旁邊的坐椅請厚卿坐了厚卿不懂校裏的習慣不曾掩上了門慧姑便代他旋上了仍在沙發上坐下看這先生時花白鬚鬚黑蒼蒼的面龐約莫六六年紀駝腰曲背像個私塾先生却不像學校裏的教員（第三回中人物至此重提）在這當兒校長在抽屜裏取出一張名單付給厚卿說名單上有雙圈的試驗的時候一定要錄取有單圈的要從寬錄取沒有圈的憑着先生的法眼秉公去取便了厚卿藏着名單沒口子的答應離座入室又不曾將門兒掩上慧姑也想去遠遠的聽得校門外吶吶聲響校長揭開窗幔從玻璃裏望出去卻見四個黃衣軍士分站校門兩旁又見四個轎夫抬着一乘錫頂寶蓋呢的大轎四平八穩的抬入甬道後面還隨着

兩乘小轎聲勢異常顯赫。校長忙道：「張中將的女公子來了，便喚慧姑退出自己，直搶的出去迎接。」（出室迎接）慧姑退出室外，回頭看時，校長挪動又肥又胖的身軀，迎上甬道。這時大轎已打了戳，停着不動。在後的兩乘小轎先落了地，轎簾揭開，跑出兩個媽子，三脚兩步的抄到大轎前面，左右站立。大轎才去了轎，夾戳，噓了一聲。轎平。這乘大轎便安安穩穩的歇下一個媽子，打轎簾一個媽子，捧出這位中將女公子。從前是大脚的侍服小脚，現在是小脚的服侍。大脚這位女公子裙下一雙天然脚，倒要叫那蓮步娉娉的媽子從旁攙扶。他女公子見校長出接，立正了行，鞠躬禮。校長趕忙答禮。校長的腰比學生折得還下，學生折成九十度的直角，校長卻折成四十五度的銳角。（有青巖向門生磕頭，便有校長向學生折腰）慧姑暗暗的歎了一口氣，便不耐煩，再看還自上樓尋同學們談話，可巧這許多同學都在露台上，騰熱鬧，有些看得眼熱十分羨慕，有些連連的咂着嘴說：「他來到這裏充當學生，用不着裝腔做勢，擺這臭架子，正是人心不同如其面，論調不同如其口。」慧姑找着蔣飛霞、沈蓮芬二人，回到自己房裏談話。這時行李等件已經校役布置妥貼，慧姑略略整理，便請二人坐着閒談。好在二人與慧姑同住一間宿舍，彼此坐在牀沿細訴別後狀況，又漸漸說到校裏的事。蓮芬道：「你在校長室裏坐了良久，談論些什麼？」慧姑笑道：「談論些什麼，把我悶得够了，才說兩三句話。這個來看他，那個來看他，一會子揀電鈴一會子接電話，我要走他又拉着我談話，要同他談話他又事忙把談鋒時時打斷。現在又不是大冷天氣，壁爐裏燒得烈烈烘烘，我枯坐了四十分鐘，烤得面部都熱跨出了門，才換了一個清涼世界。飛霞道：「方才你上樓時我見你臉上堆着紅雲，心中正自詫異，校長同你談甚麼，值得這般羞臊。難道同你提起親事不成？」慧姑笑

道。你。道。我。臉。上。飛。起。紅。霞。照。這。麼。說。我。便。配。喚。做。飛。霞。了。飛。霞。撲。嗤。一。笑。道。我。要。取。笑。你。倒。被。你。取。笑。了。閒。話。少。說。今。年。我。們。的。一。班。裏。又。換。了。一。個。中。文。先。生。去。年。的。葉。先。生。思。想。頗。新。又。提。倡。新。文。學。我。們。得。益。很。多。逢。星。期。六。作。文。常。令。我。們。學。做。新。體。詩。怪。有。趣。的。因。其。校。長。把。他。辭。掉。了。却。在。舊。貨。攤。上。覓。得。這。個。老。古。董。來。做。我。們。的。教。員。慧。姑。道。管。他。呢。橫。豎。半。年。以。內。我。們。就。要。畢。業。古。董。不。古。董。由。他。去。混。鬧。我。們。只。須。在。科。學。上。用。功。夫。中。文。課。堂。本。是。我。們。休。息。腦。筋。的。所。在。認。什。麼。真。蓮。芬。道。你。的。中。文。本。來。很。有。根。柢。便。不。認。真。也。不。打。緊。我。們。的。程。度。淺。薄。……說。時。樓。下。的。零。零。的。零。零。一。片。搖。鈴。聲。響。打。斷。了。樓。上。的。說。話。慧。姑。曉。得。要。行。開。學。禮。了。便。隨。着。衆。人。下。樓。在。操。場。上。排。了。隊。魚。貫。似。的。進。了。禮。堂。唱。開。學。歌。行。開。學。禮。不。須。細。表。……校。裏。的。舊。生。在。禮。堂。上。行。禮。投。考。的。新。生。卻。在。課。堂。上。試。驗。國。文。監。考。的。教。員。便。是。新。來。的。方。先。生。慧。姑。行。禮。已。畢。閑。着。無。事。便。偕。同。飛。霞。蓮。芬。各。處。散。步。道。經。課。堂。這。時。投。考。的。新。生。約。有。三。四。十。人。都。在。這。裏。搔。頭。摸。耳。搜。索。枯。腸。慧。姑。隔。着。玻。璃。窗。望。將。進。去。見。這。位。方。先。生。高。坐。講。壇。巍。然。不。動。同。入。定。老。僧。一。般。黑。板。上。寫。着。三。個。文。題。一。是「天。圓。地。方。說」。二。是「用。夏。變。夷。論」。三。是「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義」。慧。姑。見。這。題。目。迂。謬。可。笑。便。不。耐。再。看。正。待。走。開。飛。霞。忽。拉。着。他。去。看。一。個。人。正。是

到處。炎。涼。

隨。地。階。級。

冷。眼。旁。觀。

能。無。於。邑。

第十八回

女公子姓名魁多士

老秀才著述冀千秋

飛霞拉慧姑去瞧一個人慧姑便停了脚步隨着他的指點隔着玻璃窗望將進去原來飛霞指點的便是方才

坐大轎的中將女公子只見他也坐在課堂裏面同那新生一起兒試驗他的面前放着長峯雙料的羊毫筆爛銀也似的墨盒攤着一本課卷大大的寫着三字姓名一個字要占五六個卷格寫得歪歪斜斜不成模樣彷彿是張女權三字（三字姓名口氣濶大）人家的卷上也有寫了三四行的也有寫了五六行的也有將近完卷的只有張女權的卷上除卻張女權再沒有第四個字（此之謂張女權）他卻從容不迫掏出了赤金質的懷中鏡盒左一照右一照一會子取出象牙小梳梳理鬢角一會子取出粉紙在臉上一按一按的補那殘粉他不是來應考彷彿是來試妝幾間課堂認做了妝閣一張書案錯比了妝台（此之謂張女權）飛霞忍不住要笑慧姑向他搖搖手再看蓮芬時早已遠遠的跑開將手帕兒按着嘴吱吱格格的笑在這當兒卻見校長安女士也到課堂裏來監視巍然不動的方先生瞧見校長進來趕忙離着座垂着手站立在講壇一邊駝背曲腰必恭必敬校長擺擺手招呼他坐了方先生還座後校長擺動這肥胖身軀卻在學生的座次中間往來監視原來學生的座次桌椅相連是用縱列式排比座次中間只有一尺多寬的空縫可通往來出入倘然校長在及笄時代從這座次中間行走不但毫無阻礙且有廻翔的餘地現在可不得了只得側着身軀跨行蟹步的走將過去（有鵝行鴨步之西賓又有螃行蟹步之校長遙遙相映）慧姑悄悄向飛霞道我與你到別處去散步立在這裏算做甚麼被校長見了便要起疑不道我是替人家傳遞便道我是替人家捉刀（反映下文）說着先自走了飛霞趕步跟上仍約同了蓮芬到後面校園裏去閑走蓮芬道我們的學校漸漸要變做貴冑學校了甚麼縣知事的姪女旅長團長的女兒都會跑到這裏來讀書架子十足程度毫無平時遇着同學們高插着眼睛大模大樣

不理人到了考試時奴顏婢膝四處去討救兵。慧姑歎道：現在各處學校都主張廢去考試，卻也不爲無見。飛霞道：方才黑板上寫的三個題目簡直不成了說話，倒虧這許多新學生，卻會就題作文，勉強完卷。慧姑姊，你的文才是素來敏捷的，只怕遇着這般題目，也要束手。慧姑笑道：這般題目委實一句也做不出，準備交個白卷。（反映下文）三個人散步了一會子，飛霞蓮芬又被別個同學喚去游玩。慧姑性賦清靜，只揀着無人處信步閒行，吸納新鮮空氣，校園左首圍着一帶麀眼籬，裏面兩株綠萼梅都已著花，枝幹杈杈戴着許多綠玉也似的花朵，又高潔又幽，舊嬌小玲瓏，盈盈欲笑。慧姑便不知不覺的羈絆了，雙足徘徊，倚只是捨不得走開。正在出神的當兒，忽聽得背後一陣脚步響，接着陸小姐陸小姐的叫喚，回身看時，卻是校裏的女役氣噓噓的趕來，一壁喘氣一壁說道：陸小姓把我尋得夠了，樓上也尋，樓下也尋，操場上也尋，禮堂裏也尋，只是尋不見你，虧得將小姐說起你在這裏。慧姑道：尋我做甚？女役道：校長安小姐喚我來請你，也不曉得是甚麼事。慧姑覺得詫異，趕忙去見校長，將近校長室，校長早在室門前打轉，望見了慧姑不住的招手道：慧姑來來，來有話與你講。慧姑便跟着校長入室，順手掩了門，校長隔着玻璃窗向外面望了一望，見有許多學生在草地上行走，便道：這裏不大穩便，同你到裏面去談話罷。便引着慧姑走入裏面的一間原來校長室劃分前後兩間，前間是辦事處，後間是存放文件處。慧姑見校長鬼鬼祟祟，心裏更自委決不下，校長拉着他同在一張沙發上坐下，湊着他耳朵說道：我有幾句秘密話，須得與你商議說時，又吞吞吐吐，似乎不好意思。一般慧姑滿腹狐疑，忽然想到方才飛霞取笑我說什麼提親不提親，難道校長真個有這意思不成？想到這裏，不覺面紅耳赤，起來低垂了粉頸，只不做聲。

都也奇怪。校長也不說甚麼。慧姑抬眼看時，校長的臉上也有微微的紅雲，從花粉裏透出暗想。一定是這個意思了。他也是個未出閣的閨女，替人家作伐，難怪他不便啓齒。隔了片晌，校長插手懷裏，掏出一張字條兒，授給慧姑。觀看慧姑接取在手，不曉得說些是什麼。覺得有些手顫（莫非是求親帖）。揭開看時，方才的滿腹疑雲一齊解散，然而一轉念間，又有許多疑雲起於方寸之地（奇怪）。原來這張字條寫着三個問題，甚麼（天圓地方說）甚麼（用夏變夷論）甚麼（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義）。卻與方才在黑板瞧見的一般。無二便曉的與自己親事沒關係，因此把滿腹疑雲解散了。轉念想時，校長把題目給我看，是甚用意。難道方才我們在樓上議論這題目，卻被校長聽得不成，想到這裏，疑雲又重重疊疊的散而復合起來。校長低語道：慧姑，這三個題目是今天試驗新生的國文題目。我方到課堂監視時，大家都是振筆疾書，陸續交卷。只有張中將的女公子不成一字，依舊是一本白卷。張中將是有勢力的人，張太太又同我拜過把子，又曾在學校裏捐過鉅款。他的女兒來讀書，是及格也要算他及格發榜的時候，又不好奉屈這位女公子去攬這張考試榜。這與張中將的面子有關，須得幹旋，須得把他女兒排列在前，然而不着一字，的居然高高在上，又怕同考的羣起不平。因此我要奉託你替他周旋。這三個題目，任憑你選擇一個，隨便替他做幾句，也不須做得長一二百字便夠了。你是文才敏捷的，又是對於本校很熱心的。周旋這位女公子，就是維持本校的常年捐，你是誼不容辭的說着，便在慧姑肩上一輕輕的拍了兩下，又在薄克上撕下一張紙衣襟上取下自來墨水筆，說道：紙筆都有，你隨意發揮幾句，是了。慧姑正待推辭，忽聽得外面電鈴響。校長道：我要接電話去。這事拜託你千萬守秘密，又連說了兩句。

(生客游河)的西語。選到外間去接電話。慧姑却不過校長的情分。沒奈何。拈筆在手。颼颼的寫了幾行字。比及校長接罷。電話慧姑早已套起。自來墨水筆。把這幾行字。用吸水紙吸乾了。一并授給校長。校長沒口子的稱謝。慧姑道。校長命不敢辭。寫便替他寫了幾行。但覺對於自己的良心；說到這裏。把下半句縮住了。校長聽着雪花粉的面龐。又微微的一紅。忙道。不礙。不礙。這是維持學校的苦衷。訴諸良心。也沒慚愧。慧姑你千萬莫講。給同學知曉。拜託。拜託。(既沒慚愧。何用隱瞞)說罷。扣着墨水筆。藏着文稿。呀的開了門。徑向課堂那裏去了。慧姑跟着他。出去。自向校園裏散步。暗想。校長踏上課堂表面上。監視作文。暗地裏替人傳遞。這般舉動。真不堪。訴諸天良。又想。校長從前的舉動。卻也光明磊落。怎麼近年以來。變做這般行徑。可見中將的勢力。卻能轉移人的素志。崇拜他的勢力。便是崇拜他的金錢。金錢之下。自有重重疊疊的階級。要人怎麼樣。便怎麼樣。無怪那平姑丈。靠着資財。雄厚。竟一天一天的驕蹇起來。他接到玉哥這封信。勃然大怒。家庭裏面。定要鬧出絕大的風潮。玉哥玉哥。我真替你擔憂。不淺。咧。慧姑思潮起伏的當兒。却又走到麕毚。離旁心裏有了感觸。便覺得同是一棵梅樹。怎樣綠沈沈的花兒。含着慘色。不似方才的盈盈欲笑。便不高興。駐步賞玩。徑回到樓上。尋同學們閒話。這天除行開學禮外。並沒有甚麼功課。須待來朝星期二。正式上課。應試的新生。不到正午。時分都已交卷。就是這位中將女公子。居然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隨着衆人去交卷。交卷出來。校長要留他午餐。張女權悶坐了大半天。早已歸心如箭。怎肯俄延片刻。便推託家中有事。要緊回去。校長也不便強留。携着他的手。相送下階。兩個嫺子。挪動裙下金蓮。兜兜的搶到前面。伺候上轎。四名大轎。夫四名小轎。夫遠遠的望見小姐動身。提起嗓子。照呼。

了。一聲走。攃。攃。轎。到。甬。道。中。間。小。心。伺。候。不。多。片。刻。校。長。携。着。女。權。已。到。轎。旁。分。手。作。別。媽。子。打。轎。簾。扶。小。姐。校。長。看。女。權。上。轎。鞠。躬。相。送。不。須。細。表。作。文。用。的。長。鋒。羊。毫。賽。銀。墨。盒。早。經。媽。子。收。拾。在。手。帕。裏。面。携。帶。上。轎。當。下。大。小。三。乘。轎。兒。魚。貫。也。似。的。出。了。校。門。門。外。四。名。黃。衣。軍。士。抖。擻。着。尙。武。精。神。搶。回。轎。前。左。右。護。衛。齊。着。脚。步。兒。陸。軍。靴。囊。囊。作。響。一。時。揚。威。耀。武。簇。擁。着。這。塊。沒。字。碑。徑。向。中。將。公。館。裏。去。按。下。不。提。且。說。校。長。送。過。學。生。催。着。中。文。教。員。方。厚。卿。趕。緊。閱。卷。下。半。天。便。要。放。榜。午。飯。後。方。先。生。坐。在。教。員。預。備。室。裏。面。前。面。着。試。卷。同。那。校。長。交。下。的。名。單。看。一。本。在。名。單。上。檢。查。一。次。有。雙。圈。符。號。的。把。來。都。取。了。有。單。圈。符。號。的。取。了。十。分。之。九。沒。有。符。號。的。便。由。着。他。胡。批。亂。抹。大。約。也。取。了。十。之。四。五。只。有。張。女。權。一。卷。名。單。上。不。圈。着。雙。圈。這。篇。文。字。又。是。一。氣。到。底。頗。覺。矯。矯。不。羣。只。可。惜。有。幾。個。誤。字。稍。形。缺。點。方。先。生。使。描。摹。卷。上。的。筆。跡。代。他。改。正。了。然。後。磨。得。墨。濃。蘸。得。筆。飽。鍊。條。般。的。圈。兒。層。層。密。密。從。首。句。直。圈。到。末。句。卷。面。判。着。幾。行。評。語。說。甚。麼。有。書。有。筆。不。蔓。不。支。揚。之。高。華。按。之。沈。實。雷。霆。精。銳。冰。雪。聰。明。玉。磬。聲。徹。金。鈴。個。個。圓。把。從。前。八。股。文。上。的。評。語。一。古。腦。兒。都。寫。上。了。卷。面。……

原。來。八。股。又。廢。止。已。久。八。股。文。的。評。語。却。不。曾。隨。着。八。股。文。一。齊。廢。止。不。但。方。先。生。的。筆。下。不。脫。八。股。窠。臼。便。是。現。在。學。校。裏。的。國。文。課。卷。只。怕。也。有。許。多。八。股。評。語。大。書。特。書。在。上。面。可。見。八。股。雖。然。廢。止。八。股。的。潛。勢。力。卻。依。然。存。在。國。文。教。員。裏。面。八。股。出。身。的。諒。來。不。少。專。把。教。授。八。股。的。方。法。教。授。國。文。選。擇。八。股。的。方。法。選。擇。國。文。評。判。八。股。的。眼。光。評。判。國。文。在。舊。學。家。說。起。來。真。是。一。髮。千。鈞。斯。文。未。喪。其。間。有。絕。大。的。關。係。只。可。恨。藉。地。裏。鬧。出。甚。麼。新。文。學。專。同。那。些。八。股。氣。息。的。教。員。作。對。無。怪。他。門。叫。起。撞。天。的。冤。屈。……

閱。文。剪。斷。且。說。方。先。生。看。罷。試

卷排定了名次。心裏異常得意。暗想：去年我同着老廉兩個到徐勉齋家裏謀幹館事，卻遭他一場奚落。說我們年逾六旬都不合格，便下了逐客令，催我們出門。（回顧第三回）老廉回家便氣出一場大病，現在尚沒復原。我算天大運氣，打幹得這般美缺，方才考試的當兒，高坐堂皇，看這許多女弟子作文，真所謂不世之遭逢。罕有之盛舉。從前袁簡齋先生廣收女弟子，也沒有這麼樣多。我在女校裏多教幾年書，手頭寬展了，也可刻一本女弟子文選標榜才名，提倡風雅，只怕千百年後方厚卿三字大名也要膾炙人口，與簡齋老人一般無二。想到這裏，便下勁的挺一挺腰，只可惜背上壓着一座山峯，依舊是駝背曲腰，不能挺直。當下捧着試卷名單到校長那裏去銷差。校長見張女權一卷取列高等小學班第一名，便說：先生老眼無花，佩服佩服。今天不上課，先生請回。明天來，厚卿得意揚揚，回到家裏不在話下。校長立請女書記鈔錄名次，實貼校前，隨即擺動肥胖身軀，走到電話機邊，鈴聲的零零，便說：接中將第張公館……太太在家麼……在家請他談話……太太恭喜你，令愛考列第一名……太太休得這般說，一來是令愛的大才，二來是敝校的榮光……再會再會……不提校長打電再話，說校裏的生徒探聽得張中將的女兒考列第一，也有羨慕的，也有疑感的。飛霞、蓮芬兩個都向慧姑說道：這事詭異不詭異？方才我們在課堂外窺望張女權的卷上，並沒見他寫甚麼，怎說披露的時候卻是袁然首選？慧姑聽着，暗暗好笑，吃了油火蟲肚裏雪亮，却又不便說出假意兒道：作文的習慣，各各不同，文章的來源也是各各不同的。有的顛頭播腦，他的文章是從腦蓋骨裏搖出來的；有的搔鬢摸耳，他的文章是從太陽穴裏抓出來的；有的兩眼翻得白果似的，他的文章是從眼睛裏眨出來的；有的嘴裏噏噏作蒼蠅聲，他的文章是從牙縫裏迸

出來的這些都不好算。做上品惟有安坐從容不動聲色。人家見了。只道他無所用心。誰知他暗地裏預備腹稿。腹稿已成。自然一揮而就。文不加點。方才這位張女權女士論不定也。在那裏起腹稿。這一席話說得大家似信非信。都道待他來校上課時。便知端的。我們議論他做甚。當下散步的散步。閑談的閑談。課溫的課溫。這天容易過去。來朝清晨一陣鈴聲。搖醒了各人的清夢。慧姑隨着衆人起身梳洗。都畢。正待上飯堂進早餐。忽聽得隔壁寢舍裏一個同學提高着嗓子一疊聲的喚。那校役張媽慌得張媽腳不點地的奔將過去。那個同學道。張媽你快到新開的萬源館裏喚一碗輕麵。重澆寬湯。免青的。大鴛鴦（名目甚奇）魚要肚檔肉要硬。大精頭還要底澆。硬麵加紅油。一件都不可少。你記得麼。這累累墜墜的話。卻把張媽纏昏了。正是

別翻花樣

巧立奇名

無怪備婦

說嘴不清

第十九回

鴛鴦麵名目繁多

龍蝦精形容畢肖

這位女學生吩咐張媽買一碗麵。累累墜墜。說出八九個花樣。並且一件都不可欠。張媽雖然諾諾答應。但是記得了。這樣忘卻了。那樣一時卻沒做理會處。又曉得這位女學生是龐旅長的女公子。聲勢赫赫。很有脾氣。他說怎樣便怎樣。校長都懼怕他。三分何况區區一個校役。當下撮着笑臉說道。貴珍小姐。請你再說一遍。免得我臨時忘卻。龐貴珍罵道。青肚皮的猴子。你耳朵裏沒塞黃豆。怎麼聽不明白。從來好曲兒不唱三遍。算我晦氣。再向你說一遍。你拉長着耳朵聽了。紅兩鮮的大鴛鴦。輕麵重澆。寬湯免青。加紅油。做底澆肉。要硬。大精頭不要。瘦五花魚。要肚檔。不要。摠水快去。快來休得欠缺一樣。欠缺了。抽你的筋。剝你的皮。貴珍說時。又是快。又是響。

張媽聽得咕咕括括放着鞭砲似的比着第一遍又多了些花樣怎敢再向他動問只得快快的退出……列位麵便麵了怎麼有這許多講究原來蘇州人的性情習慣比衆不同豆腐般的肩膀擔不起重量芝蔴般的胆子受不起風險件件樁樁都肯退讓獨有一飲一啄一茶一飯却是掂斤播兩標新立異一些兒不肯將就上海要算是繁華地方任憑什麼東西應有盡有然而茶點上面沒有蘇州這般頂真上海茶寮裏只有紅茶淡茶蘇州茶寮裏便分出甚麼君眉壽眉雨前雨霖龍團螺春一逢夏令不是泡一碗洋蓮湯定是泡一碗雙花點湯的紅龍鏤上海麵館裏也不過直截爽快的鷄麵鴨麵魚麵肉麵蘇州麵館裏花色便多了名目便繁了細針密縷五花八門在下要把他調查清楚一樁樁寫將出來却没有許多閒工夫千言萬語編撰這篇麵館裏的說明書現在單把龐貴珍點出的花樣略加疏解寫幾句簡單的說明書列位沒有到過蘇州的看了也容易明白原來蘇州麵館裏凡是佐麵的鷄鴨魚肉一例喚做澆頭一碗麵堆着兩樣澆頭便喚做鴛鴦堆着鷄鴨澆頭就是鷄鴨鴛鴦堆着蝦蟹澆頭就是蝦蟹鴛鴦又喚蝦蟹糊塗此外又有小鴛鴦大鴛鴦把猪肉切成小方塊紅湯煮熟了喚做臊子肉又喚做滷子肉另把黃鱔絲鑲配做澆頭喚做小鴛鴦又喚做鱔鴛鴦前人吳門雜詠詩道紅日半窗剛睡起阿儂澆得鱔鴛鴦可以算得有詩爲證大魚大肉鑲配做澆頭喚做大鴛鴦又喚做紅兩鮮貴珍所說紅兩鮮的大鴛鴦便是這般解還有輕麵重澆是說麵要減少澆頭要加多寬湯免青是說湯汁要寬些葱蒜要免除加紅油便是另加魚油做底澆便是把澆頭藏在麵底肉要硬膘大精頭是說揀選精肥各半的肉不要瘦五花是說不要一層精一層肥的五花肉魚要肚檔是說揀選魚肚上的肉不要揔水是說不要魚尾巴這一篇

累累墜的話。比着魯智深在狀元橋買肉棟精棟壯棟寸筋軟骨還要加倍挑剔加倍痞痞（嬌小姐勝過莽和尚）貴珍雖不是蘇州人卻在蘇州住了多年對於蘇州的習慣早已起了同化作用飲食上面自然異常考究。話休累墜接說貴珍吩咐張媽的話隔舍的慧姑聽得句句入耳正在嗟歎的當兒卻見張媽走進自己的房裏輕輕的央告道陸小姐費你的貴手替我抄寫一篇帳慧姑忙問什麼帳張媽道龐小姐點出的名目聽了兩偏委實弄不清楚你在隔壁料想聽得碧波清多謝你替我抄寫在紙上買麵時使不會弄錯就算麵館裏人不識字也好請識字的念給他聽好小姐千萬替我寫一筆免得回來時推罵慧姑見他說得可憐真個替他抄寫了手裏寫時心裏卻起了貧富階級感想沒來由做了兩次捉刀人無非受那階級的迫壓階級階級實在是一個惡魔慧姑心裏想時手裏卻幾乎抄錯了趕忙拋撇了念頭把這一氣抄完付給張媽張媽千恩萬謝接了字條便去臨走時嘴裏輕輕的說道現在柴荒米貴許多窮人乾着肚皮過光陰富的不知窮的苦有了麵吃還要點精點壯裝頭裝尾擺這臭架子（朱門酒肉臭道有餓死人）慧姑聽着又起了感觸現在米價飛漲一斗米一千多錢貧苦小民終日勤勞不能博一飽資本家不但不憐念他轉在那裏販米出洋斷絕小民的生命聽得父親說邦平姑丈也是米蛀蟲的一分子販米出洋他都有分似這般剝削窮人怪不得玉哥要寄這封諫父書。這時樓下一陣鈴聲樓上大部分的寄宿生都到飯堂上去早餐另有小部分的寄宿生得着校長的特許可以不上飯堂聚餐要吃甚麼不是喚校役上街購買定是吩咐廚房另行置辦慧姑是深惡階級制度的自然隨着大部分去聚餐不消說得餐罷隨班上課沒有甚麼可說比及上了國文課堂受那方厚卿先生的

教育大家都吃了笑藥似的這邊嘻嘻嘻嘻那邊哈哈哈哈混笑了一會子迂謬朽腐的教師同那流利活潑的生徒聚在一堂自然處處都見笑話樁樁都是笑柄這一點鐘的教授別的成绩都沒有卻作成了方先生一個徽號只爲方先生第一天來上課改換了全副行頭不知那裏借來的醬色袍褂披着在身要想遮蓋遮蓋這副酸氣跨上講壇時纏着弧綫形的背脊背脊越趨越趨頭顱向越前方伸出這飄飄蕩蕩的白鬚映着醬色袍褂越趨是紅白分明論這模樣竟同放大的龍蝦一般課堂裏幾個刻薄學生便替方先生上了一個徽號喚做龍蝦教員又喚做龍蝦精其實方先生的醬色袍褂只穿得一天到了來朝便不像鮮紅的龍蝦了無奈這個徽號已定便永遠不能取消龍蝦教員從此叫得怪響（龍蝦教員與鵝鴨西賓螃蟹校長鼎足而三）忽忽數天沒有甚麼重要事可紀只有這位張女權女士每天到校總是乘着大轎護衛着軍士吆吆喝喝從熱鬧叢中衝撞過來到校以後也不過幾句『某兒大悅』『童大哭』『張生告李生甲生誥乙生』的國文教科書午後兩三點鐘學校裏尙沒下課那四名黃衣軍士又從中將公館裏押着藍呢大轎運來平江女學校迎接小姐女權收拾了國民教科書大模大樣上了轎又是吆吆喝喝從熱鬧叢中衝撞過去蘇州市上的街道本不甚闊沿路又敲着魚桶菜擔以及一切趕市的東西往來有轎有馬又加着一種鑼鑼鈴鈴聲的包車亂七八糟的當兒突然來了四名衛兵一乘大轎雄赳赳氣昂昂飛也似的經過讓都不及讓避都不及避女公子出足風頭小百姓吃盡苦頭這一冊國民教科書讀畢熱鬧叢中不知撞倒了幾隻桶傾翻了幾副擔踏爛了幾棵菜踹破了幾個蛋（寫得聲勢赫然）校中住宿的學生都眼巴巴盼望星期六回家以便家庭聚首樂叙天倫慧姑這時思家尤切

一來。掛念着父母。二來。掛念着劉氏家庭。可有甚麼意外風波。到了星期六。只望完了功課。早早回家。然而光陰的遲速。同那心理學有密切關係。時間最長。沒有長過星期六。最後一課的鐘點。全級學生的眼光。都注射在壁鐘上面。捱過一分一秒。委實把肚腸都要磨細。頭頸都要拉長。好容易一陣鈴聲的零零搖搖。將起來。直使朵朵心花。一齊怒放。課堂門首。一擁而出。收拾東西。急急匆匆的回。去校門左右。七縱八橫的。轎兒車兒。都在那裏伺候。便是不用車轎。也有傭婦。丫環。前來接取小姐。就中最闊綽的自然要推那藍呢大轎。黃衣衛士。最可憐的。只有那半費生。林姓姊妹。由他們自行返家。既沒有車轎代步。又沒有傭婦陪伴。人家歸去。都是快快活活。度那休息日子。林姓姊妹。歸去。却要幫着老娘。做活計。成日成夜。那有片刻閑暇。所以休息日三個字。適用於一般生徒。却不適用於林姓姊妹。就他姊妹倆的眼光。看來。說甚麼休息日。簡直是個勞動日（可憐）。這些都是後話。暫緩交代。單說慧姑課畢以後。辭別了校長。步出校門。偶抬俏眼。卻見王媽。也在人叢裏。相待慧姑。把手一揚。王媽挪動小脚。這個肥胖身軀。從人叢裏擠出。趕把慧姑手裏的東西。接了。慧姑道。你拿了東西。慢慢兒走。我自先行。不要你陪送。王媽鬼張鬼智的。說道。不行。不行。太太吩咐我。陪着小姐同行。休得遠離。又湊過頭來。輕輕的。說道。小姐。你留心。着前天上門的怪東西。今天也在這裏打轉。多分不懷着好意。慧姑忙向四下看時。但見十餘步外。立着一個面目可憎的。伍青巖。正把眼鏡卸。下在破袖上。擦拭玻璃（竟是拭目以待）。慧姑乘他沒有看見。把王媽一拉。竟是忽忽的走了。王媽緊緊跟着。兩隻小脚。支撐着肥胖身軀。氣喘吁吁。那裏追趕得上。虧得慧姑時時停步。等待轉彎抹角。只揀清靜的地方行走。青巖擦拭眼鏡。準備把慧姑看個十分飽解。他多天的眼饞。可巧慧姑

出門他正卸落眼鏡。明明在他眼前，他卻絲毫不覺得。比及眼鏡拭淨了，架上鼻梁，早見花花綠綠的女學生三三五五的從校裏出來。這個也好，那個也好，青巖一雙餓眼，弄得應接不暇。口裏刻着兩句孟子說甚麼魚所欲也，熊掌亦吾……書句不會念完，驀聽得一陣吶喊道：站開！站開！這護衛張女權的四名軍士，見青巖障礙去路，一壁吶喝着，一壁伸手把他攔開。青巖咕喃半仗勢欺人，擺什麼……拍的一響，把青巖下半句說話打斷。罷掌沒有吃，吃了一記巴掌，踉踉跄跄倒退了四、五步。銅絲繞腳的眼鏡，撞下鼻梁，又受了第二次的別足刑。趕緊拾起，已成了獨脚銅人。怎能架上鼻梁，臉上一記巴掌，不打緊，這副眼鏡是探豔的法寶，漁色的利器。眼鏡打斷，青巖懷抱的野心完全失敗，只得自認晦氣，摸索索的回去。再說王媽趕上慧姑，訴說道：這個沒廉恥的東西，不曉得甚麼時候跑來，他方才見了我，尙釘了我幾眼，便問道：媽媽，你可是陸府上的女管家？我說便是。陸府上的女管家待怎樣，他又笑問道：可是前來接小姐的？我說便是。前來接小姐的待怎樣，他隔了片哦，又問道：你家小姐青春幾何，可曾許過親事？（大似西廂記中僂角口吻，青巖殆熟讀六才子者）我劈口罵道：干你甚事，雖要你來多管你打聽他做甚歪嘴的喇叭一團邪氣，你再絮絮叨叨，老大的巴掌給你受用。（這個巴掌，青巖已受用之，可惜王媽不會曉得）他討了沒趣，才搭趣着走了。隔了片刻，他又折了回來，蹣跚着脚尖，睜圓着雙目，只在學堂門首張望。狗肚皮裏不曉得存着甚麼念頭，慧姑一壁走，一壁聽王媽講話，又好氣又好笑，便道：王媽，你以後遇見這混帳人，休去做保他，他與你講話，你只算沒有聽得一般。王媽道：小姐緩步兒走，還有話講給你聽。自從小姐到了學堂，每天下午五點鐘，光景總見這怪東西在門前打轉，舒頭探腦，般張望，約莫三、四天都是這

般模樣我會回過太太太說禮拜六你去接小姐回來須得陪着同走這怪東西不是好人須得防備他。慧姑憤憤道：「這般的下流東西，卻還有人請他做西席。王媽，你想可笑不可笑？」王媽道：「劉姑老爺請了這位先生，真是造屋請教，篩桶匠買眼藥，走進石灰店了。似這般的下流東西，休說不配做先生，便是給我王媽燒洗腳湯，我都不不要。」（邦平之智，乃出王媽下，可慨也。）慧姑聽了，不覺撲嗤一笑。當下談談說說，早已到了家門。子才正同張達夫在書房裏談話，慧姑見過父親同姨丈，略說了幾句話，便到裏面見母親。朱氏早得了王媽的報告，見着女兒，便道：「慧兒，虧我有主張，料定這東西不是好貨，又要陰魂不散團團的在左近打轉，特地差王媽來接你回家。果然不出我料，這東西竟在校門外候你。他的耳朵倒長怎的知曉你？」平江女校裏讀書，誰有這空閒，舌頭把你的讀書地點告訴他。（耳朵舌頭第十五回之餘波。）慧姑道：「管他呢！似這般骯髒男子見了我，他敢怎樣給他一個不理，便了。越是怕他，他越要來糾纏。女子家，畏首畏尾，便一步都難行，只好坐守深閨，捧着一部閨門女訓，混過這一世，怎能服務社會大大的掙扎一番事業？」朱氏笑道：「你攏總不過十六歲口氣，卻恁般闊大。小馬兒學跑，嫌路近，這是經歷太淺的緣故。現在女子家，雖不能坐守深閨，然而出門時也不能過分大意。須知這惡毒社會，步步都是荊榛處處都是陷阱。青年女子須得格外謹慎，才是道理。娘女倆談些閒話，聽生多天不見，姊姊勸着慧姑講童話，慧姑便揀幾樁故事講給他聽，敷衍了一會子。慧姑問起劉氏情形，朱氏正待開談，却聞履聲窸窣，子才送過了客，走入內室，正是。

學校一週

笑談百出

階級重重

不可究詰

第二十回 誇妙解發明寶訓 設神位崇拜先師

張達夫素來熱心社會事業。十餘年來對於實業與教育提倡不遺餘力。他挈眷住在蘇州。本爲女兒錦心讀書便利起見。現在錦心既經畢業。且在新村學校裏服務自己。住在蘇州。正想辦些公益事務。發展生平的懷抱。可巧有一位同學從湖北武昌打電前來請他去辦平民工廠。達夫得了電報。正遂了自己的志願。只爲平民工廠與那實業教育兩方面都有絕大關係。生平懷抱又可借此發展一番。好在他的兒子張雲士也在武昌經商。父子倆同在一處辦事。很不寂寞。莫有此兩層原因。所以立即回電把這事應允了他。同娘子陸氏商議說自己動身以後。家眷或住蘇州。或回無錫。聽憑娘子自決。娘子說住在蘇州。雖有哥哥陸子才照拂。然而女兒錦心不在。左右心裏未免掛念。況且無錫本籍有住宅。有田園。丈夫同兒子都出了門。一切內場外場的事都要自己照管。自然遷回無錫較爲穩便。且與錦心亦得時時見面。免卻許多掛念。達夫聽說深爲贊成。這天達夫去訪子才。就是報告這事。且說擬在一個月內束裝上道。目前先把家眷遷往無錫佈置已畢。然後克期赴鄂。子才與達夫本志同道合。聽說分袂在即。未免依依不舍。達夫又說動身以後。止有妻女在家。一切事情全仗內兄照拂。好在蘇州與無錫交通極便。須得內兄時時光顧。不吝指導。慧姑甥女暑假畢業後。倘能同小女在一校辦事。彼此都有照應。小姊妹倆素來莫逆。慧姑甥女又才德兼全。小女得他相助。庶幾新村學校可以大放光明。子才答說彼此都是至戚尊府的事。同寒舍的事。並沒兩樣。大駕榮行不須內顧。憂慮自當隨時赴錫照顧。一二姪兒在暑假時不知能否畢業。倘然僥倖合格。一定遣他到新村學校充當令愛的助理員。況且聽說新村地方辦得井井有條。

不愧模範。鄉村寒舍。久居城市。也覺有些厭倦。將來天假之緣。論不定也要遷往那邊。做新村裏的村民。借此可以蕩滌塵囂。變換空氣。當下郎舅兩個。又談了些別話。達夫便作別回家。子才送過達夫。轉身入內。便把方才的話述了一遍。慧姑聽說暑假畢業後。許他去幫助錦心。怎不歡喜。又聽說日後也要移家在新村居住。益加樂得甚麼似的。忙道：爹爹真個要搬到新村居住。可算是適彼樂土。適彼樂郊了。聽得錦姊說新村居民一例平等。不分甚麼階級。孩兒這幾天來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總不脫階級二字。頭腦涔涔。被這階級鬧得昏了。但願早早住到新村里。把腦膜上印着的階級洗滌一個淨盡。便是脫胎換骨。洗髓伐毛。子才道：你的說話想是有感而發。莫非見着邦平的所作。所為。發這不平之鳴。慧姑道：孩兒也不專指姑丈而言。目今世界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有這牢不可破的階級觀念。越是口口不離平等的。越是念念不脫階級。現在且置不論。先要動問爹爹邦平姑丈得了玉哥的家書。可鬧出甚麼亂子。才皺着眉道：怎說沒有變幻正多咧。說着便喚王媽倒了一不茶潤一潤喉嚨。道：原來你娘不曾講給你聽。慧姑道：母親正待發表。聽得爹爹進來。才不說了。畢竟有何變幻。請爹爹告訴孩兒。再兒知曉。子才道：你說越是講平等的。越是重階級。此語定有來歷。你何妨講給我聽。慧姑道：爹爹先講了孩兒再講。子才笑道：現在最流行的便是交換條件。不道此風傳播到家庭。父女倆談些閒話。也有個交換條件。說着又向朱氏道：你與我下個斷語。畢竟誰先講誰慢。講朱氏正待回答。聰生卻搶着說道：我不要爹爹講。我要姊姊講。小王子遇見妖怪。烏鴉公主招親。聽來很有趣的。姊姊快講。爹爹不要講。大家聽了都好。笑朱氏笑向慧姑道：老的小的都要聽你講。你便講了罷。慧姑道：方才說的幾句話是指校。長安子虛女士而言。安女士蒞校的宣言書。

說甚麼「教育之下，一律平等。本此宗旨，以平等二字爲本校之校訓」這幾句話，想爹、爹、母親都還記得。朱氏道：這張宣言書是在會場上派給來賓的，我也曾見過。記得這幾句話，是用大號的鉛字印出。子才道：可不是呢。宣言書既這麼說，并且校裏的應接室也懸掛着「平等」二字：「聰生、睜着兩隻小眼睛聽了片晌，一句都不懂。竟大大的失望，拖着王媽，自向別處去游玩。」慧姑道：這「平等」二字現在依舊張掛着，筆勢雄厚，墨色鮮明。一些兒不會走樣。若說兩字的內容，竟是背道而馳，變做了層層疊疊的階級，可見「平等」名詞不過是紙面上的空談。應接室裏的點綴品說時，便把六日內校裏經過情形一一說了。講到張女權怎樣應試，安女士怎樣舞弊，龐貴珍怎樣點戲，女校役怎樣抱怨，子才夫婦聽了，不免又氣又笑。又講到龍蝦教員怎樣打扮，怎樣談吐，怎樣曲背彎腰，怎樣咬文嚼字，子才大笑道：據你說來，又是第二個「伍青巖」了。（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我且慢提邦平的家。庭內幕先把言巖的笑史講給你聽。我見了這段笑史，真是見所未見，你聽了這段笑史，只怕也是聞所未聞。朱氏笑向子才道：待你講給慧兒聽了，我也有一樁最新的青巖怪史講給你聽。子才也笑道：好好，你也提出交換條件了。請你講了，我再講慧姑道：爹爹休得作難，賺了人家的話，你偏不講。子才道：你別性急待我，講給你聽。你到學校的一天，達夫邀我小酌，邦平又連連着人來相請，我不能分身前往，便先赴達夫那邊的約，把酒論文。幾忘暑刻，待到酒罷時候，已不早。我想邦平是個躁急人，候我不來，定要疑我鬧甚麼意見，所以別了達夫，便急急的去訪邦平。及到劉家，邦平却已出門。原來他等得焦躁，所以自己上我的門尋我談話，又恐彼此相左，臨行吩咐門役老王說：「舅老爺來時，你把他留住了，別放他走。所以我聽了老王的報告不好，便走，只得裏面客廳上。」

等。候。坐。了。片。刻。不。見。邦。平。回。來。我。覺。得。沒。做。沒。保。忽。然。想。及。青。巖。在。書。房。裏。不。知。採。用。甚。麼。方。法。教。授。學。生。橫。豎。沒。事。何。妨。參。觀。參。觀。當。即。走。到。書。房。門。首。探。首。望。時。靜。悄。悄。不。見。一。人。青。巖。已。放。了。學。出。外。散。步。去。了。我。便。走。入。書。房。先。生。書。案。上。放。着。幾。本。亡。清。的。縉。紳。錄。同。那。玉。匣。記。牙。牌。神。數。直。省。關。墨。柳。莊。相。法。（青。巖。口。中。常。說。天。庭。地。閣。想。從。柳。莊。相。法。中。得。來。）只。就。這。幾。部。書。先。生。的。胸。襟。也。就。可。想。而。知。居。中。供。着。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神。位。上。首。黏。着。一。條。紅。紙。濃。濃。的。寫。着。八。個。字。子。細。看。時。不。覺。失。聲。大。笑。原。來。也。是。一。個。神。位。這。名。稱。很。奇。怪。題。着。極。聖。先。師。某。某。神。位。八。個。字。慧。姑。抿。嘴。笑。道。自。從。生。了。耳。朵。也。不。曾。聽。得。有。甚。麼。極。聖。先。師。畢。竟。這。位。極。聖。先。師。是。誰。子。才。道。你。是。聰。明。人。何。妨。一。猜。慧。姑。道。難。道。是。周。公。子。才。道。倘。是。周。公。便。該。稱。元。聖。先。師。難。道。是。孟。子。問。倘。是。孟。子。便。該。稱。亞。聖。先。師。（答）朱。氏。道。慧。姑。你。別。猜。了。照。這。麼。猜。便。猜。一。百。年。也。猜。不。中。他。那。天。回。來。時。也。把。這。啞。謎。兒。叫。我。猜。周。公。孟。子。我。都。猜。過。他。說。都。不。對。我。又。把。孔。孟。的。弟。子。都。猜。偏。了。重。又。猜。到。伊。尹。太。公。諸。葛。亮。劉。伯。溫。他。說。愈。猜。愈。遠。了。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畢。竟。他。披。露。了。我。才。明。白。所。以。你。也。不。須。白。用。心。思。叫。他。直。截。爽。快。的。講。了。豈。不。是。好。慧。姑。道。爹。爹。真。個。直。截。爽。快。的。說。了。休。得。兜。這。遠。道。兒。子。才。道。你。道。他。寫。的。甚。麼。寫。的。是。「一。極。聖。先。師。陽。貨。神。位」八。個。字。慧。姑。笑。道。只。怕。沒。有。這。般。事。多。分。是。爹。爹。編。造。的。笑。話。子。才。道。不。但。你。聽。了。不。信。便。是。我。目。見。的。也。只。道。是。一。時。眼。花。看。錯。了。拭目。細。看。卻。又。一。字。不。誤。心。裏。很。是。奇。怪。且。不。曉。得。這。八。個。字。的。命。意。所。在。比。及。邦。平。回。來。了。我。不。暇。談。別。話。先。把。供。奉。陽。貨。的。理。由。向。他。請。教。邦。平。不。慌。不。忙。的。答。道。這。位。陽。貨。先。師。我。輩。理。當。崇。奉。可。惜。從。前。延。請。的。西。賓。多。沒。有。真。才。實。學。都。不。曾。把。這。位。聖。人。的。好。處。講。個。透。澈。虧。得。這。位。

伍老。夫。子。才。高。學。廣。比。衆。不。同。今。天。第。一。次。講。書。我。也。在。旁。邊。聽。講。正。講。着。爲。富。不。仁。不。富。兩。句。話。講。得。句。句。打。穿。後。壁。字。字。咬。出。汁。漿。那。天。伍。老。夫。子。席。上。的。宣。言。委。實。不。曾。撒。半。句。謊。（回。顧。十。一。回。）他。說。這。兩。句。話。是。陽。貨。所。說。的。陽。貨。是。一。個。大。大。的。人。物。論。語。小。註。云。夫。子。貌。似。陽。貨。貌。似。兩。個。字。不。專。說。面。貌。相。似。便。是。夫。子。的。道。德。文。章。也。是。貌。似。陽。貨。可。見。陽。貨。這。般。的。人。物。實。在。沒。人。及。得。他。就。是。孔。夫。子。也。不。過。貌。似。他。一。二。具。體。而。微。未。必。十。分。相。像。陽。貨。是。老。牌。的。聖。人。孔。子。只。算。得。冒。牌。的。聖。人。陽。貨。是。真。正。的。先。師。孔。子。只。算。得。仿。真。的。先。師。古。人。不。說。陽。貨。貌。似。夫。子。卻。說。夫。子。貌。似。陽。貨。可。見。夫。子。比。着。陽。貨。程。度。相。差。還。遠。夫。子。既。稱。至。聖。先。師。陽。貨。便。該。稱。極。聖。先。師。即。就。陽。貨。說。的。爲。富。不。仁。不。富。兩。句。話。真。是。大。圈。而。特。圈。又。精。而。又。妙。一。部。四。書。裏。面。只。有。這。兩。句。話。可。以。壓。倒。一。切。休。說。孔。孟。的。弟。子。說。不。出。這。般。爽。快。話。便。是。至。聖。先。師。料。也。見。得。到。達。不。出。陽。貨。的。氣。象。實。在。是。遠。遠。的。勝。過。孔。子。人。家。只。知。崇。拜。孔。子。不。知。崇。拜。陽。貨。卻。是。絕。大。的。謬。誤。孔。子。口。中。最。喜。與。門。弟。子。論。仁。然。而。終。究。不。會。把。這。仁。字。講。得。清。楚。只。爲。誤。把。仁。字。看。得。極。高。所。以。說。來。說。去。不。免。隔。靴。搔。癢。惟。有。這。位。極。聖。先。師。獨。具。眼。光。把。仁。字。看。得。透。澈。知。道。這。個。仁。字。不。是。一。件。好。東。西。卻。是。討。飯。的。祖。師。破。家。的。魔。鬼。所。以。爽。爽。快。快。道。出。這。兩。句。話。做。富。翁。的。一。定。不。能。做。仁。人。做。仁。人。的。一。定。不。能。做。富。翁。不。仁。的。是。造。物。所。喜。仁。的。是。造。物。所。忌。……我。聽。了。伍。老。夫。子。一。席。話。才。曉。得。這。位。陽。貨。先。師。實。在。是。一。位。大。聖。人。他。的。見。解。同。先。祖。筱。山。公。的。遺。訓。算。得。一。鼻。孔。出。氣。筱。山。公。說。的。「不。殺。窮。人。不。成。富。翁」就。是。爲。富。不。仁。的。注。脚。（回。顧。第。一。回。）我。們。三。代。相。傳。的。祖。訓。無。非。遵。守。陽。貨。先。師。的。教。訓。陽。貨。先。師。委。實。是。一。位。極。聖。先。師。各。處。都。替。孔。子。立。廟。不。替。陽。貨。立。廟。未。

免不合情理。我便請伍老夫子沐手焚香寫了陽貨先師的神位寫的又方又正不歪不斜委實是寫神位的好手。（第三回青巖自誇替豆腐店婆子寫神位事與此映射）把這神位黏貼在孔子神位的上首每遠朔望準備點兩枝燭燒一爐香我要整肅衣冠向陽貨先師行三跪九叩禮然後再喚小兒行禮尊奉陽貨便是尊奉我們三代相傳的祖訓我向來昏昏沈沈受了迂夫子的毒只道這個仁字是很體面的所以心裏反對仁字嘴裏卻不使自認不仁現在得了陽貨先師的寶訓伍老夫子的妙解便曉得仁字沒有甚麼體面不仁兩字沒有甚麼不體面立即吩咐書記徐勉齋從今日起一切函牘不用稱呼人家甚麼仁兄仁翁須知這個仁字面子上雖是頌揚骨子裏卻是罵人稱人仁兄便是罵人窮兄稱人仁翁便是罵人貧翁；慧兒你想這般說話可笑不可笑慧姑聽了良久初時覺得好笑瓠犀微露粉腮上現着淺淺的渦兒聽到後半條的改變了朱顏笑意全無怒容滿面憤憤的說道這一派話簡直是個醉話子才道你說他醉他卻說人家醉咧他說聽了伍老夫子的話確是一味醒酒湯甚麼沈醉的人都變了清醒可笑世上的人酒浸了頭腦放着爲富不仁的路不走卻去走那爲仁不富的路無怪觸了天怒窮得狗肝都出慧姑啐道醉人卻罵起醒人來了越是醉人他卻死不認醉子才歎道列禦寇有兩句話「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盜不盜是這般講醉不醉也是這般講我們眼光裏看得那平是沈醉那平眼光裏也看得我們是沈醉而且像那平這般的滔滔皆是像我們這般的寥寥可數說我們醉的是多數說他們醉的是少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論不定吾們倒做了醉人那平倒做了醒人朱氏笑道你那天去訪那平本帶着幾分酒意自然那平是醒人你是醉人又道你把青巖的笑史講得噁了笑史已學便要談

他的怪史。方才王媽去接慧兒：話沒說完。王媽進來報道。劉宅打了轎兒來接老爺去談話。立候上轎。說有要事商議。子才滿懷詫異。只得忽忽的上轎而去。子才去後。慧姑問娘道。畢竟劉宅的事。鬧得怎麼樣了。說了半天。依舊是個悶葫蘆。教人怎不心焦。朱氏聽着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人謂我醉。我謂人醺。是非未定。醒醉不分。

第二十一回 絕苞苴侃侃發正言 借鞋襪申申捱毒罵

慧姑課畢返家。急急的要探問邦平接到家書作何辦法。誰知老子談了半天。話竟沒有落到本題。便匆匆的乘轎去了。慧姑容軀身來。央他娘披露這事的內容。朱氏便一是一二是二的講個透徹。編書的但求省筆。按着朱氏的報告。寫幾句概括的說明。原來邦平接了他兒子的諫父書。胸頭十分惱怒。一批一批的催着子才去商議。其實不是商議。竟是斷絕父子關係的口頭宣言。告他向子才說道。小兒荒謬到這般地步。竟是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想從哀啓中得來)去年寄一封信。胡謔甚麼公德私德。把我氣個半死。我使重申祖訓。大大的把他戒飭一番。從本年起。一切學費。另用費。我便不寄分文。他敢同老子作對。他決不敢同金錢作對。斷絕了接濟手頭。沒錢自然會向老子陪話服罪。但使他洗心革面。力改前非。我這口氣也平了。自然仍把他做兒子看待。我不是愛護幼子。薄待長子。子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大指兒咬着也痛。小指兒咬着也痛。我是存心公平。並沒一毫私意。誰料這不肖子。越攪越醉。第二次信來。又把我氣個半死。(兩個半死。合成一死。然則邦平殆既死矣乎)這信已請你過目。簡直膽大妄爲。不成了說話。料他不是鬼摸了頭腦。定是邪侵了心。給他說不要我的財產。哼。我

這財產不是容易掙來的本不配給這小畜牲先祖彼山公空拳赤手勤儉起來儋大產業全仗這位老人家信實不欺掙扎來的（好個信實不欺）先君親保公以及兄弟都是善承先志只會增添產業不會消耗產業三代相傳才有今日這般財產小畜牲既不把我做老子看待我也不把他做兒子看待這一封信便是絕大證據從此斷絕父子關係好好歹歹成人不成人都由着他總而言之劉姓的產業他休想絲毫有份子才兄你是孩子的親舅舅從前孩子入夜讀書又是你一力主張今天的事不得不請你做個證人子才聽了不服氣便道財產不財產並不是今天的先決問題況且令郎也不是倚賴財產的人他與我通信常說一做富家子弟便脫不了倚賴性專在財產上覓活路尊處優甚摩事都不理會金銀氣中只生俗物執袴隊裏都無俊人他立定主見把這許多財產看做沒有一般只知勞力博金錢不知其他我覆信對他說你的獨立志願很可欽佩你雖不在財產上覓生法然而財產繼續的慣例現在尙沒有廢掉將來的尊產你總不能脫離關係不是擁着財產便成了廢物只要積而能散也可大大的幹一番事業我只望你做三散千金的陶朱公不望你做辟兄離母的陳仲子這信發後長久沒得他回信上星期他又写信來大概說直言諫父不蒙明察昨得父書大加訓斥且將本年學費停付甥舅業在即學費停付自當藉賣文之資以爲挹注吾父此舉無非以獨立勉其後人甥感且不暇易敢怨尤惟父子之親不能視同秦越心所謂危不敢不告頃又以長書諫父父能垂聽大妙父不能聽乞舅父婉喻曲諷竭力勸云云這封書中並沒半句話不把你做老子看待所以你不把他做兒子看待這話完全沒有根據既沒

根據父子的關係當然不能斷絕。父子關係既沒斷絕，財產便不成了問題。子才斬釘截鐵的發了幾句話，乘着幾分酒意，怒冲冲的拂袖便去。回家告訴朱氏，說那平聽了後妻的慫恿，竟要做這沒天性的勾當。放着。我。陸。子。才。在。世。斷。不。使。這。守。財。奴。滅。絕。倫。紀。混。淆。黑。白。朱。氏。聽。了。惟。有。嗟。歎。過。了。一。天。忽。然。那。平。來。訪。子。才。坐。定。以。後。卻。不。像。前。日。的。盛。氣。侵。人。轉。是。笑。欣。欣。的。說。道。子。才。兄。說。小。兒。信。裏。並。沒。半。句。話。不。把。我。做。老。子。看。待。誠。然。誠。然。但。是。他。雖。把。老。子。看。在。眼。裏。他。卻。不。會。把。金。錢。看。在。眼。裏。看。輕。老。子。的。罪。小。看。輕。金。錢。的。罪。大。須。知。劉。氏。三。代。從。筱。山。公。觀。保。公。傳。到。兄。弟。眼。巴。巴。氣。噓。噓。圖。些。什。麼。無。非。爲。着。金。錢。二。字。兄。弟。雖。是。小。兒。的。老。子。這。金。錢。又。是。兄。弟。的。老。子。且。不。但。是。兄。弟。的。老。子。也。先。君。觀。保。公。的。老。子。也。是。先。祖。筱。山。公。的。老。子。小。兒。得。罪。了。兄。弟。不。過。得。罪。了。一。個。老。子。小。兒。得。罪。了。金。錢。却。是。得。罪。了。劉。氏。三。代。的。老。子。兄。弟。爲。這。緣。故。不。得。不。與。小。兒。脫。離。父。子。關。係。保。全。劉。氏。三。代。相。傳。的。家。產。好。在。小。兒。有。言。在。先。他。會。勞。力。博。金。錢。並。不。靠。着。家。產。生。活。脫。離。了。父。子。關。係。倒。可。磨。鍊。他。的。志。氣。子。才。兄。你。是。小。兒。的。舅。父。須。得。請。你。做。一。個。證。人。立。一。紙。證。單。父。子。關。係。從。此。一。刀。兩。段。既。可。保。全。劉。氏。的。家。產。又。可。增。長。小。兒。的。志。氣。應。有。報。酬。自。當。竭。盡。棉。力。子。才。兄。誼。不。容。辭。萬。萬。不。可。推。卻。子。才。聽。他。一。疊。聲。的。老。子。老。子。肚。裏。暗。自。好。笑。又。聽。他。說。甚。麼。酬。謝。不。酬。謝。覺。得。欺。人。太。甚。十。分。惱。怒。然。而。不。就。發。作。冷。冷。的。候。着。那。平。看。他。作。何。舉。動。那。平。誤。會。了。意。思。只。道。子。才。聞。有。酬。謝。意。思。活。動。趕。從。懷。裏。掏。出。一。大。捲。鈔。票。一。五。一。十。的。揭。動。兩。手。顛。巍。顛。嘴。裏。還。喃。喃。說。道。從。來。親。兄。弟。明。算。帳。雖。說。至。親。莫。若。郎。舅。然。而。子。才。兄。果。然。做。了。證。人。立。了。證。單。這。區。區。；。話。沒。說。完。子。才。的。胸。頭。憤。火。那。裏。按。捺。得。住。條。的。從。座。上。立。起。指。着。那。平。發。話。道。劉。

邦平你把我陸子才當做甚麼樣人難道圍着你荷包裏的東西竟忍心害理賣掉我的死妹賣掉我的親外甥你倚仗着富有金錢只道金錢萬能要怎樣便怎樣甚麼喪心病狂的事都有人幫着你幹須知萬能的金錢只可誘動你門下象養的一輩走狗我陸子才卻不受金錢誘動萬能的效力在我陸子才面前卻是完全消失休說萬能竟是一萬個不能（痛快語）你今日這般舉動我認爲生平未有的奇辱不是看着至親份上定要向大庭廣衆論個是非曲直我陸子才只會調和人家的父子不會破壞人家的父子從此以後關係調和的事請來與我議關係破壞的事休來與我議子才這幾句話關了門又落門說完拂袖入內邦平碰這大大的釘子怎不懊喪一壁收藏了鈔票一壁自言自語道鈔票鈔票向日掏出了一張兩張便要享受人家的許多恭維怎麼今天失了風大捲鈔票送給人不受人恭維卻大大的受了一頓排揅子才子才你不該這般使性你得罪妹婿不打緊你得罪金錢卻是罪深孽重永遠不會起家立業你做舅父的這般沒志氣無怪小畜生那般不長進外甥不出舅家門古老道人的話委實不會說說着快快的自去了這便是子才邦平交涉的近狀都從朱氏口中講給慧姑知曉惟有邦平自言自語一節那天被王媽聽得故從王媽口中報告（總束一筆）慧姑聽罷依舊委決不下便說姑丈與爹爹既然這般決裂今天打轎來迎接又是什麼意思朱氏道我也在這裏疑惑打轎迎接算什麼意思劉剝皮一錢如命平白無事怎肯破費轎錢你爹爹有言在先只管調和的事不管破壞的事他有破壞舉動斷不再請你爹爹去商議他請你爹爹去商議定有調和的希望從來父子天性一時決裂了久後自能悔悟據我看來莫非邦平悔悟了不成慧姑歎道我們的中華民國竟變做『意見國』了（三字確

評)家庭鬧家庭的意見政府鬧政府的意見家庭鬧意見要請調人政府鬧意見也要請調人但是政府裏請的調人經一次調和多一次決裂調人的效果適得其反兒願爹爹這番做調人真個把劉氏父子的感情調和了便是他們的絕大幸福朱氏道我子細思量只怕調和的希望依舊渺茫無憑論邦平的爲人也許激發天性然而有這小柳樹精在旁分明是一把播弄是非的小扇子那平天性發現時經這小扇子輕輕幾扇只怕天性變做了犬性腔子裏的一顆良心也要被他扇到膈肢窩裏本來鮮紅的顏色也要被他扇得同炭擊一般黑：娘女倆閒談的當兒不知不覺早已暮色蒼茫良心一般的赤日墜落處淵竟把卯色青天變作炭擊一般黑遮莫九霄雲外也有小扇子在那裏作怪否則湛湛青天因何黑暗到這般地步編書的插幾句諷話借此把朱氏慧姑兩人暫時脫卸話分先後書卻平行青巖受了老大巴掌臉上早紅腫了一大塊隱隱作痛這一下巴掌打得青巖莫名其妙他不曉得這人面長面短老年少年少被打的當兒止聽得拍的一響睜眼看時早已似霧裏看花變做模糊一片收拾了斷腳眼鏡摸摸索索的行走一路走一路思量這一下巴掌委實是天外飛來捱這一打不打緊把我眼鏡打斷卻是老大的冤苦打斷眼鏡不打好在這緊要當兒把我的法寶破壞了卻是冤苦中的冤苦真所謂一點水滴在油瓶裏(只怕是醋瓶)要看慧姑的俏容龐這法寶偏偏壞了壞其寶而迷其龐(改字絕倒)如之何其可也方才被打時彷彿有許多女學生立停了脚在那裏笑我他們瞧着我清清楚楚我瞧着他們糊糊塗塗這許多人裏面論不定也有慧姑在內別人笑我尤可說也慧姑笑我不可說也這一下巴掌都是爲了你推打雖不是你親手打我彷彿是你親手打我果然是你親手打我倒也落得捱這一打

軟綿綿玉綴綴的纖手沾染我的皮膚只怕要餘香繞頰三日不絕：這極形可掬的青巖一路窮思極想極昏了頭腦（不愧極聖先師之門徒）不知不覺墮入了一條小巷兩眼雖然恍恍惚惚但是走熟的門路目力不濟也無妨礙知道阿巧娘的家裏近在咫尺且到他家裏坐坐把眼鏡修理好了再作計較主見打定脚下便緊了幾步約莫已到了門首大踏步跨將進去只聽得撲通一聲把這右腳浸個透濕青巖喊聲不好趕忙跨出時已成了一個濕襪東西（濕襪與什麼諧音）阿巧見了從裏面直竄的出來指着青巖罵道失了你的魂落了你的魄（誠哉是言也）你牛着眼睛只算兩個出氣洞這麼大的一隻洗衣盆你都瞧不見裏面的衣服都被你弄髒了又捉高嗓子喚道媽媽快來你浸着的衣服被他弄得烏糟糟了阿巧娘鬪動了鬪雞腳急急忙忙的從房裏出來瞥眼見了青巖上下端相老大詫異喚了一聲啊咳見他眯着雙眼紅腫着一塊面皮淋漓滴瀝浸透了一隻腳這般窮形極相便雇着二十四個畫師一時也描摹不出青巖搭越着說道好阿巧娘親阿巧娘可有鞋襪借給我一用阿巧娘冷冷的說道你今天爲着甚事眼鏡也沒了面皮也腫了不腫不腫似醉似痴裝出這般怪模樣叫老娘見了生氣青巖不好把探聽被打的事依實奉告正想飾詞對付怎禁得阿巧娘銳利的眼光只在他紅腫的臉上打轉瞧科了七分冷笑了一聲便道你原來受了說不出的苦痛面皮都給人打腫了哼這一下巴掌受用不受用青巖打了一個寒噤暗想這婆娘真是精靈鬼怪這一下巴掌竟被他一語道破一口咬定難道他也在學校門首看打不成阿巧娘見他不開口又喃喃說道你進了劉公館的門我只道你一交跌在青雲裏替老娘面上增光（誰料青巖竟耳上增光）你今天捱了打卻來上我的門面皮腫得同拍熟

豬肺一般。眼睛睜得同嚇呆松鼠一般。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叫老娘見了。怎不生氣。青巖搭趣着道。你說我給人家打腫了面皮。你且還我一個證據。打我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且交代個明白。阿巧娘氣憤憤的說道。老娘的一雙眼睛。便是兩顆夜明珠。甚麼事都瞞不過我。打你的人。我怎麼不曉得。這人是个男子。說老也不老。說少也不少。青巖吐出半个頭。佩服這賊婆娘的一雙賊目。委實利害。阿巧娘又一口氣的說道。待我再說爽快。這人年紀在四十左右。撇着幾縷短髭。大耳朶。壯下頰。雙料身體。是個很有脾氣的人。（愈說愈突兀）青巖肚裏尋思。我吃了啞苦伸手打我的人。怎生模樣。我都不曉得。這婆娘倒一一看在我眼裏。便是看在我眼裏。也不該向我嘔氣。難道我盤問陸宅媽子的話。又被婆娘聽得猜出。我不懷好意。卻在那裏撚酸潑醋。阿巧娘見青巖半晌沒話說。覺得自己所料非虛（料着些甚麼）卻把許多希望都落了空。一時沒好氣。使出破鑼般的嗓子。大罵特罵。道。千殺的你。原來是抱不上樹的鴨蛋。沒籠頭的野馬。老娘爲了你的事。白白地折了許多心思。叫你認乾娘。替你通內線。窮思極想的代你劃策。原想你在這隻冷板凳上。翻出花頭。做出好戲也。叫老娘面上添些光彩。誰料千殺的不長進。鬧出這般亂子。命裏窮只是窮。拾着黃金要變銅。從今天起。與你一刀兩段。你也不認得我。阿巧娘我也不認得你。老青你快快離開這裏。再也休上我的門。左腳上我門。打斷你左腳骨。右腳上我門。打斷你右腳骨。阿巧聽着打脚骨。麥柴當做令箭。一般。掙着一根搗衣棒。授給他。娘叫他打青巖脚骨（十一回所謂孔子打人的拐杖。打我脚脛。青巖將實踐斯語矣）青巖捱了一頓臭罵。才曉得這婆娘是未明真相。完全誤會。不慌不忙的說道。且慢你罵我的話。全是文不對題。冬瓜纏到茄門裏。我且問你打我的是誰。你可知曉。阿巧娘道。

老娘的說話記敲在鼓當中。怎會纏誤打你的是誰。定是你東家劉剝皮青巖格勒一笑道。放其黃犬之屁。劉剝皮同我親熱得甚麼似的。今夜請親戚還央我去陪席。他因甚要打我阿巧娘。聽着怒容頓變了笑容。骨碌一聲。搗衣棒丟落在地。原來他神經過敏。只道青巖觸怒了東翁。下巴掌把飯碗都打碎了。所以怒形於色。惡狠狠的。一頓臭罵。現在解釋了。誤會撮着笑臉。忙問青巖道。打你的委實是誰。青巖只說誤衝了一個兵丁。被他攔嘴。一記巴掌。阿巧娘忙喚阿巧道。你不見乾爺踏濕了脚。乾爺變做濕爺。大冷天氣。沾受了寒濕。不是要的你快去取鞋襪替他換上。床席下有李伯伯的破襪。床背後有張叔叔的舊鞋。你都去取出來。阿巧答應着。自進房去。正是

取諸宮中

舊鞋破襪

多夫公司

用品不竭

第二十二回

進茶寮誇談幸福

設筵席強訂婚姻

蒼狗白雲。易生變幻。不及阿巧娘的面皮。變換得快。一會兒臉上堆着嚴霜。一會兒臉上又含着春風。峻阪走丸。急轉直下。不及阿巧娘的言語。轉移得速。一會兒說千刀萬剮。一會兒又說千恩萬愛。可惜他是個洗衣婦人。沒有得着一官半職。在那政界裏發展能力。要是阿巧娘進了政界。倒也是個見風使籐的官僚。順水推船的政客。見人得勢。時稱功頌德。獻幾篇拍馬文章。見人失勢。時落井下石。打幾個討伐電報。……閒話丟開。休生枝節。且說青巖怎能曉得慧姑在平江女校裏讀書。前書沒有說明。這回須得交代。原來青巖屢次在陸姓門前打轉。卻不會見得慧姑。一面心裏詫異。免不得在乾娘面前有意無竟的打探消息。王嬾嬾只說慧姑在洋學校裏讀書。

也不曉得學校何名坐落何地青巖無法可施只得暫時拋撇這個邪念一天放了晚學偶到小茶寮裏去喝茶這小茶寮就是第二回書中勉齋所說的教書匠茶會每逢夕陽落山的當兒酸朋醋友擠滿了一茶寮蹺腿而作高談侈口而發闊論醋鬚中資料談不了子曰詩云麵袋裏貨色用不盡之乎者也蘇州有一句俗語喚做「落山王」像這小茶寮的一帶斯文真所謂落山之王夕陽落山便可脫離束縛在茶寮裏逍遙自在南面之王不易此樂這落山王三字可謂名副其實青巖從前失館時沒事可做常常提着紫泥茶壺到茶寮裏消遣日月自進了劉公館的門公私交集一時沒閒暇卻不曾到小茶寮裏去走動這番重臨故地卻見勝友如雲高朋滿座去年在徐大宗師門下落第的考生如方厚卿廉老頭兒雌雞嗓子的呂文甫欄杆充數的曹墨亭都在這裏喝茶青巖進門時大家都忙着招呼只有文甫與青巖爲着投標問題犯了心病大家招呼青巖文甫別轉了頭不來倣倣青巖也知道厚卿做了學校教員所處的地位很好覺得衆人裏面只有厚卿一人可與自己分庭抗禮接席談心當即在厚卿的坐位旁邊泡茶坐定的沒的只與厚卿敷衍厚卿問他館况青巖誇說東翁怎樣殷勤學生怎樣服從館饌怎樣豐盛館僕怎樣周到厚卿聽着說了許多豔羨話兒青巖也問厚卿學校裏狀況厚卿道學校裏的供饌雖不及尊館萬一然而當了女學教員也有特別的幸福許多紅粉女伴我白頭人看這女學生分上供饌菲薄些打甚麼緊古人不云乎秀色可餐與其飽於食甯飽於色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這幾句話竟有提取津液的效力直把青巖的舌本饑涎都提到脣邊嘴角使問學生裏面誰是才貌雙絕厚卿道才貌雙絕自然要推陸子才的女兒慧姑首屈一指青巖無意中得了慧姑蹤跡怎不歡喜又探得慧姑住在

校裏逢星期六歸家。所以到了這天巴巴地趕到平江學校門首。餐一餐秀色。誰料秀色沒有餐得巴巴地討了一下。巴掌趕到阿巧娘家裏。又推了一頓臭罵。比及說明原委。阿巧娘返噴作喜。張鞋李襪都取了出來。多夫公可的出品。要算應有盡有。青巖一壁。換鞋襪一壁。又遣阿巧買銅絲修理這副折腳眼鏡。阿巧娘笑道。我也料得劉剝皮不會打你。這幾天乾娘來說剝皮口口聲聲。只道你的好處。沒有半句說你不是剝皮的脾氣。你又摸熟了。斷然不會討罵。討打方才見你吞吞吐吐。閃閃掩掩。不肯講老實話。遣將不如。激將不是。經我這一激。你怎肯吐露真情。現在權把這頁書揭開。我且問你。劉剝皮譖那一個親戚。吃夜飯。要你去陪席。青巖道。這位親戚非同小可。老柳太太的親姪。小柳太太的胞弟。劉東翁的內弟。劉少爺的舅父。玉葉金枝。高親貴戚。喚做柳小賓。先生阿巧娘。舐嘴。啣舌。般說道。老青你的吃運真亨通。天吃星高照。你的命宮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你進門沒有多天。倒擾了劉剝皮兩次酒席。青巖笑道。論不定還有第三次謝媒酒吃。阿巧娘詫異道。你替誰做媒。我倒沒有曉得。乾娘也沒有提起。青巖道。這是東翁同我商量的祕計。現在不便洩漏過了。今天同你講。阿巧娘道。吓你使甚麼刁。丟掉青竹竿。忘卻討飯時。沒有我阿巧娘這條門路。你怎會爬上臺盤。從來瞞官不瞞私。瞞上不瞞下。別人都可瞞。同床共枕的人。須瞞不得。青巖道。你休得這般猴極馬惶。我說便說。你不能講給人聽。東翁聽了。小柳太太擯撥屢次要。把大兒子驅逐。只是不會實行。一來碍着古怪東西。陸子才二來他兒子又沒有甚麼把柄。落在他的手裏。自從得了兩封家信。忤逆不孝。有了老大的證據。驅逐劣子。自然師出有名。他喚了子才前來。宣布這層意思。誰料這古怪東西。口齒利害。說來說去。倒是做兒子的理。長做老子的理。短東翁又同小柳太太商議小

柳太太說皇帝不差餓兵。你沒好處給他使，和你作對，你多少給他些好處，憑他鐵一般的嘴，也要軟化了。東翁聽了，懷着大捲鈔票去見兒子，才誰料這古怪東西不識抬舉，把事鬧得愈決裂了。阿巧娘道：「這些話誰要你倒黃霉，乾娘都和我講了，我只道你有甚麼異樣。」新聞原來吃了新鮮飯，專在那裏放隔夜屁，青巖道：「你別性急異樣，新門便來了說時，阿巧買了銅絲回來，青巖一壁修理眼鏡，一壁講道：『小柳太太，因子才兩次作梗，曉得這古怪東西很難講話，這事頗有些棘手，可巧他兄弟柳小寶，挈着女兒翠娥前來探親，小柳太太見了翠娥，又勾起從前的心事，便與東翁商議，要把翠娥配給玉兒，趁着今年暑假裏完姻，把玉兒付給他親姪女看管，便不怕他生出異心。』東翁說：『我早有此心，巨耐小畜生尋死覓活，百般挾制小柳太太，說橫豎你要驅逐他，由他尋死覓活，休放在心上。』我們只打定主意，便了，我把花朵一般的姪女嫁給他，他不會虧待了他，爲甚麼要尋死覓活？他不過說說罷了，將來成親以後，一切銀錢出入，都要從我姪女手裏經過，俗語說：『表壯不如裏壯。』玉兒縱然沒志氣，有了賢慧娘子做了監督，自然服服帖帖，再也不會起甚麼風波。我姪女又是個精明強幹的女子，叫他來縛丈夫，一些也不難。我也曾在翠娥面前試探口風，翠娥笑道：『姪女當了家，只許男子捧了大把金銀，從外面搬到家裏來，不許男子帶着一文半文，從家裏搬向外面去。』你想翠娥小小年紀，道出這兩句話，真是又漂亮，又能幹。可見柳氏門風做女子的總不弱，命宮裏都交着幫夫好運，你錯過了這個機會，憑你踏破鐵鞋，再也覓不到這般大賢大德的女孩兒來做媳婦。」言者口快，聞者肉麻。東翁說便依着你，主見也要請子才前來商議。商議小柳太太說：「陸酸鬼又不是你的親老子，值得這般怕他。話雖如此，你要請他來商議，我也不阻擋他。若說好，你便請。」

他做了男媒。伍先生做了女媒。他若說不好，你便請伍先生做了男媒。徐勉齋做了女媒。好不好？由他說。男婚女嫁，須由得我們做父母的作主……東翁夫婦的談話，乾娘在旁聽得清清楚楚。今天大清早，我才起床，乾娘躡手躡腳，趑入書房，從頭至尾都一一告我知曉。後來東翁又招我談話，又介紹我與柳小賓相見，又約我今晚八點鐘陪小賓吃酒。你想東家這般抬舉我，差不多把我做老子看待。那有平白無端伸手打人的道理？阿巧娘尚想說甚麼，早見門外闖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頭上歪戴着帽兒，脚下踏着鞋皮，身上穿一件黑布皮袍，只扣着下半截三個鈕子，上半截的衣襟倒掛在懷裏，露出一大塊白羔羊皮，手裏握着爛銀也似的兩個鐵丸，一盤一轉不住的播弄嘴裏，還打着沒板眼的戲曲。阿巧見了那人一疊聲的喚張叔叔，青巖架起眼鏡，離座相迎，便說張老三許久不見了。張老三一壁點頭，一壁睜着眼骨溜骨溜，只向青巖的脚下注視。阿巧娘撲嗤一笑，便說這個失魂落魄的老青，折了眼鏡，瞎了眼睛，撲通一聲，踏進了洗衣盆，弄得鞋襪濕淋淋，一時沒得換，只得借你的舊鞋做個春風人情。青巖道：好好，我把我的事編做灘簧唱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青巖見時候不早，急急便要回館。臨行又叮囑阿巧娘把濕鞋襪代為烘乾。明天來掉換阿巧娘，答應不迭。張老三道：老青，你坐坐，不打擊怎麼？我來了，你忙着要走，我又不催你動身。青巖道：這是前客讓後客。老三道：你倒不說烏龜讓嫖客。阿巧娘聽着便要擰老三的嘴。青巖乘這當兒早已大搖大擺出了門。原來多夫公司的股東不止青巖一人，青巖與阿巧良結交本來另有作用，不專圖那公司裏的分紅。給張老三也是股東一分子。青巖遇着他，總是相推相讓，並不計較權利，依着青巖的心思，將來還有仰仗老三的地方，落得大度寬容，做個謙謙君子。這是後話，暫時不

提。且。說。青。巖。離。卻。阿。巧。娘。家。裏。逕。回。劉。公。館。恰。是。上。燈。時。候。邦。平。小。賓。勉。齋。都。在。花。廳。上。談。話。彼。此。相。見。坐。定。小。賓。見。青。巖。頰。上。紅。腫。忙。問。緣。由。青。巖。已。有。了。準。備。答。說。這。幾。天。牙。齒。作。痛。牽。動。了。面。頰。都。浮。腫。了。邦。平。聽。說。連。道。可。惜。可。惜。青。巖。覺。得。突。兀。睜。圓。了。雙。目。只。向。東。翁。呆。瞧。邦。平。笑。道。今。晚。備。着。粗。餅。正。要。奉。屈。老。夫。子。多。喝。幾。杯。酒。偏。偏。算。齒。作。怪。早。不。痛。遲。不。痛。卻。在。緊。要。當。兒。作。起。痛。來。所。以。我。說。可。惜。可。惜。這。幾。句。話。分。明。一。記。兜。心。拳。十。分。難。受。（比。着。擱。嘴。一。記。巴。掌。何。如）青。巖。本。是。個。饜。齋。祖。師。舖。喫。大。王。這。一。席。盛。筵。怎。肯。輕。易。放。過。休。說。牙。齒。不。會。痛。便。是。真。個。齒。痛。圖。着。腸。胃。受。用。也。顧。不。得。牙。齒。委。屈。然。而。東。翁。既。這。麼。說。少。頃。入。席。又。不。好。吃。個。杯。盤。狼。藉。肚。裏。一。陣。盤。轉。情。極。計。生。撮。着。笑。臉。說。道。東。翁。敵。齒。委。實。作。怪。前。幾。天。痛。得。利。害。自。從。奉。了。招。飲。之。諭。頰。上。便。腫。起。一。大。塊。虛。火。就。此。打。消。（只。怕。慾。火。也。打。消。了）牙。齒。便。不。痛。了。足。見。東。翁。是。一。顆。福。星。福。星。招。晚。生。飲。酒。敵。齒。怎。敢。作。梗。自。然。要。立。時。止。痛。東。翁。的。命。令。比。着。立。止。牙。痛。散。要。加。一。百。倍。靈。驗。以。後。晚。生。患。着。牙。痛。只。求。東。翁。賞。一。份。招。飲。的。東。帖。不。待。藥。到。自。然。病。除。這。東。帖。兒。的。效。力。卻。與。小。賓。先。生。的。藥。方。同。一。神。效。邦。平。小。賓。受。了。這。幾。句。恭。維。語。拍。手。大。笑。誇。獎。老。夫。子。的。口。才。不。弱。勉。齋。在。旁。雖。也。隨。聲。附。和。但。這。一。顆。心。宛。似。浸。在。醋。罐。裏。面。暗。想。姓。伍。的。進。門。沒。多。天。處。處。都。被。他。占。着。上。風。真。是。人。不。可。貌。相。他。雖。生。得。這。般。跌。頭。跌。腦。倒。是。一。個。拍。馬。屁。的。專。家。東。家。一。見。了。他。便。沒。口。子。的。讚。許。半。個。月。的。新。西。賓。比。我。多。年。老。書。記。還。要。格。外。體。面。他。的。拍。馬。手。段。委。實。利。害。饒。頭。大。過。蒸。籠。我。薦。引。他。進。門。休。得。扳。了。磚。頭。壓。痛。自。己。的。脚。以。後。倒。要。隨。時。抵。制。給。他。嘗。些。利。害。勉。齋。想。到。這。裏。心。窩。裏。一。陣。酸。溜。溜。不。知。怎。麼。是。好。邦。平。告。青。巖。道。方。才。喚。着。簾。轎。接。子。才。前。來。商。議。這。段。親。事。子。才。也。

沒說甚麼。只說婚姻大事，須得男女彼此合意。無論舅父不能作主，便是做父母的，也只作得一二分主。大部分的主權，須聽男女自由。我聽了自由兩字，老大不快。活便和子才搶白了幾句子，才沒好氣的走了。我本好意請他來做媒，他既沒福賺我的柯儀，吃我的謝媒酒，難道除了陸子才，便沒人做大媒一發作成了兩位老夫子做了男媒，勉齋做了女媒，過幾天便要行聘行了聘，然後發信到京，諭知小兒，諒他也不敢倔強。青巖把頭顱打個圈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之何其倔強也。當下談論一番，早已擺上筵席，分賓坐定，不待細表。一主三賓，傳杯弄盞，勉齋和青巖起了一個競爭心，若問什麼競爭，便是拍馬競爭。逢着青巖獻媚的當兒，勉齋也想出許多恭維話。一五一十，專拍束翁的馬屁。青巖暗暗好笑，你要和我在馬屁上爭勝，卻是錯了主意。馬屁不在多，拍全在拍得其法。現在便饒讓你多拍幾拍，少頃看我發放手段。少許勝你多許，青巖定了主意，只不做聲。勉齋不停嘴的拍馬，青巖不停嘴的喫菜，喫得飽了，疏疏落落的向邦平頌揚幾句，博得束翁心許，讚不絕口。拍馬時少許勝人多許，喫菜時多許勝人少許，兩種競爭都是勉齋失敗。小賓近來境况大不如前，老子柳用寶癱瘓在牀，動彈不得。他雖懸壺行醫，終年沒有人上門看病。素來又喜揮霍，坐吃山空，經濟上漸形竭蹶。柳氏婆媳暗地裏常常津貼娘家，只爲邦平看守得緊，也不過零星接濟，沒有甚麼大宗鉅款孝敬娘家。小寶膝下只有翠娥一人，蓄意要把他嫁給劉家做個泰山之靠。（此云泰山靠人，非人靠泰山也）依他心裏最好把女兒嫁給親外甥金兒。只是金兒尚沒成丁，授室的期還遠，和翠娥的年齡又不相當，不得已而思其次，還不如嫁給玉兒，可以從早結婚。况且邦平曾有宣言，兒子做了親，便許分掌家中財產權。他與玉兒感情薄弱，信任兒子不如信任媳婦。這財

產權。便。會。到。我。女。兒。手。裏。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怎。能。輕。易。錯。過。小。賓。既。這。般。存。心。所。以。邦。平。答。應。了。親。事。他。便。滿。肚。裏。快。活。席。上。談。話。無。非。一。味。的。稱。功。頌。德。這。三。位。賓。客。你。一。句。我。一。句。車。輪。般。的。週。番。拍。馬。拍。得。邦。平。異。常。得。意。暗。想。像。他。們。三。個。人。才。不。愧。識。時。務。的。俊。傑。卻。怪。老。陸。不。識。趣。不。達。時。務。屢。次。與。我。作。對。我。須。給。他。些。利害。把。他。擺。佈。擺。佈。才。好。又。想。老。陸。不。靠。我。生。活。不。仗。我。聲。勢。不。候。我。顏。色。便。要。擺。佈。他。卻。又。沒。法。（然。則。世。之。受。人。擺。佈。者。未。有。不。靠。人。生。活。仗。人。聲。勢。候。人。顏。色。者。也。）當。下。一。主。三。賓。都。有。各。人。的。心。事。直。待。酒。闌。席。散。早。已。十。句。多。鐘。小。賓。住。在。邦。平。家。裏。青。巖。這。夜。也。住。館。中。勉。齋。辭。別。回。家。青。巖。搶。上。幾。步。在。勉。齋。耳。邊。咕。囔。了。幾。句。勉。齋。點。點。頭。滿。懷。歡。喜。的。出。門。正。是。

頌揚之語

出於酒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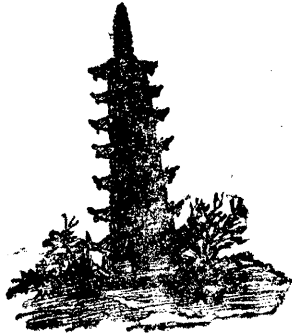
開筵買諛

以廣招徠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3 9395B



~~1634234~~